

剪燈餘話



清江書堂



清江書堂

清江書堂

清江書堂

蒐恠異張施之蹟。

續還魂記

端

談

剪燈餘話

究神仙幻變之機。

新增全相湖海新章剪燈餘話大全卷之一
湯文公拜左右輔相



長安夜行錄

洪武初湯公銘之與文公原吉俱以老成練達李開淵源政事
文章推重當代未幾而秦邸之國湯公拜右輔文公拜左輔隨
從以行時天下太平人物繁庶關中文漢唐故都遺跡俱在二
公道翊之暇惟從容於詩酒中臨眺於山川訪古尋幽未嘗相
舍一日文公謂湯公曰漢代諸陵盡在於此吾徒幸無案牘之
勞且有休退之日登高能賦此其時平府僚洛陽巫馬期仁對
曰長陵安陵陽陵平陵皆在渭北城陽原上高十二丈百二十
七步惟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高十四丈百四十步其形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李昌俱編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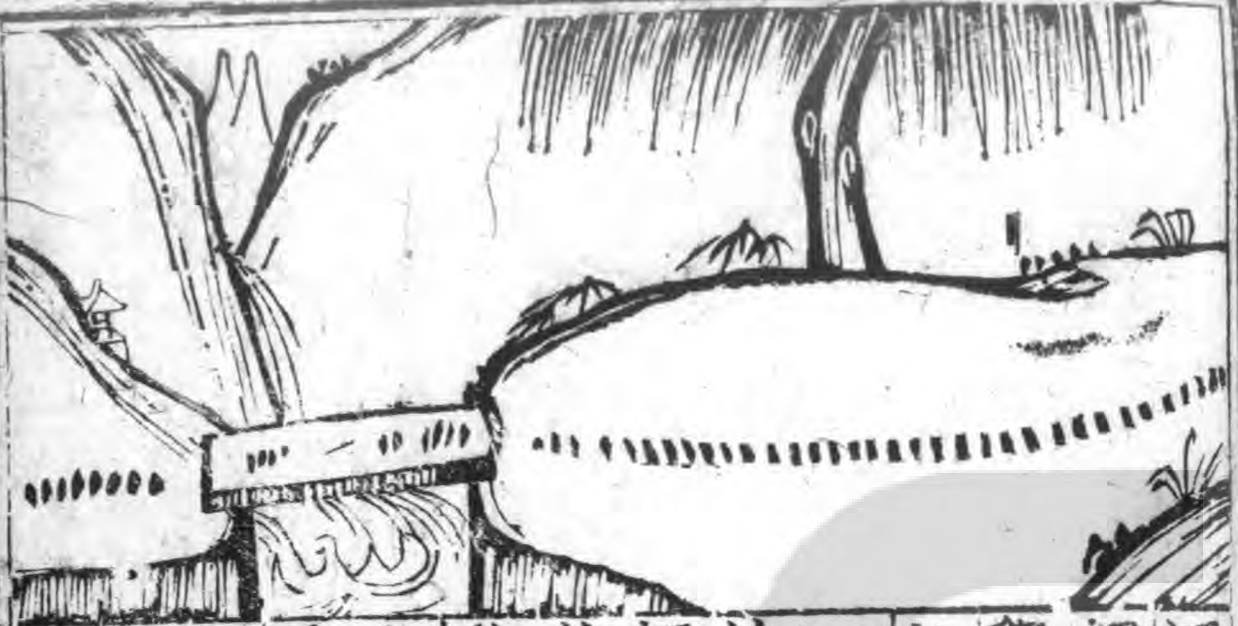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刘子欽訂定

上杭縣知縣盱江張光啓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春同校繡行



方正狀類覆斗陵東為衛將軍青墓又少東為霍去病墓所謂象和連山者西北為公孫弘墓西一里為李夫人墓山川雄秀与他處異公若欲遊宜先於是且與平去此八十里一日可到二公然之翌日遂往期仁從焉時九月二十日也暨歸至半途期仁馬之追公不及因緩轡徐行不覓賸矣路遙天黑將近二更禽鳥飛鳴狐兔衝心甚恐且畏且行俄而望中隱上有火光意謂人家不遠策馬以進至則果民舍也双戶洞開澄猶未滅期仁下馬拴于庭樹之上入坐客次良久寂然不敢叩門惟屢聲效使其家知之少頃蒼頭自便戶出問客何來期仁以實告蒼頭唯一而去未幾主人出乃一少年韋布脩然狀貌温粹揖客而語言辭簡當問勞而已遂罷延入中堂規制幽雅可愛花卉芬芳几席雅潔坐定少年呼其妻出拜視之国色也年二十餘規粧常服不胥朱鉛生來於香煙燭影中綽約若仙妹神女期仁私念彼尋常人而妻美若此必怪也亦不敢問遂歿



酒饌杯豆羅列雖不甚豐腆而奇美精緻迥非人間飲食少年相勸意甚殷懃酒半夫妻俱起拜曰公貴人前程遠大某有少懇欲託公以白於世期仁曰子夫婦為誰所懇者何事少年曰公無恐當以誠告某唐人處此已七百餘年未嘗有至此者今公降臨追天意欬某曰於世必矣期仁曰願卒聞之少年羞赧低回欲說復止其妻曰何害我則言之妾夫開元間長安鬻餅師也諛皇帝為寧王時建第興慶坊吾家適近王邸妾夫故儒者知有安史之禍隱於餅以自晦妾亦躬操井臼滌器當壚不敢以為耻也王過見而悅之妾夫不能庇其仇僮遂為所奪從入邸中妾即以死自誓終日不食竟日不言王使人開諭百端莫之顧也一夕召妾託以程姬之疾獲免如此者月餘王無奈何叱遣歸家當時史官既失妾夫婦姓名不復登載惟本事集云唐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美王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加兩王憫而還之殊不知妾入王宮中首尾只



一月而謂經歲矣求死而得出而謂召之使見王實未嘗問妾亦未嘗召妾夫至也厚誣若此何以堪之而世之騷人墨客有賦餅師婦吟詠妾事者亦皆逞其才思過於形容至有句云當時夫婿輕一諾金屋別管兩迢迢嗚呼回思爾時事出迫奪重天之勢妾夫尚敢喘息耶今以輕一諾為妾夫罪豈不究哉所謂有貌託公者此也期仁曰若爾守義實為可嘉正須直筆以劾風俗而使之昧、無聞安得不飲恨於九原而抱痛於百世哉期仁不敏濫以文辭稱當為子表而出之但恐相傳已久膠於見聞一旦釐正不免人疑願得子姓害似補史氏之缺可乎少年愀然不樂曰若顯余姓名人間則負愧愈無盡矣非所願也期仁曰然則如之何少年曰乞以前所云者辨正足矣期仁復問曰史稱寧主明炳然先國諫諸副號稱美宗乃亦為是不道耶少年曰此自其常態尚足怪乎然在當時諸生中最高為讀書好字雖其負恃息寵探於自見然見余拙婦以禮自持終不

過少年夫婦叙認



忍犯其他宗室所為猶不足道若岐王進膳不設凡案令諸妓各捧一器品嘗之申王遇吟不向火實兩手於妓懷中須臾間易數人薛王則刻木為美人衣之青衣夜宴則設以執燭女樂紛紜歌舞雜選其燭又特異客欲作狂輒暗如深事畢復明不知其何術也如此之類難以悉舉無非窮極奢淫滅棄禮法設若隨其手中寧復得出則王之賢又不可不知也酒罷夫婦各贈一詩其夫詩曰

少年十五十六時隱身下混屠賊兒乍可無營坐晦跡不說有學行求知四時活計看爐鑿八節歡情對酒危紫糖旋瀉光滴乳白麵新和軟截脂大堪納吉圍遮管小可充盤圓疊棋火中幻出不虧缺素手織上擎日月漢賢逃難親曾賣新道岐逃難北海賣餅自活今我和光還自搵室中菜婦知同調窓下孺保布衣荆釵有人悅樂昌明鏡一朝分奉倩寸腸中夜絕內



家非是少明眸外舍寒微豈好秘宋明帝宮中大宴深婦人而觀之皇后以扇障面帝
大怒曰外舍寒氣欲共為樂何得不觀后謝曰外舍之樂雅異於此寶位鴻圖既云讓柳安浦
質底須留貧賤只知操并白凡庸未解事王侯去劍俄然得
再合覆流信笑可重收願揮董筆祛疑惑聊為陳人洗愧羞
其妻詩曰

妾家閨閣本尋常。郊屋衡門環堵墻。辛勤未暇事粧飾。婉婉
惟知佩禮章。前年嫁得東隣子。博學多才貫經史。致身弗願
取功名。鸞餅寧其混閭里。朝上日出肆門開。童子高僧雜選
來。得錢即已隨閑戶。促席相看同舉杯。何期忽作韓馮別。見
水墜臺心已訣紅蓮。到處寒雞汗白壁。歸來完不缺當代豪
華。父已亡。貞魂萬古抱悲傷。煩公一掃荒唐論。為傳梁鴻與
孟光

期仁玩之。再四收拾囊中。少年即命蒼頭。道安東聽就榻。斯源
遠寺鐘敲近村。雞鳴曙色喜微晨。光掩窗間日。視之但見身。

脩禪師結庵衆鳥集露以猶濕馬鬣草以未休四顧賢然或無所觀及以詩呈二公

皆加賞異以為真得真身命刻之郡東以求其傳期仁果以文
奪陞至翰苑八十九而終遂符遠大之說湯公後守吉安屢為
人道其詳如此云

聽經猿記

廬陵之屬邑吉水有東山焉。根盤百里。作鎮一方。秀麗清竒。望
之如畫。後唐吳成間。有脩禪師者。結草庵于山絕之處。樹木蒙
密。路徑崎嶇。曠歲彌年。人跡罕至。惟樵夫深入時。見師坐松下。
輒有群鳥。銜果集于師前。一上取食。上訖。飛去。樵夫問以語。人
好事者。相率造庵訪之。師方鼾睡。扑握暖足。東坡詩寒物暖足
伊尼衛床。黃山谷詩曉野得伊尼蓋鹿也。衆異之。競為除地。集材建大蘭若。興
工之始。師召匠戒之曰。汝手作人。必飲酒食肉。此處山神利害
不可輕犯。如何。匠齊應曰。請斷葷酒。以從事。師許之。經月餘。一
匠忽思肉不可忍。因下山。數日復來。正斲削間。兩虎踰垣而入。



立匠者前左右視作呼吼鼓其人驚怖師曰必汝犯戒實為
 宜吾當遣去也匠者解腰間布囊付師曰適過醪橋市中買熟
 牛肉一塊帶來作下飯無他也師曰是矣因截作二段喂虎撫
 其背曰山子且去言訖虎隱人愈敬之由是金帛之施川匯河
 輸棟字姓嚴木日而就既落成師說法以報檀施講演妙義諸
 天雨花俄而堂下分出五井皆滿貯米麵油鹽菜取以飯衆不
 欠不餘師曰此五方龍王獻供以濟匱乏可名此山曰龍濟寺
 曰清涼今四井已湮惟一尚在師庵前喬木千章蔽翳雲日樹
 下盤石坦平師每據之誦經日以為常有老猿棲樹間潛聽且
 窺師熟一日師偶出後下着袈裟取經石上閱之師還望見猿
 狼蹠走去師不問亦不以告諸僧後心識之曰此已解悟矣明
 日果有峽州袁秀才來謁師知之請入相見緇衣玄巾風到朴
 野叙禮竟白師曰遜姓袁字文順中人也族大以蕃不樂仕
 進獨遜自志功名求官輦下明宗胡人莫年氏自感賢士良不莫

佛禪師具工匠人造



得而進留滯數年竟無所就有知己者薦為端州巡官念瘴鄉
 惡土實不願行彼又勸之曰子蹇困如此尚暇擇地哉不得已
 挈家抵任未踰年妻妾子女喪盡憔悴一身遂不復任往來江
 湖間惟尋山望水謝擾上於名場問道參禪談空上於釋部側
 聞尊宿津大法幢不憚遠來求依淨社積眉慶頤固非嗜酒之
 淵明舉手敲椎頗類苦吟之賈島如象不棄夫復何求即取書
 一幅呈師乃贊啓也其詞曰
 竊以生一舉幻夢之身蓋由惡業熟三峽煙霞之路亦自善
 緣埤雅猿通凡居覆載之間悉在輪迴之內共惟龍濟山主
 脩公大禪師坐下性耽朗月目泯空花術術數則允過於圖
 澄逞神通則端逾於杯渡菩提三本六祖經中揭機鋒肯諒於
 同袍松栢推為新日唐音代悲泡影等觀於淨世十方瞻仰四
 衆皈依如遜者天地毫毛山林蹤跡悲來抱樹誰憐悽惻其
 傷弓窮則投林傳暇從容於擇木無家可返有佛堪依痛茲



妻子之淪亡坐此功名之汨沒逢人舞劍素非通臂之才過
寺題詩忽動歸山之興乾旋坤轉無端造化幾沉湮孫氏詩
春去秋來管得繁華有枯槁綺伊欲出類而後卒除却捨妄
以歸真指示迷途使入涅槃之路引登蒼崖端登般若之舟
惟願慈悲和南攝受

師覽畢謂之曰絕好俊才兼通內典辱公不鄙壯觀山門第有
一事未便不敢不以相聞孫曰何事伏請見喻師曰公若頂巾
束髮在我教謂之沐猴而冠邊使削髮披緇在公教謂之儒名
墨行若斯二者何以處之孫踉蹌若有慚色久之乃曰但使心
向禪宗何妨俗扮願勿以形跡見拘也倘得食已殘之芋長源
自是俗人補未了之經次律豈非道者法門廣大何所不容師
曰若公之言真所謂朝三而暮四者也孫曰何見識之深也師
曰偶然耳遂留之西館俾教行童遜雖性識聰明文詞敏捷然
戲舞跳梁好為兒態有時踉蹌床上以被蒙頭使僧徒禮拜曰

工匠下山逢兩虎之異



此白衣觀音見身也有時箕踞龍中以膝塗面令眾人致敬曰
此洪山大聖監察也寺匾至今奉安山人或納蛇鉢中謂之降
龍或縛猫座下謂之伏虎如此者不一僧頗苦之以白于師上
笑曰故態也善視之衆遂不敢言孫亦自若也然山中景物經
其題詠者甚衆多不悉錄紀其一二尤著焉

題解空寺

古塔凌空玉筍高 斜陽半壓水嘈嘈
老禪掩却殘經坐 靜聽松聲沸海濤

書方丈

幾曲風琴響暗泉 亂紅飛墜佛龕前
白雲深護高僧榻 不與人間俗客眠

送僧出山

松翠侵衣履印苔 杖藜幾度此徘徊
山僧忘却山中好 去入紅塵不再來



遠辭華表傍禪閑 別却浮丘伴懶殘 金磬數聲秋日晚
雙飛帶得白雲還

贈僧

一瓶一鉢一袈裟 幾卷楞嚴到處家 坐穩蒲團忘出定
滿身香雪墜曇花

布袋和尚

童子牽衣也不管 放下布袋打鼾睡 紫纏只是貪嗔痴
解脫無過戒定慧

毛女圖

衣紉榭葉不須裁 蘿月秋懸宝鏡開 鶴背幾隨王母去
蛾眉曾識祖龍來 蟠桃結子三回熟 苦木為薪十度推
回首同時金屋伴 重泉玉匣壅寒灰

落葉

飛來墮下覆苔磚

爭閉不道僧童婦

萬片霜緝照日鮮

留借山中鹿鹿眠

花正開雨霽春欲回 緝壘成雙到穿簾 作對來飛上下下

去又還白門辭 王謝出入傍禪閑 鍾梵定長廊 清晝靜遠近

雞峯飛呢喃 語地聽樓寺好 盡採藥巢莫保秋去春復來

灰伴山僧老

山中四景

門徑苔深客到稀 遊絲低軟逐紅飛 松梢零落飄金粉

童子枝頭曬衲衣 風敲窓竹驚僧定 鳥觸殘花墜澗香

圓奩翠函看已了 紉針自補舊衣裳

幾點歸鴉幾杵鐘 紛上涼月在孤松 清霜夜染千林樹

明月漫山一片雲 十笏亭清百衲溫 名香長是夜深焚

道人愛看梅梢月 分付山童莫掩門



師一日忽升堂命侍者召表秀才來告之曰秀才臘月二十日
到矣孫曰其亦知之師即喝偈示之曰

萬法千門總是空 莫思霜月更吟風 這遭打箇筋斗
跳入昆盧覓海中

孫言大悟亦作二偈以答師曰

泉石煙霞水木中 皮毛雖異性靈同 勞師為說無生偈
悟到惡生始是空。萬種婆羅林大節 千般伎倆才集南

懷今踏破三生路 有甚禪機更要參

唐王綱讀書馬山有四人携筇來相訪自柳集
南林大節孫文叔石川高談劇論化為猿而去

唱訖端坐而化師集大眾曰此人有異汝等不可草上須要諦
視僧乃聚群細視則一猿也師始為說前事眾皆嗟異奉火茶
毘之際師親摩其頂曰二百年後汝受用至宋南渡未有民
家婦懷妊將產嬰孩入室而誕一男貌與猿肖及長不樂婚娶
堅求出家父母從之送入龍濟為僧名宗整其後道債如童

烏斯道到吉安永新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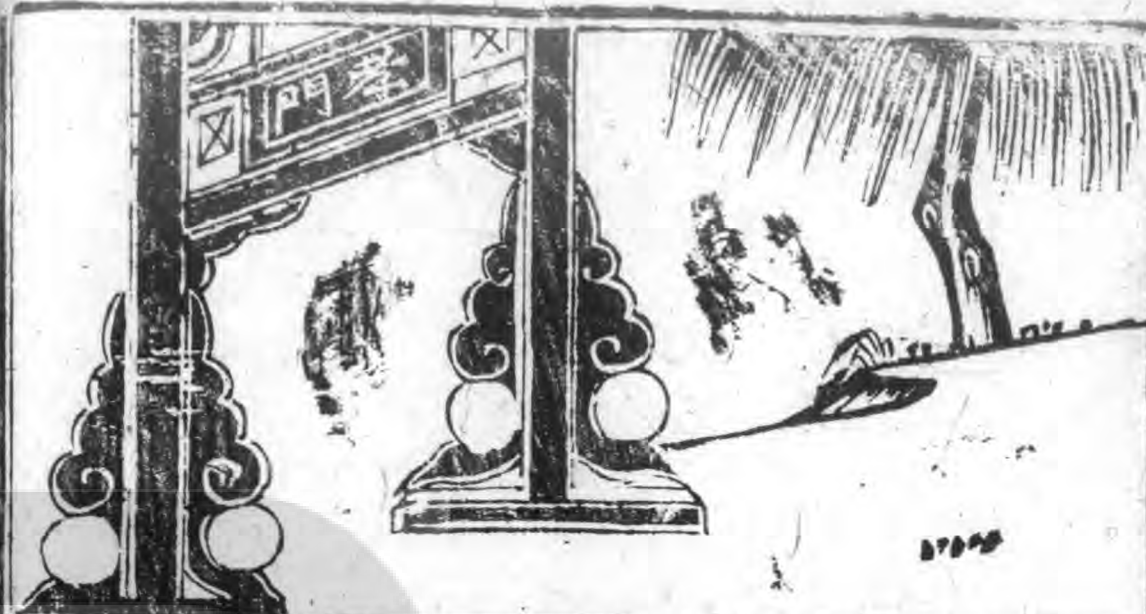


侍後隨變幻神奇不可勝述世稱為肉身菩薩果能重脩梵宇
大轉法輪如告之螺山接待庵水寧橋皆其所建號支雲叢林
稱為支雲整禪公有語錄十卷文集四卷其蛇虺說九行四方
迨今龍濟奉為重開山祖師忌日猶有群虎繞塔之異後人以
整生時計之正協脩公所亦神矣哉

月夜彈琴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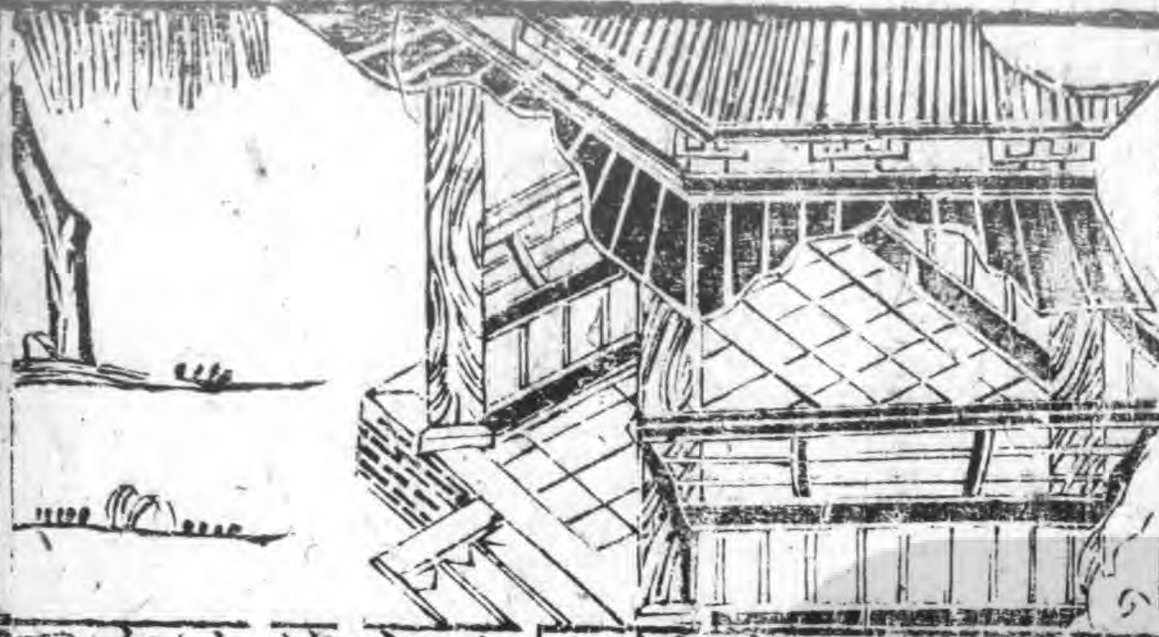
四明烏斯道博洽君子也洪武初除吉安永新知縣到任三日
祇謁先聖于邑庠顧見殿楹礎邊隱上有人形怪而問之儒士
賀仲善進曰此宋譚節婦趙氏影也元下江南此地既歸附文
丞相天祥起兵勤王復之未幾劉槃引元兵陷城上中死者六
半譚氏一家亦愴卒避難于李節婦匿太成殿亂兵追及見其
年少色美欲犯之婦大罵曰吾貴宗女各家婦豈汝大彘耦哉
且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恨不齧汝肉食汝喂為吾有
死而已豈耦汝大彘哉其怒并其懷抱中一歲兒殺之血沁入

斯道謁先聖邑庠



磚之上自宋元至今磨以沙石燬以烈火愈見明堊邑義而
祀之烏公問祠安在仲善導至其所但見鼠穿敗壁各繞空階
谷變陵廷悵真魂之已遠時殊事異慨老屋之屢存公乃嘆曰
此吾為令者之責也乃捐俸新其堂于泮池之上刻其影於碑
石之陰仍親作文刊諸廡下讀者為之毛髮森竦涕泗交頤而
節婦之名彰著矣公之子熙字緝之猶尚風槩且精於琴見節
婦事帶上歎慕作貞松操寫之絲桐一夕天空月明夜凉人靜
獨坐軒中拂琴拭徽調絃轉軫忽有美姬自外入緝之呵曰何
以女子輒此來耶姬欵衽拜曰妾姓鍾名碧桃宋譚節婦侍兒
也主母貞節上帝嘉之已位高仙見泣南嶽左右魏夫人所享
天上之樂笑六上以其影留界恐人褻慢將命六下取之藏
諸洞天文昌忠孝司言影在孔子札殿託得其所今必取之未
免隨以風雷驚駭宣聖使之衣服冠而坐非所以重道崇儒也
莫若留在人間求為激勸其於世教甚非小補太上可之命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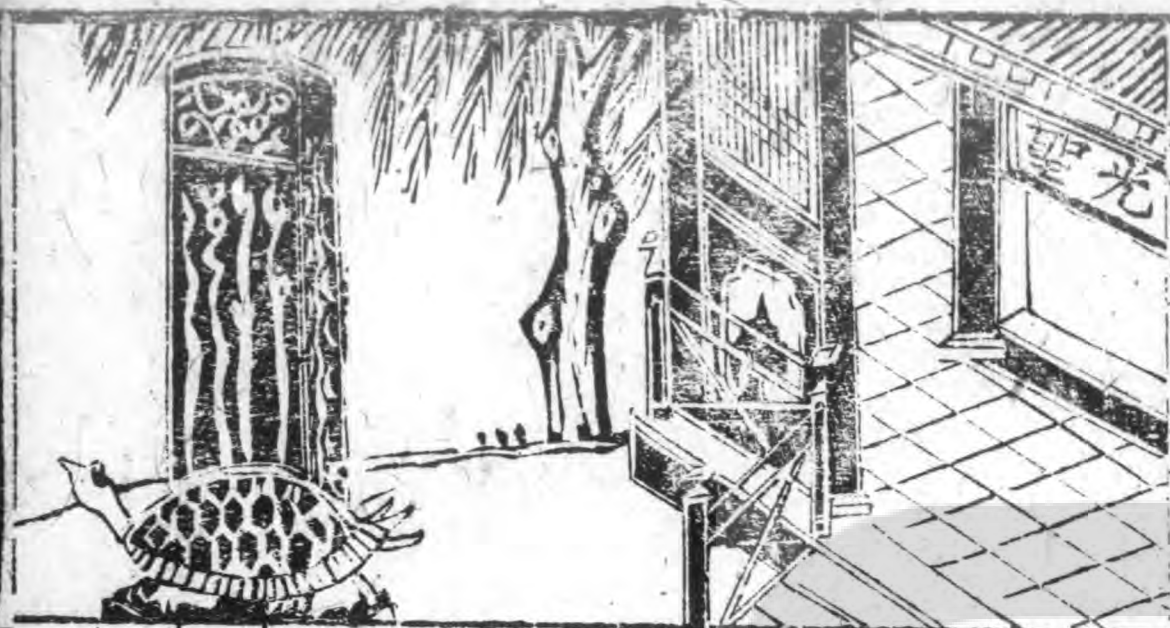
縣令尋問家譚公節婦



樞省下鄂郡令本李地靈常加守護雷部按臨以時稽審今其
司建議以為陰陽之道貴遠難疑本李地靈但可外護若其親
近宜用舊人以妾幸無罪戾夙侍教言授以簿職俾敬衛焉但
視事以來依棲無所寄寓李宮土地祠猥廁男神甚不便當欲
乞於節婦坐側別設一位題曰故侍兒鍾氏神主則身無所苦
獲燕雀之解襟鬼有所歸免魚龍之混雜如蒙矜憫即賜施行
緝之許焉因問曰節婦仙居南嶽亦頗至祠中否姬曰不來也
自尊公大君子脩葺之後暫下一下降是夜萬籟無聲月色如書
主母臨眺舊鄉人非物是黃塵清水土積歎不勝今感華表
之感因撥琴鼓悲風一曲妾聽之凄然双淚兩落主母顧謂曰
汝尚滯滯鬼錄無以相慰可取紙筆來妾如言以進即濡毫集
古句七言近体詩二十首以賜揮筆凌空而去緝之曰詩何所
在姬曰妾室之若珙璧元本不可得縱以相付仙書要篆公亦
不能識也但可誦耳宜即錄為詩曰



月夜彈琴逢鍾氏女子



花壓欄干春晝長 唐音溫

雲飛雨散知何處 唐音溫

已託焦桐傳密意 唐音溫

江南舊事休重省 唐音溫

右一

魂歸海漠魄歸泉 唐音溫

自是桃花貪結子 唐音溫

風流肯落他人後 唐音溫

何事黃昏尚疑睇 唐音溫

右二

寒蛩唧上樹蒼 唐音溫

午夜漏聲催曉箭 唐音溫

滿庭詩景飄紅葉 唐音溫

舞袖弓鞋薄忘却 唐音溫

清歌一曲斷君腸 唐音溫

天上人間兩渺茫 唐音溫

不將清瑟理霓裳 唐音溫

桃葉桃根盡可傷 唐音溫

却恨青娥誤少年 唐音溫

只應梅蕊故依然 唐音溫

哀樂猶驚逝水前 唐音溫

孤燈挑盡未成眠 唐音溫

城上高樓接大荒 唐音溫

六街春色動秋光 唐音溫

此地悲風愁白楊 唐音溫

人間惟有鼠拖腸 唐音溫

右三

雲想衣裳花想容 唐音溫

功名官里君長在 唐音溫

物裏日北飛野馬 唐音溫

身無彩鳳雙飛翼 唐音溫

右四

應笑無成返薜蘿 唐音溫

時變芳樹愁花盡 唐音溫

挂席瘴來雲似墨 唐音溫

人生富貴須回首 唐音溫

右五

家在寒塘獨掩扉 唐音溫

不將脂粉澆顏色 唐音溫

歸自併回隨鴈盡 唐音溫

青春已過亂離中 唐音溫

得喪悲歡盡是空 唐音溫

岩前樹色隨房樵 唐音溫

油壁香車不再逢 唐音溫

年上惆悵是春過 唐音溫

寒亦重衣香夢多 唐音溫

蜀江風濤水如羅 唐音溫

世重無幾奈尔何 唐音溫

高情雅澹世間稀 唐音溫

惟恨緇塵染素衣 唐音溫

離魂潛逐杜鵑飛 唐音溫

東風吹淚對花落鼓吹趙
惆悵朱顏不復歸鼓吹宋

右六

有時顛倒著衣裳唐杜工部詩
萬轉千回瀨下床唐崔鶯

艷骨已成蘭麝土鼓吹皮日休
蓬門未識綺羅香鼓吹秦

漢朝冠蓋皆陵墓唐三休唐
魏国山河半夕陽鼓吹李

滿眼波濤終古事鼓吹子
離人到此倍堪傷鼓吹羅

右七

一寸相思一寸灰鼓吹李商隱
且將園扇斲徘徊唐曹王

月明古寺客初到鼓吹貞觀詩
風靜寒塘花正開鼓吹劉

綠水青山唯似舊鼓吹取常詩
紅顏白髮迥相催鼓吹薛

無情不似多情苦草堂晏殊詩
肯信愁腸日九迴鼓吹崔

右八

形容更盡話音存詩餘
地蔓難移自古魂鼓吹

閑結柳條思遠道詩餘
欲書紅葉寄朝雲鼓吹

愁殘夜月人何在鼓吹

今日獨經歌舞地三軒趙
霜月令侵門早堂康

風火年上報報虜虜三軒李
每回上首即長鼓吹李

明眸皓齒今何在唐杜工部詩
異服殊音不可親鼓吹柳

幾樹好花開白晝鼓吹
數株殘柳未勝春唐劉

狂風落盡深紅色唐杜牧
水遶山長愁殺人三軒李

絃管遙聽一半悲鼓吹司空
羅衾滴盡淚凝脂早堂康

鳥啼花落人何在鼓吹
節去蜂愁蝶未知三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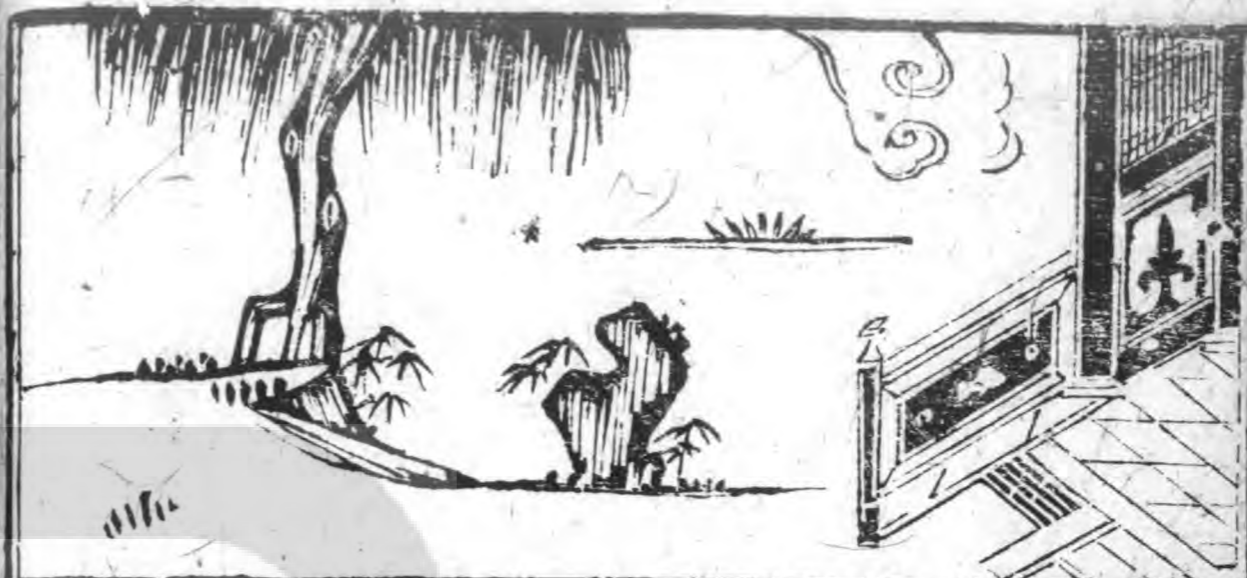
鵬上承塵繞一日三軒許
雪殘鳩鵲亦多時唐杜工

綠雲斜軔金釵墜草堂
獨立蒼苔自諫詩唐杜工

煙郊四望文陽壘鼓吹
世路下戈情斷分商隱

知縣向夜見唐氏訴情





鍾氏教指知縣



內屋金屏生色畫唐詩李賀詩
 蕪叢浙歷含秋雨鼓吹柳宗元
 舊業已隨征戰盡唐詩李賀

右十二

愁心一倍長離憂三詩李賀詩
 雨盡香魂弔書客唐詩李賀詩
 山中老宿依然在詩統蕭東坡
 明月易低人易散詩統蕭東坡

右十三

乘酒背背梓潼城鼓吹張翥詩
 瓊枝瑩月春如昨中宗張翥詩
 往士悠上增浩歎鼓吹張翥詩
 豈知一夕奉接客唐詩李賀詩

右十四

笑我肌肉欲盡鬢唐詩李賀詩
 歌管樓臺一寂之宋王介甫詩
 千年別恨認三顧鼓吹張翥詩
 回首舊遊真是夢詩統蕭東坡

右十五

一見清明一改容鼓吹鄭準詩
 風塵荏苒昔書絕唐詩杜工部詩
 荒墟暗綠催曉月詩統王介甫
 玉環飛燕皆塵土唐詩李賀詩

右十六

歎之斜陽草似苔鼓吹韓偓詩
 侍臣最有相如渴唐詩李義山詩
 絃管變成山鳥弄唐詩李賀詩
 情知到處身如寄詩統高士談

粉霞紅綬藕絲裙唐詩李賀詩
 銅雀荒涼鎖暮雲鼓吹溫飛香
 獨留青塚何黃昏唐詩杜工部詩

到裏明知是暗投鼓吹鄭谷詩
 夜深燈火上樊樓詩統劉子昂
 檻外長江空自流唐詩李賀詩
 寒鴉飛盡水悠上三詩李賀詩

登高望遠自傷情唐詩李賀詩
 水簾銀床夢不成唐詩李賀詩
 清愁華上帶餘醒宋詩蘇軾詩
 腸斷綠荷風雨聲唐詩李賀詩

江雨初收水色清唐詩李賀詩
 山川蕭瑟如海濱唐詩李賀詩
 幾許幽情欲話難唐詩李賀詩
 寒潭帶得夕陽還唐詩李賀詩

每驚時節恨飄蓬三詩李賀詩
 人物蕭條市井空鼓吹張翥詩
 野花黃蝶領春風唐詩李賀詩
 只有襄王憶夢中唐詩李賀詩

野塘晴暖獨徘徊鼓吹韓偓詩
 欲賦慚非宋玉才唐詩李賀詩
 穉郎空信野花埋唐詩李賀詩
 莫遣黃金謾作堆唐詩李賀詩

右十七

落之踈星滿太清唐音錢

寒江近方漫流聲唐音

長疑好事皆虛事鼓吹詩

道是無情還有情唐音

且盡醪醕消積恨鼓吹紀

休將文字占時名鼓吹

秋來見月多歸思唐音

斜倚薰籠坐到明唐音

右十八

繞門清槿絕塵埃鼓吹

白石蒼苔半綠苔鼓吹

酒力漸消風力軟唐音

桃花淨盡菜花開唐音

一泓海水杯中瀉唐音

萬里銘旌死後來鼓吹

世上英雄本無主唐音

爭教紅粉不成灰唐音

右十九

門前不改舊山河唐音

蓮渚愁紅蕩碧波唐音

墜華飄花難再復唐音

浮雲流水竟如何唐音

魚龍寂寞秋江

鴻雁不來風雨多唐音

窮巷悄然

磬聲

右二十

錄既畢仍指各句之下使細註出其書并作者名氏緝之奇之

因曰節婦仙居既已聞命其舅姑夫乎抑又何如姬曰天監傳

以玄洲不死之膏賜以完形復軀之符一門百口往梯仙國矣

曰何謂梯仙姬曰凡初得道者皆送此修行然後漸訂品位猶

登梯然故曰梯仙緝之又曰尔何不借往姬曰緣妾前世為女

醫誤投人藥致損貴胎以故再世罰為女身以償坐此少緩尚

隔兩塵緝之曰然則汝亦良家子乎姬曰妾幼時父母以貧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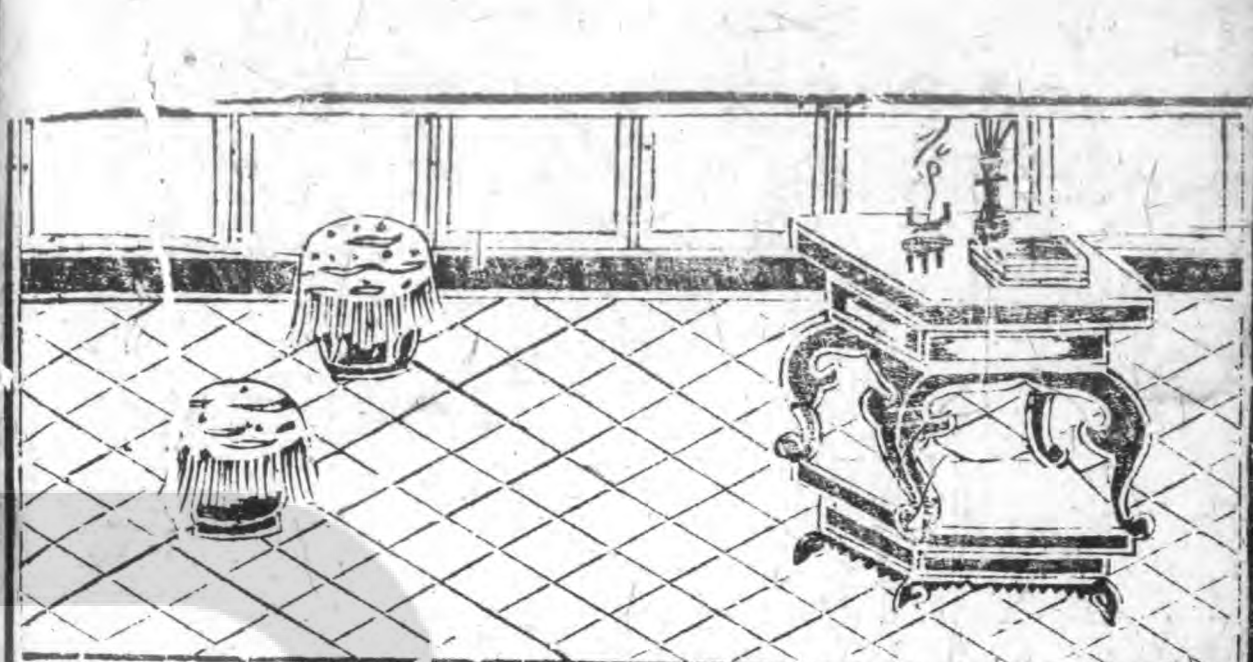
鬻于趙氏趙故宋宗室也售妾以媵其女上即節婦與妾年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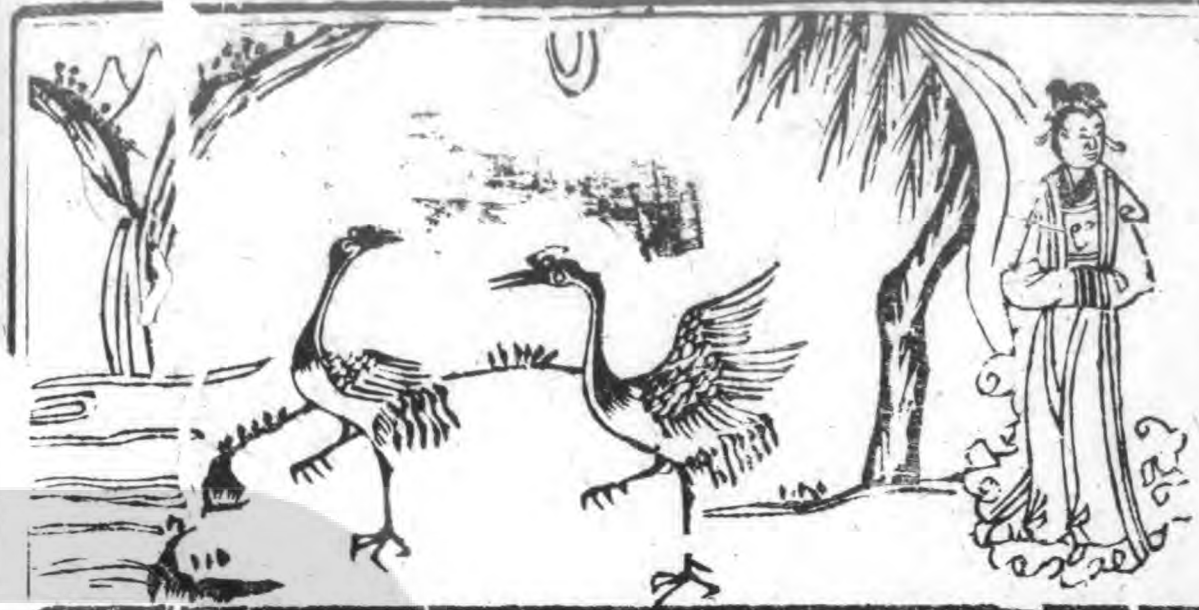
若蒙其憐愛視猶骨肉及婦譚氏妾從行為時譚方門庭鼎盛

珪組蟬聯得隱綉芙蓉極一時之富貴視寒金并水灑萬斛之

珠璣所見所聞固非禮義若長若幼皆擅才華主母之德月貧

認不出閨房雅善歌詞乃工筆札每有吟詠錄似夫君一覽之





鍾女復至見主君寫詩



餘輒焚其藁蓋以非婦人事不欲使人知也我主母
 成風流倘尚文章水滂倒三峽之詞源議論風生驚四筵之雄
 辯妾侍左右飽聞訓言雖在賤微頗習詩札不幸宋錄既訖元
 運方艱草昧英雄起空憐文相之勤王江山雲霧昏可恨劉槃
 之賣國我主母潔身就死而婢子忍耻偷生顏沛流離竄伏林
 莽主恩難報徒懷結草之心女質易殂竟作翳桑之鬼物情惡
 衰歎誰招碧玉喬知之之遊魂吾道屬難維侍堊綠珠石崇之
 弱骨萬言莫盡大槩若斯不敢久留幽明異路遂去明日緝之
 曰諸父烏公以為詩雖奇妙而怪誕不經不許越兩月一夕緝
 之被酒不能寢起出軒前縱步危天香於丹桂翫月影於素娥
 已而前婢又進拜且言曰妾向所求幸蒙允諾意公仁者先義
 勇為而側耳踰時未聞施設君子有成人之美何憚而不果乎
 緝之謂曰吾父弗汝信柰何可取當時無人知者一兩言就也
 我白之家君庶幾有就也婢日記文丞相也兵

七大姓皆在勤王之下我主君與東門張御帶下
 復日人皆相慶獨主母有憂色告主君曰城雖云復我馬公再
 來城中之人定遭毒手我夫漏生死未可知萬一不幸惟死而
 已誓不辱也主君姑為好言以解之主母不以謂然主君又奉
 司馬溫公語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王母搔首長歎教取衣
 襟題詩十首于其上亦古語也

高髻雲鬟營綠粧唐杜鵑
 寧知草動風塵起出詩統

右二

嫁來長在舅姑傍出唐音
 墜素繡紅各自傷詩統宋

雙鬢整玉搔頭出唐音
 富貴豪華何處在出詩統

百感中來不自吟唐杜牧
 夕陽西下水東流杏壇吟

右三

夫子紅顏我少年出唐音
 于今拋擲長街裏唐劉禹

嫁來不省出門首出詩
 萬古知心只老天詩統宋



之往而驗事致祭畢



右三

殘粧滿面淚闌干 出鼓吹
不見玉顏空死處 樂天長恨歌

鬢亂釵橫特地寒 宋王介甫詩
故園東望路漫漫 二 杜甫詩

右四

潮生滄海野棠春 三 蘇詩
青血化為原上草 宋馬子才詩

劍逐鸞以玉委 唐白居易詩
人生莫作婦人身 唐白居易詩

右五

百年世事不勝悲 唐杜工部詩
慷慨西風淚橫臆 出詩統

大夏元非一木枝 宋王廷詩
此心惟有老天知 出詩統

右六

血迸金鎗卧鐵衣 出鼓吹
舊時玉謝堂前燕 唐劉禹錫詩

江山猶是昔人非 出詩統
更無誰家門戶飛 出唐晉

右七

不見人煙空見花 二 本詩

煙籠寒水月籠沙 唐杜牧詩

人生自古誰無死

右八

側垂高髻插金鈿 出詩統
今日亂離俱是夢 出詩統

閑過春風六十年 出詩統
英雄無策庇嬋娟 出詩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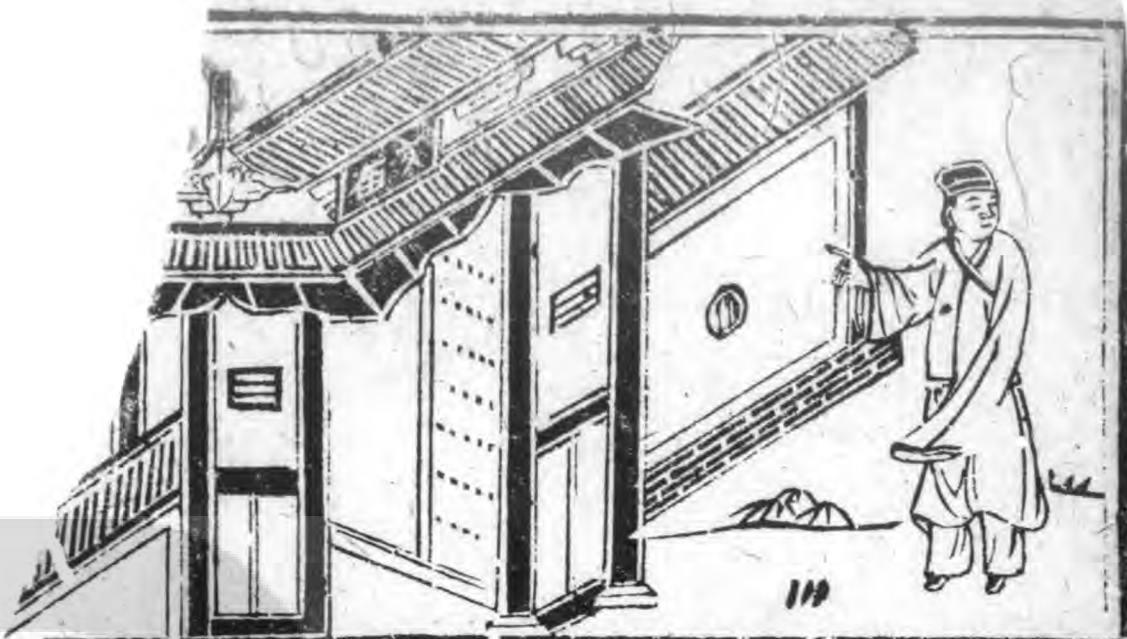
右九

起看天地色淒涼 詩統王介甫
血汗遊魂歸不得 唐程甫詩

鹿夢那知鶴夢長 鼓吹宋
新墳空葬舊衣裳 出鼓吹

右十

主君讀之曰君然吾何恨也而主母又指所抱兒曰我則死矣
如此何主君曰吾固知之付之造物因以一金錢戴之項上弄
之曰若遇兒人兒以此買命也遂相視泣下沾襟後遇害日金
錢不知所在積成錢影一枚印兒傍第覩者不諦視故不
知也詩亦惟妾知憶耳若此二事皆世所未知者婦以呈
父為公尚夫深信即命騎往文雷取水洗磚而驗



之傍一錢迹死上然在衆始驚愕公乃如言題一主設於即婦
神座側畔緝之又以酒設祭之其及姬來謝曰感君設位兼奉
祭儀無以為報公平生好琴但廣陵散一曲世久失傳女承教
主君尚憶之耳願以相授乃出其譜於袖中付緝之曰公善自
愛妾不復來矣倏然而去由是彈琴大進德亦漸中斷秘此曲
弗以傳人緝之死譜亦竟絕焉

何思明遊鄆都錄

何思明太末人號爛柯樵者通五經猶專於易以性孝自任酷
不喜老佛間遇其徒於道輒斥之曰四民之中縱不為士為農
為上商豈不可也何至為是哉著警論三篇每篇反復數千言
推明天理辨析異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略曰先儒謂
天即理也以其形骸而言謂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上即
天上即帝非蒼上之上別有一人宮居室更端冕垂旒若世之

此也又有所謂三天天也

同必明之經慢老伏

天三帝九帝十方諸之多而帝之衆耶由是言之天來

免如指級之形帝未免有割劇之爭矣其者尊漢張道陵為天
師天豈有師乎以宋林氏女為天妃天果有妃暗乎蓋天者理
之所從出聖人法天道陵縱聖亦人鬼耳使天而師之是天乃
道陵之不若也林女既死特遊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猶情慾
之未忘也烏得為天哉彼以道陵天師也不敢遽指為帝而加
以師稱所以尊夫不知無是理適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
不敢僭以為鬼而蒙以妃號所以敬天不知為是說乃所以誣
天也誣天慢天罪不容誅矣又謂世之人徒知在天之天故見
日月星辰之光風雨霜露之顯吉与凶天之為也禍与福天之
降也是則然矣然不知有已之天為已之天即天之天是故丹
高煌上天之君也靈臺湛上天之帝也三綱五常炳煥昭晰非
日月星辰之光乎禮樂法度明白正大非風雨霜露之效乎則
之君与天之君矣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後天之帝与已之帝

之君与天之君矣則凶也禍也必以類而後天之帝与已之帝



何思明病弟子禱祀



合則吉也福也亦以類而至達者信之愚者信之實頑之徒謂
 天為不聞造惡自若然心之天則固聞矣僥倖之徒謂天不可
 誦淫祀是務然心之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輩謂帝為可罔矯誑
 是為尋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待平昔虫上也而怨天曰此
 罔知每夕焚香不可告者多矣終年素食知而犯者屢焉其特
 論言近指遠類如此至正丁酉正月初六日偶得疾數日加恙
 諸生從俗私為之禱思明知之訓之曰賢輩雖曰讀書而燭理
 未徹鬼神豈可以酒肉私人命豈可以紙錢買吾誰欺上天乎
 是夜卒独心下稍暖不敢歛諸生環守之凡七晝夜竟綿動候
 之鼻中氣動上出急搗姜計灌之良久眼開天明而呼吸續矣
 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二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乎曩
 吾僻見過毀老釋今致削官減祿哉不能生小子識之明人請
 其詳思明日子不語怪固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執之不虛
 也始吾病革時孔廟蒼烟中珠前視之已變為人公青衣黃巾

紅抹額揖余曰奉命召君余問誰召其人曰內臺余曰何
 梗何由可去且無知已在臺其人曰鄴都內臺也余曰吾儒不
 不知所謂鄴都內臺其人怒囊余袋中袋類網罟結細繩為之
 余坐袋內兩人持之行樹頭如飛時覺袖拂袋謾上有鼓既
 文入空濛中渺上洋洋四無畔岸波濤洶湧腥風襲人黃巾擊
 囊如獲平地余亦不覺有所苦也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
 押過一所若把截處守者高鼻深目拳髮胡鬚類回上人問黃
 巾曰何篆對曰朱篆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三婦人來守者又
 問何篆皂衣曰黑篆守者曰不可不仔細請觀之各出一牌長
 可寸半濶可寸許一朱字一黑字皆不可識守者曰是矣放入
 門黃巾偕余導左廊而行彼則循右廊而去余因問曰此為何
 所曰鄴都第一關也余方悟已死復問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
 異曰冥司道人整至而復出者則以朱永不出者則以墨余不
 覺失聲曰然則我當復生也黃巾曰雖當復生亦甚費周折余



思明病卒心爇未檢



見其頗有相眷之意因免之曰某此行全賴二公作成黃巾曰自有王者我何能為行數里入鐵圍城城門守者問如前而加切俄抵臺府黃巾曰公雖無重罪然陰道尚嚴不比凡世解案縛余頸牽以入先過冠服司主者令余去衣巾曰送寄自房收余短衣囚首帶索而行及儀門一黃巾先去頃間引五六人出執余以入跪階下臺尊服章如王者侍衛甚多問余曰爾非衢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臺尊曰所貴乎儒者上窺鴻濛中法聖智下窮物理闢乾闥坤造眇詣微陶冶精醇橐籥元化究無中有象之蘊妙陰陽動靜之根淵默澄疑以為躰翕合變化以為用出入無方會三於一夫是之謂儒而鬼神莫能窺之矣今爾偏執已見造作文詞謗毀仙真誑道佛天至大以階級比之一至尊以割據戲之妄論天師之號妄辨天妃之稱其罪大矣且儒書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書天王詩稱倪天之妹昊天其子使皆若爾論天既無師與妃又安得有王有妹有子者

乎爾之孝誠拘而不通滯而有礙拘則局於一器滯則膠於一隅不通則固漏有礙則鄙辯真偽為子謬之士胡可冒儒者之名乎命取何姓簿來於余姓名下以朱筆抹之復傍註之畢省諭曰爾本合為六品官出入華要由爾弗信仙佛誣罔鬼神特降為七品余頓首謝且請改過臺尊曰此人面承腹誹退有後言可令閻獄折服其心數卒梓余下侍黃巾領去省業司中有寶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燭幡幢燄燈羅列黃巾再拜余亦拜僧開塔取一大珠以金盤承之黃巾以雙手擎捧前行余隨之皆幽暗境也余問僧誰乎曰導真和尚也又問珠何為曰地藏王菩薩願珠也獄中業上深重願珠光照破不爾則鬼王於暗中食人心肝不得出矣於是首造一獄曰勘治不義之獄以磚砌一長槽滿堆炭火上焰燁上然紅呼罪人跪槽邊出火中鐵條大如指刺入人眼連十餘貫而吊之如懸鰓魚黃巾曰此男子在世不能恭友兄弟視如秦越輕滅大倫惟重財利受此報



也。次一獄曰：勘治不睦之獄，皆婦人老少相雜，每人舌上掛一鈎，上懸一員石如西瓜，旋轉不已。舌出長尺餘，痛不可當。黃巾指曰：此婦人在世不能和順，閨門執守，婦道使夫家分門割戶，患若賊讎，受此報也。東南一獄，稍大，謂之閻浮總獄。九流百姓，諸等混雜之人，皆在其中。不令余入也。總王之北曰：剔錢獄。幫人於柱，以刀縷之，如篔簹衣，特小扇煽之，茸上然動，澆以熱醋，絕而復甦，仍沃以水，肉如故。縷十餘度，蓋世之克惡虐害良善者，治於此。隣剔錢獄，上盡大糞池，滾沸如湯，臭不可近。鬼以長叉，上入下煮之，出後，其間頃刻潰爛，化為蛆虫。又以竹籬撈蛆於鍋中，細炒之，炒成灰，仍汲糞汁澆之，復成人。亦十餘度。余問此治何事，黃巾曰：此世之小人，謗毀君子者，治於此。已乃相謂曰：不須遍歷，直引去。那里看了罷，遂出踰百步許，入一門，榜曰：懲戒賍濫之門，亦大獄也。裸十餘人於地，夜叉數輩，狀貌淳惡，以鐵索牽八九，鬼來夜叉抽刀於裸者胸腹間，割肉實鍋中，煎之以啖餓鬼，啖盡又割，至餘筋骨而後已。少頃，業風一吹，肢體如故。又有鐵蛇銅火，咋入血髓，吐苦之，聲動地。皆人間清要之官，而招權納賂，欺世盜名，或於任所陽為廉潔，而陰受苞苴，或於鄉里恃其官勢，而分付公事，凡瞞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與思明相識者，觀畢，回省，董司納珠，還僧赴臺，復命臺尊，又賜訓曰：今當改過，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在不赦。乃敕黃巾送婦，方得去。索散行，往冠服司取衣服，黃巾曰：公此相侯，吾二人去領符來，相送食，頃至曰：今取捷徑，不由舊路矣。遂同行，出數關，中一關新創，扁曰：蜂蟬把關者，知余儒者，俾作蜂蟬。關銘余請命名之義，彼曰：凡鬼受生人間者，悉從此出。然不久復至，猶蜂蟬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數語以酌之。

何思明遊鄴都還竟



銘曰：有崇者，閔鎮厚地也。有赫其威，把關吏也。名之蜂蟬，精取義也。凡厥有生，自茲逝也。去未踰時，旋復至也。何殊此哉。一日

恩明赴覆知縣任終



復卿與趙善二友交會



斃也南閩浮提光陰易也幢上往來肩少憇也請視斯名悟
厥警也六道四生早出離也逍遙無方詔切利也幸為天人
關可廢也敬聽余銘發弘誓也咨尔出靈守勿替也
把關者喜便放余行至三更行抵家正見身卧地上燈照頭邊
妻子門人悲啼痛哭黃巾猛一推余不覺跌入屍内恍然而悟
矣其後恩明果終知縣所至以清慎自將並無瑕玷號稱廉潔
盖有所做云

兩川都轄院志

京口吉復卿唐吉温之後宋建炎間有諱深者補潤之金壇尉
遂尔家為子孫世為金壇人以貨雄鄉邑人呼吉半州家後卿
生有異質一目重瞳与毗陵富室趙得夫妻彦益為友交莫逆
復卿氣豪勇於五我二人嘗挾重寶高閩浙間時武林妓將秋
娘陶玉簫擅声樂籍得夫彦益与呢甚厚復卿屢勸止之往來
自若壁二載妾室一空於是言還再治裝而出買笑天運頭

不吝又甚年齟矣二人私議恐此貨業載以適武林門戶老小
皆不顧復卿患之百喻莫能入聞置酒与別席間苦口規
諫曰吾与子既為深交安可緘默藥石之箴朋友之責縱人微
言輕弗能感悟二公獨不為妻子計乎則祥應之曰兄言是吾
輩知所警矣復卿寓福州生理如意待將三秋絕方返棹比過
錢塘首訪二子遇之於途憔悴其形襤褸其服幾不相識握手
道左不任唏噓復卿即拉詣舟中易以美衣飲以醇酎尉勞再
三清礼交至二人泣數行下曰余惟不用兄言故至於此然悔
無及矣所恨烟花潑賤乃大無情吾二人萬金之貨因渠破蕩
昨過其門如不相識嗚呼使去俱為已羞必殺之而後已復卿
解之曰二公平生遨遊花街柳陌中豈不知彼門庭如此尚奚
怨為人命至重切不可報丹惡念但早收拾回歸若要本錢此
間一上應付古人謂朋友有通財之義若只拈杯酒逐嬉遊貧
窮不相恤患難不相顧大抵將不食其肉尚可謂之人哉於是

二交挾質閩浙為商



復卿三友歌武陵勾欄



各以二萬假之二人挈所得又復過妓者之家妓見其衣巾整

飾顏色光華頗以為訝欵待如舊復卿促之回二人給曰客裏

收拾少候數時萬一有幹宜在先發復卿曰嘻是何言欵我若

一去子必不能動身便一兩月亦須等候豈敢相拋耶夫何產

益遇疾卧于妓家得夫日往扶持亦染其證未浹旬相繼殞沒

復卿往哭盡哀縗衣漆棺殮皆如礼仍割羊醢酒設祭奠殮於

靈隱寺僧舍比開舟又携酒殺往奠賦詩悼之詩曰

生死交情不敢虧 一盃重奠淚雙垂 遊魂好共故人去

莫向東風怨子規 人間急景似飛梭 枉費黃金買珠歌

斷雨殘雲休更念 相携蓮座礼弥陀 欲知人世傷心事

秋月春花閑妓館 清風明月寄僧房 惆悵看花客去遠

渾是南柯夢一場 名花兩朵色偏嬌 絕似章臺楊柳樹

別人手裏弄長條 泉路茫茫隔死生 江州蕩婦恨遊名 鄰家怕聽更見

斷盡人腸是此聲。舞。肯休。繁華不為少年留

早知白骨無埋處 惜取黃金換土丘 右六首

將畢解纜抵家月餘即走毗陵省其妻子告以物故之由述其

殞殮之悉又出四萬緡付一家責其族人為之經紀使不失所

兼尉之曰賢天骨殖待區區過抗必當取回貴鄉求福地安葬

勿慮也已而復卿異質遷兩浙獲利十倍躬往靈隱寺自啓殮

以小木函貯之帶回無錫山中買池以足百需所出皆自復卿

并召僧建水陸齋三晝夜以薦冥福清風高誼傳播二湖間俄

值元末喪亂人咸洵復卿無以為計默坐于家忽行夫產益

聯袂而來吉公忘其死也欣然相接產益曰公燕居深念以有

重惠復卿告以故兩人同應曰無妨吾已請命上天令率陰靈

衛公宅眷言訖隱形方悟其死自爾復卿之家雖出入兵戈中

鮮遇驚恐安然如平時至洪武己酉壽八十一無疾而終又二

年壬子同縣徐建寅為四川蒼溪丞於山中見旌旗甲馬從者

楚姜復鄉孤舟



百餘家其甚郁謂是上司官員之道傍俟其過至則復鄉也顧
徐曰聞爾哦松此邑久欲一見便下馬叙話問鄉曲及其家事
甚詳徐於復鄉為通家子因再拜問曰姻文謝世以來眼已閉矣
矣何得若是復鄉云上帝以余薄有陰陽命為兩川都憲院主
者職事尊重全蜀土地社公及不入祀典神祇悉聽節制前村
古宇吾所治也部下判官四今尚缺二員已奏保得夫彥益矣
早晚將至子當為吾脩葺廟貌五當為國福祐生靈况爾少年
乍到官守匪吾陰相曷至數名徐拱手請教吉公曰庶怨兩字
符也惟庶可以律身惟怨可以近民庶則心有養怨則民易視
民親化行能事必矣語訖策馬去其疾如飛徐惘然前至村落
果有故祠一所峙于上極詢之鄉老曰此都轄相公廟也多年
頽圯近間稍有人見馬道夜出入其中頗著靈應是夫輩
疑新其棟宇尚未與工徐謂之與告以見復鄉事即勸
兼動其書與專委縣吏知忠其幾而完仍揭舊額潮復鄉

探建寅道中



像于堂中台得夫彥益于宙
文刻碑亭公事請由是威靈大振利澤昭彰遠近之民水旱
疫禱輒立應後徐任滿便道過家訪復鄉于元禮元信者及
茲事元禮曰余兄弟向夢二人言家尊公謬舉為兩川都轄院
判官來日起程敬詣拜別近有至自毗陵者能言其家亦得真
如此皆曼曉所謂今聞公所說則悟先子之為神而於二君亦
可謂主死而骨肉者也明年徐再任往謁于廟則丹碧煥煌於
時有糴牲牢酒楮祭日無虛處村人家戶祝迨今神迹
顯著香火不絕云

馬中抱琴自操



新增全相剪燈餘話大全

廣西左右政使廬陵 李昌祺 編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 劉子欽 訂定

上沅縣 知縣盱江 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 縣丞何景春 同校 綉行

連理樹記

上官守愚者揚州江都人為奎章閣授經即時居順天館東與國史檢討賈虛中為隣賈柯敬仲友也工詩善畫家藏古琴三張曰瓊瑤音環珮音蓬萊音皆敬仲所鑒定守愚亦雅好吟詠兼嗜綠綺與賈交游特厚每休暇過從詩酒琴棋從容竟日賈無嗣止三女嘗曰吾二女可比三琴遂取琴名七女為守愚子粹甚清俊聰敏生時人送唐文粹一部故小字粹奴年十歲因遣就賈孝賈夫婦愛之如子三女亦視之猶兄弟呼為粹舍嘗與其幼女蓬萊同讀書孝盡深相愛重賈妻戲之曰使蓬萊他

上官守愚携字訪賈



日得婿如粹舍足矣婦必告守愚曰吾意正然遣媒言議各已
許諾粹二人亦私喜不勝不期賈忽罷歸姻事竟弗諧後三年
守愚出為福州治中始至僦居民舍得樓三楹而對街一樓猶
清雅問之乃賈氏宅也守愚即日往訪則瓊瑤環珮已適人雖
蓬萊在室亦許婚林氏矣粹聞之悒快殊甚蓬萊雖為父母許
他姓然亦非其意也知粹至欲一會而未由彼此時上凝立樓
欄相視不能發語蓬萊一日以白練怕畏象棋子擲粹上接視
之上盡緋桃題一詩曰

朱砂顏色瓣重臺 曾是刘晨舊看来 只好天台雲裏種

莫教移近俗人栽

粹識其意然靜而思之彼業已定矣莫如之何亦畫梅花一枝
寫詩以復詩曰

玉藥含春搵素羅 歲寒心事諒無他 縱令肯作仙郎

其奈孤山處士何

賈女与粹舍同讀



用絲繩繫琴診三枚墜之知蓬萊蓬萊履者有孤山處士之
說知其謂已訂盟林氏裏清不白惟悶悶而已未踰時值上元
節闈俗放燈甚盛男女縱觀粹察賈氏宅眷必往乃潛伺于其
門更深入靜果有女夫舁轎數乘而前蓬萊与母三四輩上轎
婢妾追隨相續不絕粹尾其後過十餘街度不得見乃行吟轎
上傍詩曰

天遣香街靜處逢 銀燈影裏見驚鴻 絲輿亦似蓬山隔

鸞自西飛鶴自東

蓬萊知其粹也欲呼与語訴其所懷而從者紛紜不敢啓口亦
於轎中微吟詩曰

莫向梅花怨薄情 梅花肯負歲寒盟 調羹欲問真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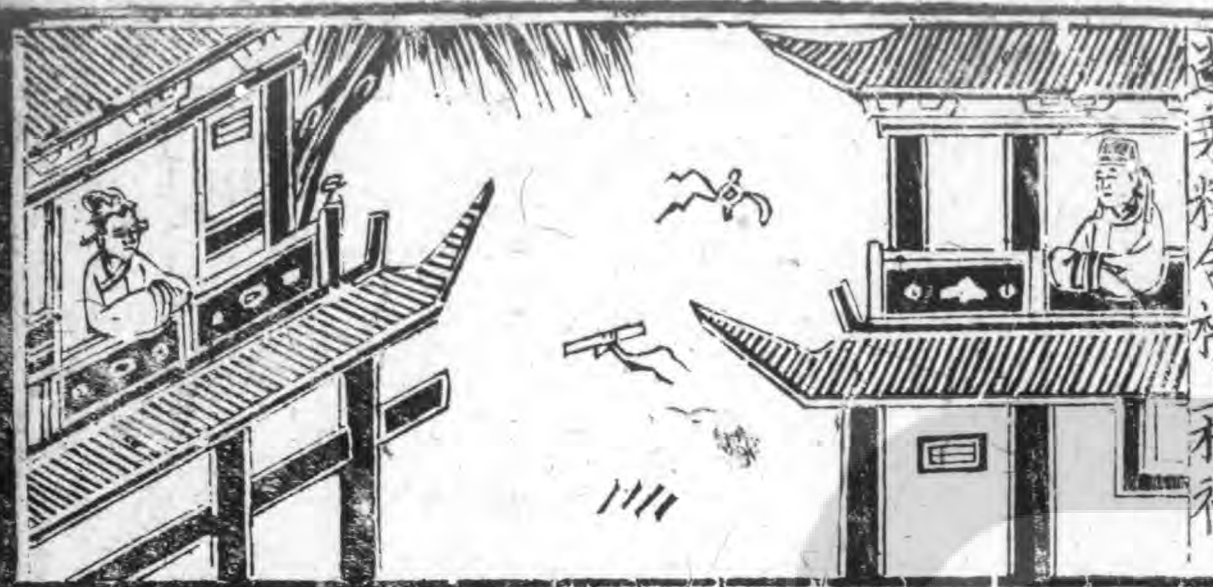
已許風流送廣平

粹聽之知其答已梅花之作不竟感歎歸坐樓中念蓬萊之意
雖堅而林氏之聘終不可改乃賦鳳分飛曲以寄之曰

守愚夫婦茶煤說烟



蓬萊粹舍樓上相視



梧桐凝露鮮飈起 五色琅玕夜新洗 矯翮踰颺擬並棲

九苞文彩如霞綺 驚飛忽作丹山別 弄玉簫聲怨嗚咽

咫尺秦臺隔弱流 瑣窓繡戶空明月 颺上掃星儀朝防

可憐相望不相將 下謫塵寰伴凡鳥 不如交頸兩鴛鴦

詩成無便寄去忽賈遣婢送荔子一盤來粹詭曰往往都下与

蓬萊同享有書數冊未取以此帖呈之俾早送見还也婢不悟

是詩持去迤与蓬萊讀之垂泣曰嗟乎即尚不余諒也乃作龍

綉合曲答之示終身相從之意寓以魚笺密實古文真室中付

婢綠荷曰粹舍取舊所讀詩此是也汝持去还之婢送粹所揭

之中箋爛然知必詩也題曰龍綉合曲也曲曰

龍綉埋沒微間久巨靈書衛鬼夜守蛟螭藏烟晒走精光橫

天氣射斗冲玄雲發金鑰至宝稀世有奇姿燦入声撼牖鷄

膏潤銛鳳刻首龍綉煌新離房靜垂流電森飛霜影含冰

刃拂銚麗數團金宝珠告司空觀之誠其良懸諸玉帶聞金

章紫烟煌上明瑤璫星新中台事豈常遂巡莫敢住一去隨

眇茫龍初靈是龍精莹如鵬尾搖清水雄作萬里別鷓鴣干

古情暫留塵埃里何日可復并會當逐風雷相尋入延平純

鉤在珠必縱然貴重匪我匹我匹久卧覃水雲一雙遊憐兩

地分度山仍越壑苦辛不可言天遣雷煥兒佩之大澤瀆鑑

然一躍同駿奔駭浪驚濤白晝昏始知神物自有耦千秋萬

歲肯離群

粹讀之曰清才麗句無婦 女子羨慕之氣宛然李青蓮之韻

度也是豈尋常庸碌者之妃哉俄而閩中大疫蓬萊所議林生

竟死賈夫婦知粹未婚乃遣人報守愚求終好守愚欣躍從之

六礼既備親迎有期花燭之夜粹與蓬萊相見不啻若仙降也

因各賦詩一首以志喜時至正十九年己亥二月八日也粹舍

詩曰 海棠開處燕來時 折得東風第一枝 鴛枕且酬交頸願



魚箋莫賦斷腸詞 掩花染帕春先透 柳葉蛾黃畫未遲
不用同心雙結帶 新人元是舊相知

蓬萊詩曰

與君相見即相憐 有分終須到底圓 舊女婿為新女婿
惡因緣化好姻緣 秋波淺日銀燈下 春筍纖上玉鏡前
天遣赤繩先繫足 從今喚作並頭蓮

蓬萊自入上官之門 孝事舅姑恭順夫子 一家內外罔不稱賢
暇則與粹唱和詩詞 娛情琴書 平生所作編成一集 粹題之曰
絮雪彙 且為序於首 簡詩與序多不錄 姑載一二 以傳好事者

閨怨

露顆珠團上 水肌玉削寒 杏梁棲隻燕 菱鏡掩孤鸞
殘樹枯黃遍 圓荷濕翠乾 綉奩生色盡 愁下帶愁看

白苧詞一首

蕊裙微不袖快捏紅 飛絮輕颺桃花風 緩歌白苧捧玉

蓬萊入粹合行夫婦禮



嬌音秀韻繞簾籠 梁塵飛隋盡疑空 秋波田日蛾掃
餘散悠悠歌還在 歌當細聽杯當再 綠鬢朱顏能久待

其二

響如蒼玉觸鳴琕 踰躑錦袖紅池衣 迴風激雲當世掃
翻身按卽疾如飛 香羅蒙上髮委墜 玳筵夜靜紗燈晦

蛟綃濕逗臙脂

春曉曲

芳池水影薄 曲檻鳥聲嬌 鸞鏡紅綿冷 蛾眉翠黛銷
冶容舒嫩粲 幽思結柔條 纖指收花露 輕將雪粉調

秋夜曲

幽蘭露華重 羅恍涼風動 水匣掩香紈 繡衾誰與共
螢影度疎簾 獸灺蒙上煙 銀缸芳燄滅 自脫翠花鈿

詠蝶

薄翅疑粉 新衣染媚黃 風流誰得似 兩上宿花房

逢美彼盜命埋故夫



謝大姊惠鞋

蓮步娟上遠寄將

紙羅猶帶指尖香

宮雪著上無行處

獨立花陰看鴉行

詠並蒂荔枝

植物生聯蒂 應知造化成

深閨憔悴質

見尔重含情

園中詠菜

滿園綠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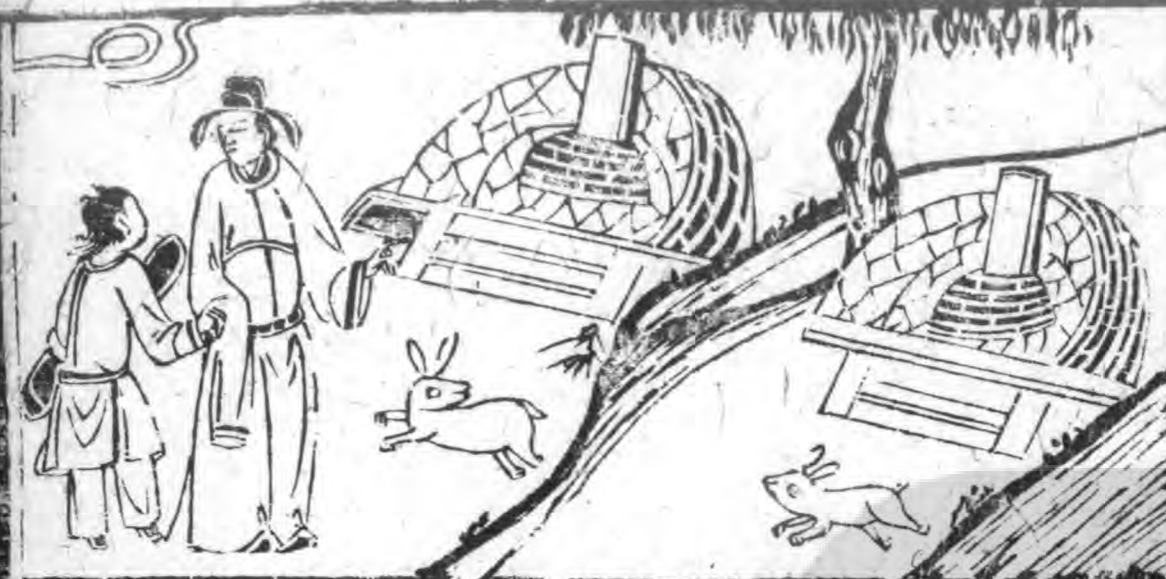
秀雨雨後天

惟應窮措大

咬得寸根慈

粹時才名籍甚當逢有欲薦之者蓬萊苦口止之曰今風塵道
梗望都下如在天上君豈可舍父母之養而遠赴功名之途乎
獨不見王仲孺妻之言曰令孤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哉粹然
之亦無意於出乃以親老辭次年治中物故又明年為至正壬
寅閩城為盜所據城中大姓多避匿山谷粹亦挈家遁盜蹤跡
得之盡殺其一門留蓬萊一人不殺將以為妻蓬萊知不免給
盜曰我一家盡死無所於歸將軍縱舍我上亦何以為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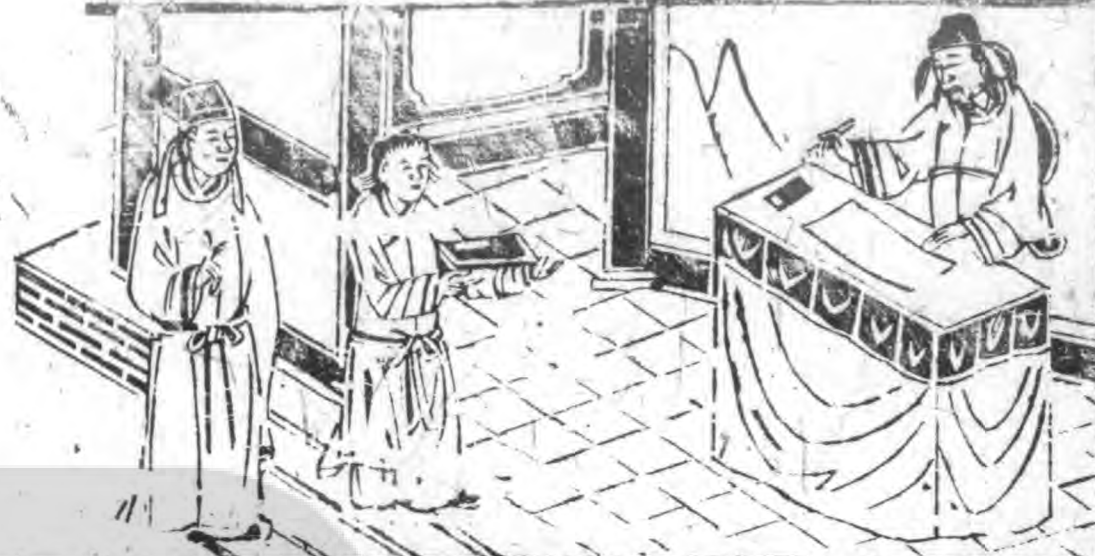
蓬萊集卷之三



事將軍終身乞理其故夫然後相從未晚也盜喜從之同至屍
所拔佩刀為掘一坑掘訖植刀於地坐于傍曰吾倦矣吾倦矣
目蓬萊使取刀抄土掩之蓬萊即舉刀自刎曰死作一處無限
也盜遽起奪刀已絕咽矣盜怒曰汝死則死我定不教汝死作
一處遂埋蓬萊二十步外使兩塚相望其年類只晉化為福建
行省平章乃集諸縣民兵克城民方復業又數年有同避寇者
始備說蓬萊事平章遣人視之將以禮改葬至則兩墓之上各
生一樹相向枝連柯抱糾結不可解使者歸報平章親往視之
果不謬乃不敢發但加修葺仍設奠祭焉人呼為連理塚樹閩
人至今稱之不絕

田洙遇薛濤聯句記

五羊田洙字孟沂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隨父百祿赴蜀成都
教官洙清雅有標致書畫琴棋靡所不曉請生曰與婦游愛之
過於同氣凡遠近名山勝境吟賞迨遍嘗曰吾平生懶事聲利



涑桃林中遇美婦



但長得好處登臨足矣明年秋百禄將遣回涑母不忍舍乃曰
兒來未久奈何使去且官清糧冷路費艱難公宜入思百禄乃
謀於諸生之親厚者使開館於人家一則自可讀書進學一則
藉湊金為歸計諸生深幸涑留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次歲丙
寅正月十八日設帳庠序朋好群送以往張大喜開宴待為上
賓且謂百禄曰令嗣晚間免回可令就宿舍下百禄許之至二
月夜晨涑解齋帟省偶經一所境其幽僻山下皆桃樹花方盛
開涑愛之少立徘徊忽見桃林中一美人延步花下涑不敢顧
而去爾後經從美人必在門首一日涑過偶遺所得俸金美人
命婢拾以還涑上感激明日詣謝至門下鬟入報曰前遺金即
來矣請入內聽美人出相見笑問曰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涑
曰然且謝還金事美人曰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吾西賓奚
謝為涑起揖曰敢問夫人夕闕為誰與弊東何親美人曰此為
平姓成都故族也妾文孝女薛氏女嫁平幼子康不幸早卒妾

獨憫居坐久茶至再涑辭出美人留之曰今夕且宿寒舍若盛
東知君至此而妾不能為一欸曲惶愧殊甚即陳酒撰設二席
與涑耦坐上中勸酬極至語雜諧謔涑以其張氏姻婭不敢少
縱美人曰聞君惆悵俊才雅賦詠何至作儒生酸乎妾雖不
敏亦頗解吟事今既遇賞音而高山流水何惜一奏因盡出其
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涑其中元稹杜牧高駢詩詞手翰猶多皆
真跡炳然如新涑玩之不忍釋手美人麾婢撤去舊筵別出佳
殿中多異味不能識取玻璃杯酌涑上口占一詩曰
路入桃源小洞天 亂紅飛處遇嬋娟 襄王誤作高唐夢
不是陽臺雲雨仙
美人曰佳則佳矣然短章寂寂不足以盡興用落花為題共聯
一首如何涑曰謹如教美人唱曰

韶豔應難挽 涑 芳華信易凋 薛
委地白仍嬌 薛 墜速如辭樹 涑
綴此日紅尚媚 涑
飛蓬似恋條 薛



蘇鋪新感綉洙

草疊巧裁綃薛

麗質愁先殞洙

香魂瘴吳招薛

燕銜婦故壘洙

蝶逐過危橋薛

粘帙將啼露洙

衝簾乍起颺薛

遇晴猶有態洙

輕盈珠履踐洙

蜂趁低燕絮洙

魚吞細雜漂薛

兒嬉最怕挂薛

零亂翠鈿飄薛

鳥過生愁觸洙

積逕教童掃洙

褪英浮雨澗洙

殘蓋漾風潮薛

淪茗入詩瓢薛

沿流倩水漂薛

媚人沾錦瑟洙

芳園曾藉坐洙

玉貌樓前墮洙

冰容夢裏消薛

筠籬僕護甬薛

折來隨手盡洙

羅扇怨威辨洙

泥泥猶淒恻洙

篋空更寂寥薛

帶處近髮焦薛

帶密子偏鏡薛

豈必分茵溷洙

棄濃陰自厚洙

香餘何吝竊洙

珮解不煩邀薛

冶態宜官額

痴情妬舞腰薛

粧臺休浪拂洙

留伴可憐宵薛

聯成美人出小箋寫之寫訖已二鼓延入寢室有蕭柳席

水歡情極其纏綿枕邊切上叮嚀洙曰即勿輕言若賢東知之

彼此名節喪盡矣次日以卧獅玉鎮紙一枚贈洙送至門外曰

無事再勿效薄倖也洙遂浴館東曰老母相念之深必令歸

家宿歇不敢留此館東信之洙由是常宿美人所踰半年人无

知者惟賞花玩月舉白弄琴曲盡人間之樂一夕与洙論詩曰

唐人喜作回文近時罕見洙曰惟夫人柔情幽思談笑為之若

予荒鈍無復措辭美人笑曰請試命題以求教益洙遽曰四時

詞也美人即賦詩曰

花朶殘枝柔傍砌 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

月上孤村一樹松 涼回翠簾水人冷 齒沁清泉夏并寒

香篆長風青綵綵 紙牕明月白團團

蘆雪覆汀秋水白 柳風周樹晚山蒼 孤燈客裏驚鴛空館

獨鴈征書寄遠鄉 天凍雨寒朝閉戶 雪飛月冷夜闌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 淺碧茶甌注茗清

讀身珠聽珠歎其敏妙將濡毫屬和美人曰政所謂木桃瓊玖
敢為報乎珠答曰真乃是白雪陽春難為和耳亦賡四韻曰

芳樹吐花紅過雨 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

粉落晴香雪覆松 瓜浮甕木涼消暑 藕疊盤冰翠嚼寒

斜石近階穿笏密 小池舒葉出荷團

殘日絢紅霜葉赤 薄煙荒樹晚林蒼 寫書寄恨羞封淚

蝶夢驚愁怕念鄉 風捲雪蓬寒雁釣 月揮霜振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 淡影梅橫紙帳清

美人且讀且笑曰絕好妙詞但乃韻俱和則善矣珠曰君子不

欲多上人輸一籌耳珠因曰蜀中山水奇勝自昔以來多產佳

麗若昭君文君薛濤輩以夫人才之造亦有優劣乎美人曰昭

君遠嫁胡沙卓氏當壚可也統美命薄俱受苦辛使子遇薛濤

亦不啻如今日也由是言之固為優矣珠曰濤妓女何敢上擬

夫人但其才貌亦可謂難得者余嘗讀秦再思紀異錄云高千

里鎮蜀嘗聞宴妓一字令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

椽高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尚使沒量斗窮酒佐三條椽有

一條曲又何足怪婦人敏贍誠未易比美人曰子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如此之類特戲笑之語爾若其水國蕪陵夜有霜

月寒山色共蒼蒼誰云万里自今夕離夢香如剡塞長之作可

以伯仲仕牧而尤善製小箋至今蜀人號薛濤箋而子以妓女

薄之非知濤者也酒罷尤陀朱觥以八珠耳瑇一付美人謝曰

謹當佩服猶君子之常在耳邊也又踰時珠母病遂輒講婦待

湯藥如此三月餘方愈美人迓其久不來恐有他遇乃懊惱曲

怨之會珠母疾愈復齋是夕即造平氏美人迎謂曰何久別

耶珠以實告美人曰三月不違人今違人三月矣珠戲之曰三

月不知肉味知肉味在今夕矣談譁間出前曲示珠曲曰

黑鉛鑄劍難為鋒 碧葉製衣寧御風 歛淚阿膠勿紛解

余古八卷之三



白氏与田詩魏問元因



清麗瀟水何由逢逢請看綠草南園蝶
 並宿花房花亦悅
 鴛鴦頭白不相離
 那奈秋胡便長別
 東隣美女紅玉姿
 雲縷鳳機成素羅
 兩意雲情肯輕許
 縱然折齒將如何
 深上永巷閑風月
 錦帳蘭缸淚如血
 血點年深久尚紅
 至今洒在同心結

珠愛其才色眷亦愈深美人亦重珠文來傾竭不吝謂珠曰向
 時聯句未盡高情今夕當輕彈謾舞淺酌微吟再成一首庶見
 吾二人勑敵也乃以睡鴨爐焚香紅斜脯薦酒鉤簾望月並坐
 前楹珠曰昔韓昌黎與孟郊有城南聯句聞鷄石鼎秋雨等作
 宏詞險韻膾炙人口今茲之賦宜命作月夜聯句以五十韻為
 率夫人然之否乎美人曰吾意也珠乃請美人先賦曰

庭月如銷線薛 池星似撒棋珠 天空河影澹薛
 節換斗柄接珠 梨棗低垂樹薛 藤蘿密蔓離珠
 草紛螢火亂詩 餘暈鳥巢軟薛 怪石形疑魅薛

芳花色似姬珠 蘇盆涼沁水薛 執扇靜搖颺珠
 雙陸收散局薛 琵琶上練絲珠 砌蛩音遠近薛
 管馬響琴差珠 銀作碎筇車薛 鷓鴣音鼓反珠
 秋筠斜織簾薛 暑帳薄裁綿珠 宿燕樓還起薛
 驚禽下復疑珠 地泓種蘭寂薛 城遠漏送迤珠
 窈窕來紅拂薛 雍容藏紫芝珠 緣深天作色薛
 詭重鬼難欺珠 幸已逢良夕薛 難我過少時珠
 慇懃酬契濶薛 傾倒極淋漓珠 蓮突珠琴軫薛
 荷筒碧酒危珠 鰓吟能婢斫薛 瓶喚小鬟持珠
 殼破開蝦蟇薛 唇腥啖蛤蜊珠 羨煩纖手剝薛
 肉後利刀披珠 令急航行速薛 詎清曲度牽珠
 勸酬蕪爾汝薛 講論雜呼而珠 冷脆嘗瓜果薛
 醜酸啜醞醢珠 艷杯浮琥珀薛 畏器捧玻璃珠
 熊掌停犀筋薛 酥湯進蜜脾珠 渴來便茗好薛



父子同張氏訪惟近



醉後快水宜

妙句聯將就

狂心坐已馳

歌筵渾可罷

卧具早教施

不用尋桃葉

那須聽竹枝

娟人鴛鴦滑

惱醉蝶情痴

咳如珠疑唾

暫時感感眉

釵斜金溜髻

釧冷粟生肌

小七真能護

盼七最解詩

風流雲雨夢

宛轉艷陽詞

步緩腰肢氣

鬟低耳語私

夜香防竊聽

午浴避潛窺

綉履含羞脫

銀燈帶笑吹

素羅床畔解

粉汗枕前流

暖玉銷籠筓

春葱指露雖

雲偏鬆綠髮

浪風動青幃

狎態堪歸畫

嬌顏可憐嫩

機麗新舞洗

鬢膩宿油脂

荀鶴高文譽

崔鶯絕世姿

未筠連帶好

公羨並頭奇

何如空題葉

誰家邊結檣

添脂當自回

粧席只余知

慎勿萌嫌隙

母令惜別離

芝蘭同臭味

松柏共衿期

水奉闈房樂

長吟惜墨癡

太山如作礪

此志莫教虧

或日沐館東偶過洋宮因勸有祿曰今嗣母日一喘不勝匍匐
俾之仍宿寒舍豈不便益百祿曰從開館之後一向只寓公家
前者因其母病整輟一季尔后並不曾回何言之謬也張大駭
不敢盡其辭而出是晚沐果告婦張偕使人視其所往乃半途
不復見矣走報張急遣人入城問百祿先有也音其少年放逸
必宿花柳然思此處又无妓館大以為怪次日沐來張問曰昨
宵宿於何處曰家間耳張曰非也某已令人縱迹先生莫測所
請幸中亦不見沐誑曰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抵家暮矣張
知其詐呼追沐僕使面證之沐叱曰汝到吾家隨即出城比吾
婦汶已去矣何得妄言僕曰我昨夜宿先生家今日早飯罷方
回老廣文亦其舊訝要有來相尋沐望其顏色陡變張曰先生



百禄以彭聞薛湘詩話



如有私眷當以失告勿隱也洙弗能諳乃具道本不且愧謝曰此令親見留非賤子輒敢无礼張曰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諸房姊妹亦无事平姓者必崇也今當自愛不宜復往洙唯上抵暮私請美人道此意比至美人已知曰即勿然蓋真數蓋於此也與洙痛飲且叙歡情戒曉美人說洙曰從此永別后會難期元以將意乃灑墨玉筆管一枝為脫云此唐物也即慎藏之遂飲泣而別張料洙是夕必再去自出現之果不在館因入謂其妻曰西賓此事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乃以洙所為備告百禄有禄大怒呼婦杖之洙遂吐矣且出所得玉鎮紙玉筆管及聯句諸詩百禄取視管上刻渤海高氏文房清玩乃謂張曰物既稀奇詩又俊逸必非尋常怪也呼洙同往窮之將近盜指曰在此至則曼珠前景奎字俱无但水碧山青鎮紙依舊張謂百禄曰是矣此地相傳唐詩洙所藝后人因鄭谷蜀中詩有小桃花繞薛濤墳之句遂獲此百珠為春遊賞之所資即佳过必

洙也且所謂嫁平幼子康者乃平康巷也文孝坊者城中亦无此額而文与孝合為教字謂教坊也教坊唐妓文所居洙為蜀樂妓故居教坊也非洙而誰哉况管上字刻高氏清玩則應西川節度使高骈千里所貯當驛鎮蜀洙於諸妓中見家无待筆与鎮紙皆并賜也兼所藏諸帖又驛字元丞相杜紫微最多盖元与杜嘗有詩贈之即錦江膩滑我眉秀幼出文君与薛洙是也其為洙之灵无疑而物出於驛者審矣无庸深究百禄甚以為然七愁其終為所惑急遣还廣中宝藏教物常以示人後二年洙亦入李為生員中洪武甲戌進士授山東曹縣知縣竟亦無他為

青城无劔錄

至正間有道士真本無文固虛不知何許人客威順王門下通劍術曉兵深於智畧號文武才王雖畜之未始奇也惟樊口衛君美重之一日王遊別苑召二人侍因從容調曰方今天下六

君美薦真文二人王門



平日又極盛而豈在大王觀之固以為高枕肆志之日惟吉也
狗馬是務為知其他在馬輦觀之蓋有甚不然有官裏老而昏
奇氏寇而橫哈呀雪之徒又以演操兒法盡惑君心賄賂公
行是非顛倒大變於上而不悟民困於下而不知武備弗脩朝
政廢弛小人恣肆君子伏藏殆猶一髮之引千鈞禍在旦夕甚
可畏也蘇老泉所謂有亂之萌无亂之形是謂將亂大王朝廷
懿親江漢藩屏宜求賢納士選將練兵節用儲財陰為之備萬
一風塵草動寰宇士崩即便指麾義旅率先赴難上以紓君父
之急下以及臣子之心克復神州光膺舊物然後奉身而退口
不言功懇請端藩世守南紀使執筮之臣書為大元宗英秘在
金匱垂之万年豈不精哉豈不盛哉王怪之曰尔非病風狂痴
耶何言之不倫如是吾將執尔送縣官矣二人嘿然而退計曰
腐骨殘肉魂亡神四者尚可教以有為哉益求豪傑者而佐之
登子不足謀矣不去禍且至於此是題詩於黃鶴樓而遁之本无

威順王挾真女遊別苑詩曰



平生智量滿胸中

劍拂秋霜氣吐虹

耻掉蘇秦三十舌

要將事業佐英雄

固虛成詩一首曰

膽氣堂堂七尺軀

壯心肯作腐儒迂

橋邊黃石徒為尔

自有龍鬚一卷書

笑卷出匣照寒鉞

上帶仇家血影光

前席早知无用处

錯將豪傑待君王

王知而求之隱矣未幾亂作悉如所言至正乙未倪文俊陷沔
陽威順之子報恩奴與湖南元帥阿思監水陸並進討之至漢
川水淺膠舟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王思之百計覓見二
人不能得陳友諒聞其往來於黃間其書札請之不至翩然又
蜀既而明王珍據四川素聞二人名物色不可得

天朝既平群寇四海一家君美兄君彥為西充縣丞君美往省
候之回途舟敗同船之人盡斃魚腹獨君美負得一板浪滾及



岸因而不死然行李盤纏一時俱盡偶腰間碎銀數星在急役
近岸民家煮火燎衣買食充腹踽踽徬徨計无所出民家翁視
其辭貌知非常人頗善得之留數日因出縱步忽二道上前指
曰衛君一舉如此其視之真文一故人也告以困苦之狀曰无
憂也挾往歸家則青城山也高壩華屋深院曲房蒼頭數人列
侍左右俎豆備水陸之珍歌舞極聲容之盛與君美話舊歡若
平生因詢其亂中出處二人曰自辭黃鶴即入黃牛久隱青城
忽逢青眼其為喜慰迨不可言所借壯心周落一事无成賴仰
乾坤飄搖萍梗索居閑處有愧故人乃与痛飲一酣氣豪論議
騰起本无曰天下之事在乎知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
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思子曰
君子知微皆謂是也古今以來豪傑之士不少其知幾者幾何
人哉吾於漢得張子房焉子房事載史冊不必贅論及相与論
其幾乎天漢祖之臣莫踰三傑而子房又三傑之傑者也頃聞

乘於高祖而為高祖所感子房之謀也是子房非特三傑之傑
并傑於高祖項羽夫且高祖為是三傑之目者忌之上萌也子
房知之請何謂信不如此故卒受下獄之辱美族之禍子房晏
然無恙天禍不在於禍之目而在於自三傑之時天下未定子
房出奇无窮天下既定子房退而如愚受封擇小縣偶語不先
發其知幾為何如哉誠所謂大丈夫也矣固虛曰吾於宋得一
人為曰陳圖南五代之亂古所未有不有英雄起而定之則亂
何時而已乎圖南窺見其幾有志大事往來閩洛豈是浪遊及
聞趙祖登基驟駭大笑故有厲猪人已着黃袍之句就巳字觀
之蓋可見矣既而拂袖歸山白云高卧野花啼鳥春色一般遠
引高騰不見痕迹所謂寓大巧於至拙裁大智於極愚天下後
世知其為神仙而已矣知其為隱者而已矣孰得而窺其突奧
方之子房有過無不及久亦有言英雄回首即神仙豈不信哉
君美曰二公鍊着名山塵埃富貴同閱尚論猶似未能忘情者



豈不為脩行之累乎二人大笑曰衛君平日議論如此之高今
 之識趣何如此之下夫循行數里嗚呼吟儒之士首能經鳥
 伸導引服氣仙之糟粕吾之所謂修行者豈在是哉因引君美
 周視其家錦綺充盈金玉山積各有美人掌之最后至一山岩
 中有醜髑百枚二人指曰此世間不義人也余得而誅之君美
 為之吐舌七久不能收明日大設宴君美首席兩美人捧牙盤
 盛明珠十黃金百兩為壽君美不敢却但唯上謝於是劇飲大
 醉本无賦詩曰

盖世英雄盖世才 關河百戰起塵埃 遼東白鶴空留語
 天下黃金漫築臺 壯志已成終古恨 殘帛付与后人哀
 東風万斛曹瞞艦 尽化周郎一炬灰
 固虛續吟曰
 豪傑消磨歎五陵 愛衝烏帽氣填膺 眼前不是无英雄
 身后何須割愛兵 當道有蛇魂已斷 渡江無馬鐵難磨



可憐一片中原地 虎嘯龍騰幾戰爭
 其詩大抵類此則其人可想矣君美知所吟不能出其右乃製
 喜遷鶯一闕執杯酬謝於二公自歌以侑酒詞曰
 乾坤如昨歎往事凄凉長才蕭索景物都非人民俱換非是
 舊時城郭世事恰如棋子富貴方知難着勝与敗似一場春
 夢何須驚馬蹀 寥寥相見更萍水異鄉爛熳清言酌說到英
 雄身自夢遊盡劍鋒蓮銛看破浮雲變態休問誰強誰弱堪
 歎息這一番歸去似涼東鶴
 明日求歸二人曰唐有紅線今有碧線當令送君也至則一好
 女子其年可十七八負竹箱隨真文同送君美青城道上顧謂
 曰後會誰期請為起舞碧線開箱取白兔四大如雞卵乃雌雄
 劑也二人引而伸之飛躍上下須臾天地晦冥風雲慘淡惟於
 塵埃中見電光翕歛交繞互纏君美股戰行不成步回尋其居
 皆味壁穿崖殊无有路君美乃气不得出目不得合常苦乃在



其頰心膽俱落程應失二人所在仙碧綠旁立君美倒皮袋中
 酒共飲同夜握君美乎東南而逝將三更許抵家但見金珠在
 榻碧綠亡去久矣竟不知其何術也洪武二十年君美有茶單
 公鉉為庫官門為人道婦翁事亦以此昭合焉

秋夕訪琵琶亭記

洪武初江吳沈韶年弱冠美姿容詩李薩天錫字季濬伯京皆
 為特輩所稱許嘗和天錫過嘉興詩韻題吳中二首云

七澤三江通甫東	楊柳芙蓉映湖水	閨門過去過盤門
半捲珠簾畫樓裏	藤蕪生遍鴛鴦沙	東風落盡棠梨花
館娃未遠走麋鹿	清夜鬼燈籠落紗	三高祠下東流續
真娘墓上風吹竹	西施去后傑廊傾	歲上春深燒痕綠
東南形勝繁華里	一片笙簫拂江水	小姬白苧製春衫
佳指蘭桡燈見裏	姪瑩歌樹臨鷗沙	粉牆半出櫻桃花
採香姪蝶飛不去	撲落輕盈團領紗	吳歌子夜傷離難

沈韶家居衆勸欲仕



柳陰吹散柯亭竹 范蠡扁舟去不回 惟有春波照人綠

他詩皆此類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復利其賄或為
 孝庶或欲保為生員旁午紛紛殊無寧月韶雖不吝於財實厭
 其撓乃謀於妻兄張氏曰如之何其可張曰惟有遠遊差可避
 耳韶然其計乃拉中表陳生梁生乘舸我巨扁載萬億重賞邀
 遊襄漢間次于九江府愛匡廬之秀覽彭蠡之清笛連郡耶吊
 古尋幽衆稍譏之韶不恤也因歎曰吾侪幸家富年少粗知文
 墨茲行蓋避人耳豈能效王戎輩執牙籌屑計刀錐之利哉
 遊益數偶秋雨新霽水天一色韶偕梁陳二生同訪琵琶亭吟
 白司馬芳花楓葉之篇想京城女銀瓶鐵騎之韻引睇四望徘徊
 徇久之于時月明風細人靜更深方取酒共酌聞月下彷彿有
 歌聲不遠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顧錯愕梁生戲曰得非商婦
 解事乎韶曰爾時樂天尚須千呼萬喚今日豈得容易呈身哉
 陳生曰老大我眉琵琶哀怨縱使尊前輕籠慢撚適足以增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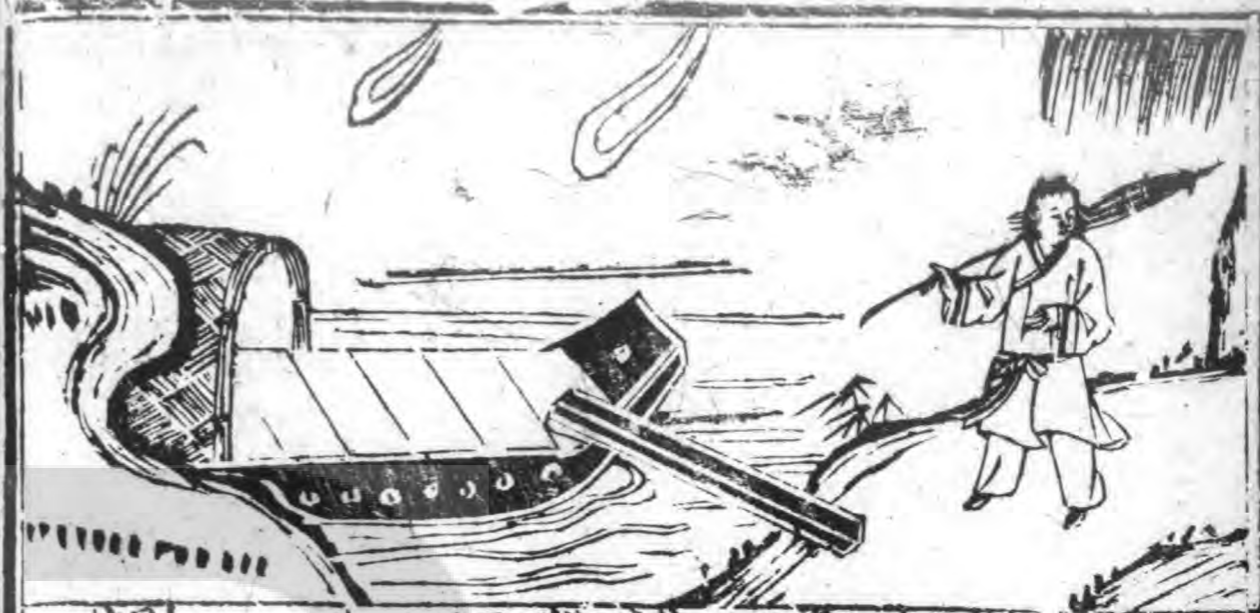
涯淪落之感豈能醉而成歡耶韶曰且靜聽之良久而寂酒罷
 回缸竟莫知其何故獨韶送客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實踟躕
 之間了無所見與聞躄倦方欲言還忽奇香馥郁縹緗而來詔
 異之延佇以俟茶頃一麗人宮粧豔飾貌類天仙二小姬前導
 一持黃金吊炉一抱紫羅綉褥再上登皆意必貴家宅眷臨賞
 于此隱壁後避之小姬鋪褥庭心麗人席地而坐顧韶曰何得
 有生人氣無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懼其使人搜索超出拜見
 且謝唐突麗人曰朝代不同又無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諸郎夜
 來談笑以長安娼女浮梁尚婦見目無亦大過乎韶倉卒莫知
 所對麗人呼使同前辭讓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問其姓氏麗
 人曰欲陳本未惧駭君聽然吾非禍於人者幸勿見訝妾偽漢
 陳王婕妤鄭純娥也年二十而死濱于亭近二侍兒一名鈿蟬
 一名金鳳亦當時之狗彘皆臨素有睡氣無靈風情不以為怪
 也麗人曰妾况鬱獨居無以適意每於此吟弄聊遣幽懷詎意

佳客屋

昨宵為諸郎所據敗興浩歌而返今幸對此
 以償矣使鈿蟬端取酒殺飲於亭上自歌其詞曰
 昨日所謳之念奴嬌也詞曰

離上禾黍嘆江山似舊英雄塵上石馬銅駝荆棘裏闕遍殘
 笛寒暑飢戰灰飛旌旗鳥散底處尋樓櫓嗚叱咤只今猶
 說西楚 憔悴玉帳虜琴燈前掩面淚交飛紅雨鳳輦辛車
 行不返九曲愁腸謾若梅瓣疑粧楊花翻曲回首成終古翠
 螺青黛絲仙慵盡眉嫵

歌竟勸韶盡飲數杯後韶豪態逸發議論風生與麗人談元末
 群雄起滅事歷上如目覩且詢陳主行事之詳麗人曰春秋為
 尊者諱為親者諱此非妾所敢知也韶曰余請遂言其為人約
 上然而少英斷買上焉而昧幾微委任臣僚非才者眾如陳平
 章姚平章皆斗筭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
 乃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武弁則縱情酒色文吏則



惟事空言城門狹而弗能容董安作飛槁九江陋而銳於建都
 猶餘故址如此之類可笑甚多况復潛弒壽輝頭居厥位改元
 建號弟兄井底之子陽極量淺謀奴僕江南之李景而猶奮振
 塘臂拒抗應揚豕豷蛇狙大將已殲於湖水鯨誅鯢戮幻身旋
 斃於前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艱難者特
 五大王一人而已嗚呼當辟雄鼎沸之秋居草昧風塵之日而
 謀臣智將佛士才官塵上若此烏得而不敗亡哉麗人凄然泣
 數行下位已收淚曰且談風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懷抱作惡耳
 因口占一詩曰

鳳艦龍舟事已空 銀屏金屋夢魂中 黃蘆晚日空殘壘
 碧草寒煙鎖故宮 隧道魚燈油欲盡 粧臺鸞鏡匣長封
 憑君吳語興亡事 淚濕胭脂損舊容
 誦而索和韶即依韻贊以酬之曰
 結綺臨春萬戶空 幾番揮淚夕陽中 唐环不見新晉鏡



漢班猶餘舊守宮 別死秋深黃葉墜 窻園春盡碧苔封
 自慚不是牛僧孺 也向雲階拜玉容
 麗人惜上曰可謂知音於是促席暢飲共宿于亭相與講歡一
 如人世少為天上鳥啼城頭鼓歇兩人扶筇而起曰今夕當歸
 舍中謀為父計不宜風眠露宿貽俗子輩嗤笑韶頷之亟返逆
 旅則陳梁二生緊候開舟乃給曰昨得家書促回甚急必有他
 故不得同行笑二兄先往沿途見候小弟暫尔一歸隨當趕上
 幸為預贖縮項之鱗多買團脐之蟹三兩月間當同醉習家之
 池共尋羊公之刻倒接離歌大堤庶幾斯遊亦一時之快也二
 生信之執手而別韶是晚再去金鴈已先在矣遂道過其北竹
 陰中半里餘見朱門素壁燈燭交輝繞及重堂麗人迎笑出紫
 玉杯飲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勸郎意亦不薄矣宿留月餘不
 啻膠漆一夕麗人語韶曰妾死時為侯方盛主寵復深故王匣
 珠襦殯送極一時之富貴出宮神道墳塋備一品之威儀是致



五体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君君愛女南極夫人偶此嬉遊授妾以太陰鍊形之術為之既久不異生人夜出書藏道遙自在君宜就市永青羊乳半杯勤上滴妾目中乳盡眼開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潤其兩背屈指三旬欻然能步或同携素手遊術隧中或並倚香肩笑歌亭上与韶論舊事曰未及十三三年便成陳迹吾主一日讀天寶遺事而喜之故春秋宮中設宴令妾輩競簪奇花親放一蝶上聞花馥飛着釵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謂之蝶幸且喻妾等曰昔唐明皇慶為此戲揚妃專寵不復奉行朕則不然罔分厚薄汝輩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衆皆叩首謝又曰主嘗得元進士沔陽知府劉聞待以殊礼萬幾之暇引入便殿從容顧問曰聞卿為太常博士甚有聲名果尔乎聞對曰臣為礼官值至正三年冬十月戊戌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當拜否臣進曰寧宗雖弟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問公弟也僖公兄也聞公先為



兄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從之五主又認之曰爾仕中朝未嘗顯要而文章李問目不容掩其以事元者事我不患不至大官聞頓首謝主又曰卿与李黼同榜黼不死我當厚用之然黼自為其主幸獨得卿聞卿善為詩近有作否聞對曰臣不能死義不他於黼嘗以杜甫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為韻賦十詩見志今皆忘之止記其一耳詩為陛下誦之因跪陳之曰

世運厄陽九 干戈禍生民 陵谷有高卑 一朝易具陳
 間關中郎將 慷慨遠與巡 志同事乃異 非有屈与伸
 堂上李江州 求仁而得仁 清風已千載 而我猶為人
 既退主顧近侍曰其辭漸矣由是陋其為人無復進用之意斯人者正朱文公所謂文人無行以妾觀之不特凝碧之王維欠死之范質為可罪哉韶聞其論心甚服為其所言多當時宮掖間事多不悉記奈何韶迷恋情深卿関念淺春來秋去四載于

韶与麗人感旧歡飲月



茲雖比目並游之鱗或翼双棲之羽未足以喻其綢繆婉婉也
是年冬初麗人無故忽潛然淚下悲不自勝怪而問之初則隱
忍弗言繼則奉書大動韶慰解萬方乃一塔齒曰与即真契盡
在來朝故不竟悲傷至此耳韶聞之博惶感愴欲自縊於隙間
麗人不可曰郎陽壽未終妾陰質未化儻更沉溺世緣致君非
命真司必加重譴彼此牽纏何時是了兼之定數卒莫能逃縱
曰舍生亦為徒死韶乃止金鴈鈿蟬輩亦依上不忍捨或設飲
食与韶送程既曉麗人奉赤金條脫一双明珠步搖一對付生
曰表誠寓意觀物思人再會無期願郎珍重親送至大門之外
掩袂障面而还韶猶悲不自已殘淚滿眶顧盼之間失其所在
乃重尋原店安下收拾歸吳越數日梁生至自襄陽陳生客死
房縣乃各韶首約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條脫步搖示之乃驚曰
此非塵土間物奇宝也誠子之遇仙矣韶叮嚀謹切使勿輕言
故人無知者同舟歸家及門則妻死矣乃以條脫一故投回

陳生与韶記漏故里



回肆中賣得鐘方錠於虎丘靜處建齋請道士鶴林周玄初
設靈室鍊度三晝夜薦妻正齋之夕伺道士行朝皆退親寫心
詞一封潛於香爐焚之以資麗人冥福醮罷玄初夢一婦人一
姓張一姓鄭從二小娃來謝曰妾輩俱承善果已投龜臺金母
侍宸矣言訖駕祥雲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詰韶曰君昨所薦只
主闔張氏何又有鄭氏等三人焉韶心知為麗人鈿鴈伴為不
解曰吾夢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誰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
梁生一人故生有琵琶佳遇詩并附于此詩云

憶昔少年日加冠礼初成春衣紫羅帶白馬紅鞵纓
昔拚繁華迴還十里路荷花窺紅問綠謝遊冶與余共
河槎星河留運盆浦邊空亭醉訪琵琶絃銀篋擊節不堪問
錦襪生塵殊可憐蘆山月上猶未去嫋嫋玉貌湖邊遇
鈿鴈双嬌繞直入金屏最深处春風東來綻牡丹洞房香霧
銷板關金情貫作雲雨夢鴛鴦枕生愁清夜閑前朝佳麗誇環

詔不娶投玄初習雷法



事父母听命詭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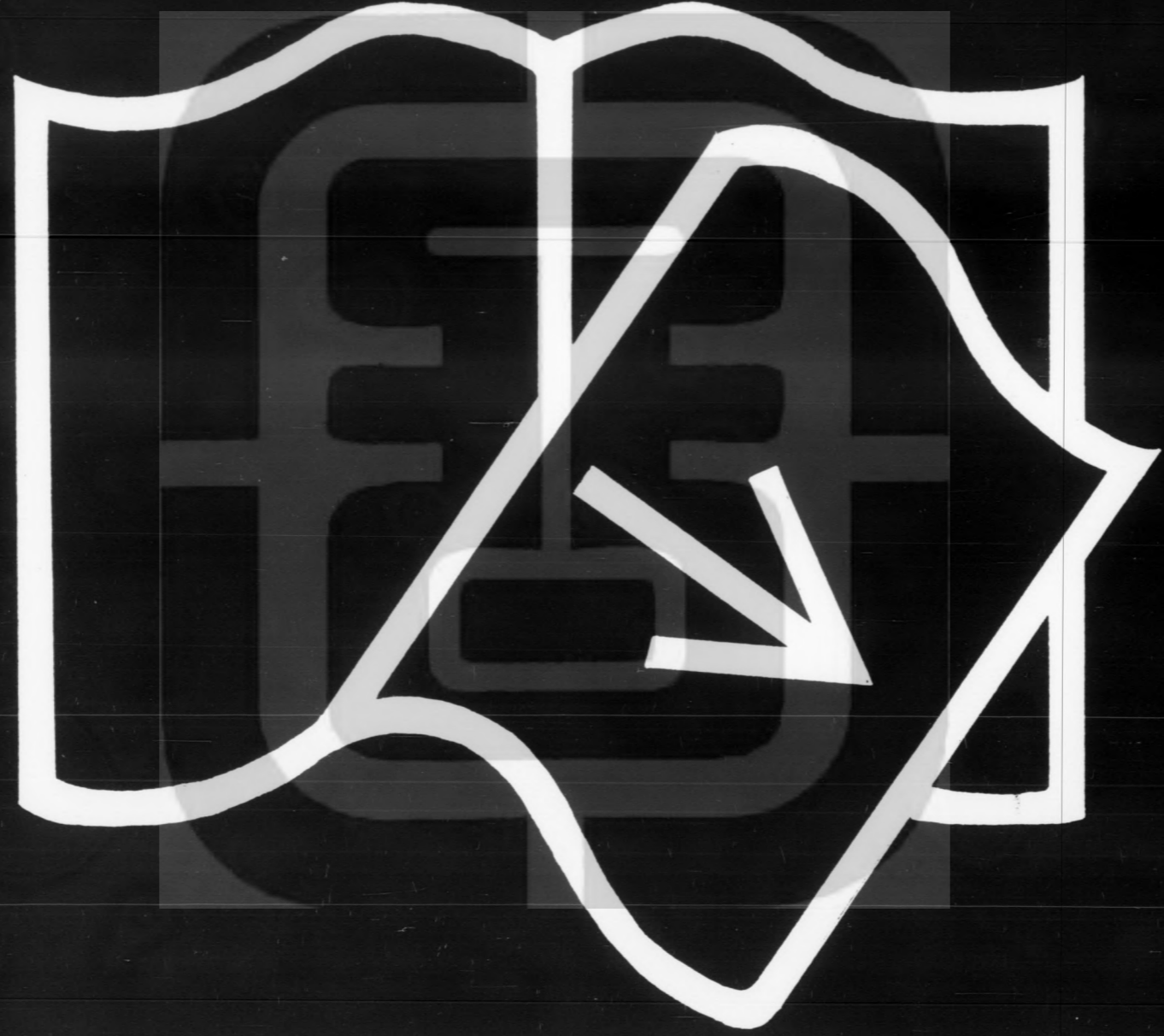


燕圖出千人万人羨大真顏色趙肌膚繡帳懸燈幾回見情
緣忽斷兩分飛歸來如夢還如癡縹緲裏盡得千金贈凄凉忍
看徒傷悲徒傷悲難再得當初若悟有分離此生何用逢傾
國
詔從此不復再娶投礼玄初為師授五雷斬勘之法往來兩浙
間驅邪治病禱雨祈晴多有確驗后失所在近時有人於終南
及嵩山諸處見之疑其得道云

馮止傳

趙寫字文鵠東平趙孝女也幼時家人以香膏雜飲食中啖
之長而体香故又名香兒有才貌喜文詞猶精於前製刺繡之
事又欲以嫁近隣之才子柳頴而寫亦深願事焉許而未聘會
頴家坐事日就衰替寫母悔之以適繆氏繆雖富室而子弟村
朴目不知書寫就嫁而鬱鬱不得志凡佳辰令節異卉奇葩輒
對之掩鏡悲吟閉門愁坐景之接於目事之成於心一寓於詩

積而成快名曰破琴橐既三月而繆生死寫尚父母家次年冬
頴亦喪耦乃遣人復申前約而求娶之舉夫婦弗許頴必欲成
其姻蓋聞寫之賢而悅寫之貌也乃庶得穿珠匿婦王媽也者
出入趙氏甚熟且言聽計從重賄媽也求勸親焉無使私問於
寫微干其意媽也許諾往趙氏說之曰若身久懷一事爽欲奉
告於君以多故未暇今適其時不容更緩未審公夫婦尊意若
何幸曰何事媽也曰賢女孀居服將闋矣憐聞柳氏復舉前盟
公堅執不從不知成筭何向且始先開口出自名門因其家為
事貧窘遂負初意兩下各自締姻固已絕望矣誰想令愛喪夫
頴亦喪婦迨出前定似非偶然况頴孝問文才視昔繆生百倍
不可同年而語寫也心事諒必無嫌更其家温裕大勝繆時如
頴少年豈終困者有婿若此何志棄乎舉聞語慨然而從媽也
復密勸公寫曰頴之慕爾若大旱之均土云霓今尊君既許好事
即諧然既遇知音爾不可无一語以答其深意弟恐他日相從



原件短缺

鷺之欲納趙為聘



悔之遲矣鷺甚然之而難於啟口乃作書附媽曰曰
 妾本良家幼承慈訓調鉛傅粉深歎中閨執臬治絲謹循內
 則惟知紉針而補綴未解舉掖以齊眉天與榮華親憐巧慧
 水如神而玉為骨嬾如領而手如羹正及芳年遴選佳婿詎
 期薄命竟配下流遂爾辜其出眾之才屈其傾城之貌歛茲
 怨悔寓歎詩詞對月白之宵遇清風之旦強與語強与笑鷺
 伴山雞觸於目觸於心鴉隨野鷺孰料庸才短折孱弱孤弊
 土木形骸惡况整空於眼底風花情性出際尚鬱於尊前徒
 懷荼毒之悲水抱淑真之恨已耳棄置過辱聘求蓋以伸前
 時之好言作後日之佳話誠願託身貴族委質明公挽桓君
 之鹿車吹秦娥之鳳管願華志以借老莫投身而相從未侍
 光儀先申愚悃惟交期其諒之
 媽七選賀曰可謂矣請以百今為賞穎曰若余士濟百今豈於
 母惜乃出鷺簡付穎七讀而雀躍曰真所謂窈窕淑女其可



曰悲分四拍
 所用况其夫在何忍雷之當即遣還穎乃奉你珠且瑞黃金排
 釵各一事于夫人夫人即呼亦為使穎頌去於是夫婦相携拜辭
 而引其曲亦錄於此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后元運衰夫与妻兮忽此離公身
 母兮生死安可知狼煙四起兮沸鼓驚鋒鏑成林兮盛旌旗
 人民塗炭兮城郭壞礼義滅亡兮法度隨金身流落兮天一涯
 腸欲絕兮心孔悲山可平兮河可塞妾怨苦兮无窮期
 右一拍
 蜂蟻虫聚兮豺虎羣心毒狠兮体腥臊煙塵傾洞兮人鼠处
 寒沙暴骨兮没蓬蒿亡家遇乱兮傷吾曹义重命輕兮如鴻
 毛誓捐此生兮期弗辱仰天俯地兮独煩勞
 右二拍
 棄貧後兮逐竟愚東西轉徙兮卒無寧
 妾命是樂兮殺戮



原件短缺

夫 齊夫婦重相見



是婦所在剽掠所過為墟發塚墓焚燬室戶閨門窮
号被尸驅舍生取義号捐微軀誰云女婦号丈夫弗如

右三拍

行处坐处号思念我卿曲地角天涯号不見我骨燻燻亡白
沒号家傾覆逃竄苟活号被驅逐仇儼離背号何賸復幸茲
陋軀号得免汚辱誰為义士号揮金玉哥行路号妾身賸

右四拍

穎變既復合乃相与謀曰世方離乱人不聊生吾夫婦雖重得
團棄而前途向去端来可保莫若遠遁於深林大壑市少避气
埃以需時泰乃隱於徂徠山麓夫耕於前妻耘於后同甘共苦
相敬如賓異缺梁鴻死公王霸亦求可與優劣論也卿問遠近
頗化其風一日穎出城見米遇賊獲之曰爾當名义矣當送田
將軍任以官職不患不富貴也穎瞠目大罵曰新頭賊吾良從
汝反武成殺之道上却舍奔牛口亦

顛齊双節同葬于此



其血而手揜之積薪焚之穎燄既燔

為之

然曰古稱烈婦何以加之火城隣里拾其遺器殉之化
石表其塚曰双節之墓君子曰

節義人之大閑也士君子講之孰矣一旦臨利害過患難鮮
能克蹈之者豈幽女婦乃能乱誰中全節不汚卒之夫死於
忠妻死於義惟其讀史達礼而賦質之良天理民彝有不可
泯世之抱琵琶过别船者聞焉之風其真可愧哉

新刊金瓶梅燈餘話大全卷之二



新增全相龍生者本建康人遠祖仕宋為京官從隆祐孟太后

廣西左布政使廬陵

李昌祺

編撰

翰林院庶吉士文江

劉子欽

訂定

上杭縣知縣時江

張光啓

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

春同校

綉行

鳳尾章記

洪武中有龍生者本建康人遠祖仕宋為京官從隆祐孟太后南遷晉家江右子孫蕃衍世守詩書星行第八六七歲時長者教以詩軸能成誦九齡曉屬對作五七言絕句詩皆可觀眾以聰明許之生有姑適祖氏者特愛生七往來姑家甚熟祖有異母兄弟同居各嬰兒後惟嫂陳氏及二子三女存長女次女皆適人惟幼女在室絕有姿容長生三歲生雖少年穎敏而馴謹不好頑弄且善伺人意故祖氏一家聞生來莫不歡喜女亦視生如弟兄不復迴避女母聞生姑稱生長進好學深欲婿生女



亦蒼鷺囑目祖中庭植鳳尾一株已百年生吟肅其側女窺無
 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結婚
 我亦願為子妻託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遂否僅姻緣
 會合得為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則耕家子
 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生雁白得渠為配足慰平生因
 指鳳尾誓之曰若余事成開花結子事若不成枝枯葉死誓畢
 散去生盤桓祖氏大小悅之女猶敬慕為至親捧茶與生取
 茶回女戲曰茶已喫矣不患不成家人聞之亦不問也會主姑
 與練妯娌參商陽為從吏陰實祖之故生父母猶豫女未知也
 生以告女曰子既未便開親我亦不即納聘當與老母謀必得
 子為婦然後已女家貧未嘗有繒纈之飾粉黛之施而荆釵布
 裙畧無垢汙下至足履亦沙白如雪燕之賦性和柔婉婉特甚
 機杼之精剪下之巧為一族冠二嫂酷姑之女不較也生重其
 為人愈有仇儷意之難得良媒姑又

月生既冠云一二子業女家蹤迹稀矣然女念生未嘗去懷惟
 毋知其情喻之曰吾又遣人往彼談汝姻事早晚當有定議汝
 勿煎熬徒損容顏逾旺生至雖主姑家而意在於女留數日二
 嫂俱歸留女獨紡小樓上樓下一深巷通後園巷半磚砌磴道
 以登生從園中還聞女車聲徑奔女所女見生來喜氣溢面輒
 然叙禮與生對坐且紡且談因以已年庚告生使生推筭卜其
 諧否又與生話家事甚悉生感其意口占一詩贈之詩曰
 曲房深處一枝堦 紅艷何曾失露華 素質白蘋千嶺土
 香肌紅映六銖紗 金鈴有意頻相付 繡幄無情苦見遮
 憑仗東皇須着力 向人開處莫教差
 女不甚讀書失字而已語生曰子宜解說俾我聞之生一一數
 釋其義女笑曰他日得待房帟子必教我七雖愚暗又當能之
 生曰婦人女子偏是聰明以子慧心學之易之因代為答詩曰
 深謝韶光染色濃 吹開準擬倩東風 生愁夕露疑珠淚

寂怕春寒損玉容 嫩蕊折時飄蝶粉 芳心破處點猩紅

金盤華屋如堪薦 早入雕闌十二重

生復憂人為詩意女曰常聞子才調敏捷今觀信然使我傾
 仰彌以因目生父之曰子精神意氣决非庸人後當貴顯我欲
 以蒲柳之質為託者非有他也以父早亡母年漸老長兄書寫
 公門次兄陷身更役二嫂悍惡子所深知但得遠離克獲付託
 絲羅子縱無官不為命婦亦不失為士大夫妻万一流落俗子
 手中有死而已惟子念之圖之生自初悅其貌不料其淑懿有
 失若此自是拳上婚議惟恐蹉跎俄而女兄呆以吏敗家事亦
 落生父母無意締盟謝而辭之遂缺望矣生私作長歌一篇寄
 焉歌曰

我昔正名年笑騎竹馬君床邊手持書榜共君戲君身似玉
 顏如蓮愛我月明耽筆硯經史文章萃驅使風雲聚霧縹緲
 唇鳳尾何如幾回見層樓窈窕洞房深春纖縷上抽冰縷上



生與真人感偶夜盡多女人

脩不來奈若何羅帶同心竟乖韻綉襦甲帳隔天涯未解誰
 魂李張情君知許嫁誰人家我行射策黃金殿回首清湖夢
 寐中目斷巫山淚如霰

一日文母留烟感家二嫂尋房與女大鬧文深外門閣性復善
 良莫敢出言又不能罵然不勝憤兼之晉約秦盟遽然斷絕憂
 涼憔悴踴上無聊是夕竟溢死接上母啼哭之慟手自洗殮於
 胸前得一綉囊密貯杏棧一幅視之乃生所寄之詩也母不遠
 其意仍置棺中生聞女死託以省姑走吊焉至則珠沉璧碎玉
 殞花飛將入木矣生涕淚如雨悲不能堪送歸葬所掩壙成墳
 而歸後數年生果高科要識烜赫于時雖別取妻妾意不忘女
 常與天師無為張真人論鬼神偶及女事真人見生切上為飛
 章拔之載數日生夢女曰妾從辭世二十餘年陰府有籍以妾
 當生三子壽至六十數未克終卒于非命俾再為女人了其夙
 業而感家真人道力天符忽下今往河南府洛陽縣在城胡氏





家為男子美感君深愛生死不忘但恨无以奉報耳然君方當
 富貴位極人臣福壽豐隆子孫昌盛言訖拜謝而去行數步復
 回顧云即善自珍妾永逝矣倏然而滅生既竟迨無以為懷遣
 人往女家視鳳尾枯死已數年矣生遂作哀鳳尾歌傳於世云
 有草有草名鳳尾仙人種在丹山裏世間百卉避芳菲珊瑚
 宝樹差堪比翠羽絕似鳳凰翎號以佳名曰鳳稱海上行蓬
 珠露温洞簫品徹綵雲停娟上苑上猶真靜琉璃刻葉琅玕
 柄九苞健翮時下來五色奇文爛相映日影照耀晴飾金威
 夏偏風滿杯豔陽不作桃李態晚歲實堅松柏心華堂清
 麴推新翠曾與飛瓊翠陰會倚叢未許數偷香指樹惟期終
 作配那知萬事終非真幽芳淑質俱成塵綺檻靈根凋百歲
 綉房麗色殞三春鳳兮偶昨來過此弄玉臺空鳳尾死鴛鴦
 瓦落野棠青孔雀屏欹土花紫感時抚舊恨悠上碧羽瓊鞋
 万古休收砌頽垣蛩吊日荒煙老樹烏啼秋花草重載春又



縱鏡破釵離水分散因歌鳳尾寓深衷昔與多情後人嘆
 武平靈怪錄
 齊仲和名詒潼州人本富家子夙有學問頗能文章然家狃不
 羈用財如糞土至正壬辰紅巾寇亂家業為之蕩然遂東西奔
 走寄食於人嘗往來武平項子堅家為館客子堅故傲驟然發
 跡欲光飾其門戶故婚嫁必裝設閨閣樹耀於人名宗右族之
 貧窮不振者輒與締姻此則慕其華腹彼則貪其富貴書翰故
 笥匪冊衣錄之類皆仲和粉飾不知者謂為真衣冠家矣洪武
 五年子堅死二子榮可貴何特威事葬子堅臨汀山中距其居
 五十里仲和為述行狀請銘於未太史景濂且築掃全庵于墓
 側宏偉壯觀儼然一坊割田二百畝飯僧仍請南華本如真公
 主庵事狀元金溪吳伯宗記之仲和往返庵適當途過必留宿
 是歲有小幹往福州為人留館者數載已而貴可辟孝廉除嘉
 興府同知倭夷登岸失不以聞彼罪死秋官獄中家產籍沒庵



田入官僧采散去洪武乙丑仲和歸往訪項氏抵庵暮矣遂假宿焉不知項亡而庵廢行入方丈寂無人聲遍視僧房或開或闔最後至一室僧坐榻上聞人足音訝曰誰耶仲和告以姓字僧情中應曰然則故人也請坐仲和詢僧名對曰山僧初有幼妹君及見之今忘之耶仲和莫曉為何等語復詰餘僧安在曰偶赴水陸齋會於施主家惟山僧父患風痺不能下牀故在庵耳惜行童俱出不意公來客供俱無之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飯僧曰案上有殘豆數合公若不嫌請取食之仲和餒甚撮而嚼焉因問項氏動履僧曰故無恙仲和倦欲求寢僧曰此中有數客每夕來就山僧閑談少選當至恐公不安仲和問何人曰皆近村良家亦有與項氏親戚者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須更二人先入五人繼至僧曰今日偶值須宅獲宅下顛留宿於此諸公勿訝仲和就請眾實事會先至者曰余石子見毛原頴也繼至者曰金兆伴曾在合中禮上官蓋木如愚也仲和謝曰燭燈

仲和四歸暮投曰庵宿



俱無不政行乞之不凡罪衆應曰既為項氏館賓又是山門熟客相與一家何罪之有遂共僧講論辨若懸河臺上不休深造佛諦僧曰諸公久得禪蛻當避機鋒然文士在席何不且撥空談更裁佳句以為情宵歡樂之資爾衆曰諾子見先吟曰
曾檀文房四宝稱 畫齋鵲眼勝金星 華笈法劑長為侶
圓鏡方琴巧製形 銅雀隊臺成鳳味 玉蟾吐水帶龍腥
莫欺鈍壽渾無用 會與維摩寫佛經
原頴詩曰
早拜中書事祖龍 江淹親向夢中逢 遠謫秦代蒙恬巧
近諭吳興陸頴工 雞距醮來香霧濕 狸毫點處膩朱紅
于今贏得晉空館 老向禪龕作秃翁
兆祥詩曰
身殘面黑眼生沙 棄置鹿瑛野納家 僧病幾回將藥
客來長是使煎茶 無緣不復勞烹餅 有漏從教老歲華



昔日炎七今寂寂 莫將冷熱向人誇

瓦合詩曰

家貧無底欲依誰 散木微軀久覺衰 孔聖絕糧寧敢愠
 范舟之米豈辭飢 當年墜地何須顧 此日生塵不可炊
 捐拙煙消灰燼冷 烝土踏窳欲何為

以禮詩曰

幼身如絮太輕鬆 慣覆盧能與贊公 裏刺茶不因兒惡卧
 繒穿只為匠難縫 塵灰積厚無人洗 蟣風生多欠火烘
 零落半歸虫鼠蠹 固知色相本來空

上官蓋詩曰

常人驟漆貴人朱 生元憎嫌死者需 除是昇飛無用我
 苦還解化也須余 能函蓋世英雄骨 解殮傾城豔冶軀
 寄語芳塵世客 百金莫惜預先儲

如愚詩曰

長鬚古鬚骨稜稜 心腹空空不減增 早悟有身應有患
 可堪無仗更无僧 類依就室行將腐 久想充門去未能
 朽木枯骸禪寂味 一宵清話勝聞經

仲和過怪奔心庵



吟畢抚掌大笑傍若无人忽月约雲開月光穿戶隱見諸人
 状貌或矮而駝方或瘠而頭銳或異面而一臂甚長或烏帽而
 一軀極短徐行者翩上然却被毡屹立者亭上焉而寄壁取後
 一老頸若生鱗伸和異之方欲諦視僧忽曰清風先生羅本素
 至矣衆皆起迎遂見一叟縞衣竹杖態度閑雅兩袖翩翩上搖
 而進揖衆客而言曰諸友今夕之吟樂乎原穎曰先生何後也
 各誦所作呈之先生曰諸公自道甚佳但不免為外客所怪以
 禮曰客雖未老安早晚當與上官公同載矣抑又何復先生語
 僧曰吾師何故各作曰待公來同賦耳乃朗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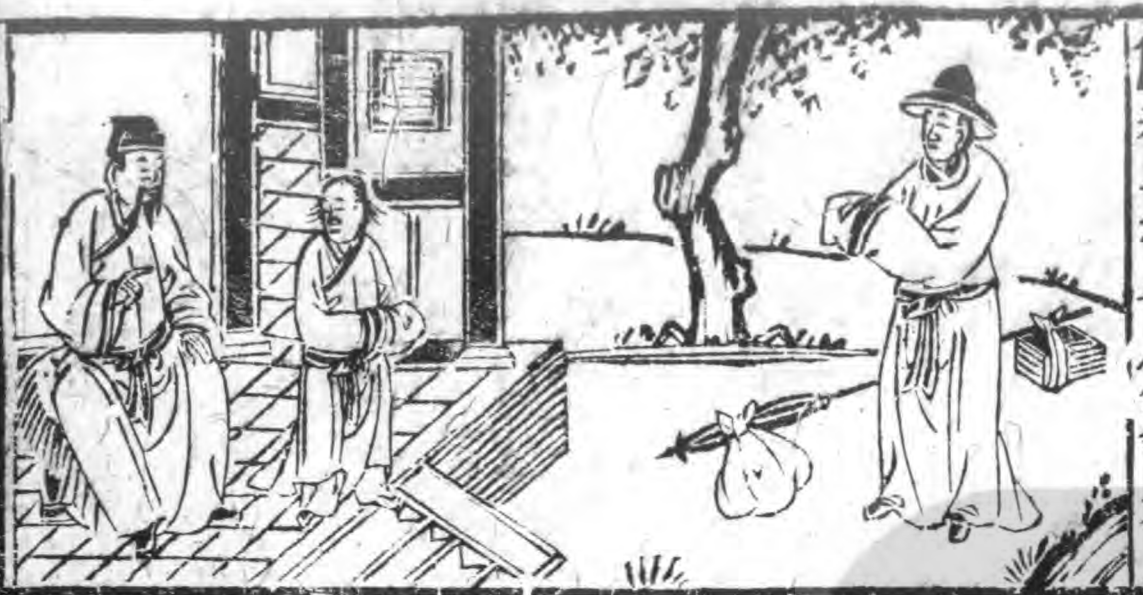
厭見閻浮劫火紅 荒山獨守化人宮 三千世界者成幻
 百二山河盡屬空 衣鮮亂髮悲伏毀 床頭不掃狂僧慵



難尋物外逃禪侶 罕遇橋迷入杜翁 猛虎每游蓮座下
 怪禽多宿繡幡中 青春滿院新經兩 黃葉飄金粟不起風
 一對金剛蠟篆回 殘尊羅漢鼠穿胸 殘經缺字函七損
 古器成精件上雅 廣殿窓開留月照 閉門鎖脫情雲封
 謾憐衰朽煙霞骨 莫起雜類土木躬 良夜豈期佳客佳
 清吟况與故人逢 茶間殘豆充饑腹 梁上深媒染病容
 行入輪迴歸敗壞 不須辛苦笑疲癯 莊嚴未必成三昧
 遊戲何方運六通 梅子熟時圖竟性 松枝偃處記遺蹤
 欲知吸盡西江意 只聽晨雞與者鍾

清風先生深贊其妙亦歌曰

臨汀山川惟說武平層 恁峙秀巖水瀉清蒼
 危磬吉壤曰虎 開佳城青鳥叶卜筮 玄武迎休禎形環勢抱相回
 係信是天 造地殷成當時項家兩孝之壘 父於此守噴勞
 帛全復構招 提宇遠請貞公作庵主租糧百碩佃人供
 鍾鼓三時與吉舉



知早投身處公新元因

能幾年邊如許馬斯風 馳泣雨常任之由官所取門徒之儂
 俗為倡檀那一去寺久荒清宵賦詠來諸郎毛生流韻才偏
 銳石公持重行 方如禹宇柱鬚脫而衰朽北祥失柄蹇息
 而要涼皮家之翁衣被絮絮始禱禱風爭聚在合散誕少持
 推上官亮狂使人俱蹇 放浪號清風老大佛收玉虛容平
 生掃遍天下無族親尚在抗城中 痴僧貧病碎奔走枯木寒
 灰身土偶無心望賜紫袈袋 默參潛悟情開口齊諧非是志
 怪徒相逢且復為嬉娛 功名富貴盛浮世 声色根塵非幻軀
 參橫斗落金雞曙 回首東西分散去 要知物我兩相忘居士

墳墓夜談題

逡巡間墜兔收光 遠雞戒曉衆賓遽散 不知所之仲和出視
 莽然空庵 還覓病僧 獨一泥像 觀背間題字 年月正仲 知寓庵時
 所塑者 今已剝落 始悟山僧有此幻躰 君及見之 上言復過 別
 室 惟敗硯支 明赤筆委地 鼠糞堆積于案間 因思所食殘豆 且蓋

仲和歸家抱病終身



是物也又有爛絮被一沓舊羅扇一握既生塵而欲破鉗無柄而半穿柱掛木魚壁倚棺蓋仲和大駭奔走出門行數里乃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云此地聞無人居復多奇怪子昨夜宿於何處仲和條以語之翁曰險矣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項氏遭禍墮庵圮毀其家寄一書來于彼近亦被人劈而為薪止餘蓋在于子所遇石子見毛原頰非硯與筆乎金兆祥曾瓦合非鉗與既乎皮以札則被字木如愚則木魚上官蓋為棺材羅本素乃舊扇即子所視故物顛倒為惑也其口有與項氏親戚者蓋指棺而言耳棺為項氏故物故曰親戚也仲和默然惴慄特甚即日回家果得重病因憶早晚與上官公同載之言料必不起遂却醫藥妻子交口勉之仲和由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藥求醫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嗚呼若仲和者得不謂之曠達之士哉

瓊奴傳

瓊奴姓王氏字潤真常山人二歲而父歿母童氏推瓊奴適家

母再適沈家



人沈必貴沈無子愛之過已生年十四雅善歌辭兼通音律德上客四者咸備遠近爭求納聘焉時同里有徐從子劉均玉者請婚猶切徐本華貴而清貧劉實白室而暴富徐之子名哲郎劉之子名浚若皆儀容秀整且與瓊奴同年必貴欲許劉則鄙其賤閥之卑微欲許徐則慮其家道之窮迫猶豫遲疑莫之能定一日謀於族人之有識者彼為之書策曰但求佳婿勿論其他必貴曰然則何以知其佳乎曰易耳子宜盛為酒食待召二生仍請前輩之善藻鑢者使潛窺之一則觀器量之如何二則試詞翰之能否擇其善者而從焉於選婿乎何有必貴深然之至二月花晨開筵會客凡鄉里之號名勝者咸集于庭均玉從道亦各携其子而至漢老則人物整齊雍容應對降登揖讓未免矜持若郎則眉目清新言談儒雅衣冠朴素奉上自如席尊有耕墾者沈之族長也名知人一月二生已默識其優劣矣乃賜言於眾曰宗姓必貴有女及笄徐劉二公欲求締好兩門



原件短缺

9-10



子弟人物無佳但未審姻緣果在誰耳必責起對曰此事尊長
主之則善矣耕雲曰古人有射奔牽絲設席等事皆所以擇婿
也吾則甲 是因乎二生至前指壁間所掛惜花春起子愛月
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四畫曰二郎少據妙思試為
詠之中目奪矣 此一舉奈何漢老生居富室懶事詩書聞命
睚眦久之不就落郎從容染翰頃刻而成呈上耕雲暗稱賞
其詩曰

胭脂晚破相桃香

露重茶麝香雪洛

媚紫濃遮刺綉窓

橋江斜映秋千索

魏轡驚夢急起來

梳雲未暇臨粧臺

唉呼付女秉明燭

先照海棠開未開

右惜花春起早

香車半暉金

寂上皇門頭深夜

素魄初離碧海濤

清光已秀芙蓉

徘徊不語河闌干

參橫斗落風露寒

小桂低語喚啼

猶過香檝架後看



悲瑣敘訴其衷懷不任悽斷因誦杜小陵羌村詩夜聞更事
相對如夢寐此句造為今日設也若撫之諱切曰第母傷感且
盡綢繆姑候來年契爾同歸還東則魚水歡情亦相保矣既
而召同伴育丁總撰者忠厚人也謂召曰君方燕爾莫便拋誰
勾軍之行不必渠世我輩當分詣各府投文君善撫室且此相
待公事完日相與歸遼茗置酒餞別諸人起程不料其指揮者
緝知以巡軍為名捕茗于獄杖殺之藏屍於密內亟令婢恐童
氏曰彼已死矣可絕念矣吾將擇日昇轎來迎汝女若又不從
定加毒手媒求諾反命瓊奴使母諾之媒去與母曰兒不死必
為狂暴所辱將俟夜引决矣母亦無如之何是晚忽監察御史
傳公到驛瓊奴仰天呼曰吾夫之冤雪矣乃具狀以告傳公即
抗章以聞又兩月得請就命鞠問而求屍未得政讞訊問羊角
風自懸前而起公祝之曰逝魄有知道吾以往言訖風即旋轉
前引馬百徑奔空前吹開炭灰而屍見矣公委官檢驗傷痕宛

夢叔評與母吳 指揮



然吳遂伏辜公命州官葬之於郭外瓊奴哭送自沉于塚側池
中因命葬焉為公言諸朝下禮部旌其塚曰賢義婦之墓童氏亦
官給衣廩養終身焉

幔亭遇僊錄

杜僊成巴丘之逸士而寓居於建陽賦性高邁抗志林泉畜一
小舟置筆床茶竈釣具酒壺于其中每夷猶於清溪九曲間以
為常而人亦推其有標致一日仲秋雨霽涼風滿襟僊成沿流
臨泛聽其所之俄而舟泊巖邊仰視巖上則綠蘿翠蔓丹桂蒼
筠繁陰幽香芬敷掩冉因繫船登岸信步閑行忽有石門洞開
路迤平坦僊成知為異境欣躍而前但蒼風日暄妍天氣清淑
真別一堪輿也約一里許入一大城以中宮闕宏壯守衛森嚴
金書榜曰幔亭真境蓋武夷君所治也又里餘喬林嘉樹華屋
崇垣流水飛花鳴雞吠犬遙望高臺一區俯瞰清池之上題曰
清碧道院僊成及門猿鶴擾馴芝蘭馥郁柳陰之下雙童立焉

居建陽讀志



僊成揖之問是何處童子曰清碧先生候于久矣因入白須臾
復出道僊成前進經數處雲霧閣高真人間瑤樹瓊林自同
天上最後抵一軒館清碧幅中大帶容貌儼雅坐于中間僊成
再拜清碧曰汝知人間有京兆杜伯原乎吾是矣汝吾族子也
小子識之僊成跪謝晚生不及承教割久之問宗堂安處揚范
揭諸君子後裔之詳僊成應對歷歷可聽清碧若有喜色少焉
童子進百花茶僊成喫罷略不知飢迨暮宿之別室楮衾練帳
石枕竹床風露淒然睡不成寐惟搯間明月窺入飛塵入戶自
非神完氣充骨堅志定者弗能居也明日召僊成飯鹿脯一盤
胡麻一器然芳馨甘美味實非常飯畢將辭而出清碧曰此中
群仙別館諸執文皆遊戲于茲來且當集吾舍將乞其詩文送
汝歸去姑少俟僊成又大喜過望次日果有葆衣魏冠瑤珞玉
佩者七人至皆風度凝遠氣象超凡清碧起迎長揖而坐僊成
鵠立拱手屏息戶外一仙忽顧之曰是兒何為來哉清碧云族



于儀成也吾昔居世累辭徵辟而潛心著述今比皆散逸獨春秋諸傳正議四十八卷塵存平生精力盡在此書皆諸公所知名者故嘗貯以石函鎖以金鑰藏于玉笥覆箱峯之麓巖近因蛟蜃作孽水激穴開而函露矣深惧愚夫竊發蓋其數未可以傳于人代故召來命婦室之耳因相與論諸傳之得失一仙曰春秋宣父手筆不比他經而諸儒以管窺蠹測狗也然指一字為褒貶豈聖人之心乎大抵聖經所書有常有變難執一而論首于人次封爵常也主會主立謀縱謀逆幾於變矣然而託始立法奉上帝宗周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文武成康之威靈儼乎其對越撥亂反正蓋為天下後世計而以為為魯而作豈聖意哉一仙曰泊原公之意如何清碧曰昔人謂三傳作春秋散散則散矣然三傳亦未容以輕議也蓋公羊殺梁專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毫分縷折辯明義例合三家之要而歸之一陸淳執承趙氏之學又著莫例辯疑微旨三書其文可讀



粹然矣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密無餘蘊矣伯明東侯主於諷諫高宗復雖未免微有牽強處故朱子嘗云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且未到灑然處良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王氏謙謙等書皆能發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伊川乎已而設宴邊且具陳穀則黃精玄芝樂則朱絃綠綺鬱金柜皆迭勸更酬待從使令執事有俗莫敢少整歎飲既徹乃重焚香篆再進茶既綠衣童捧錦軸展石卓上命僕成遍拜坐賓且曰快子此來多生慶幸今茲遭遇實宿緣諸仙丈得無動念乎願丐珠玉數語俾持歸人間以為奇玩亦斯文鉞德美事也未審許之否乎皆笑曰吾輩又不作世人語當何言耶於是清碧親隸慢亭遊三字於卷端不芒道人方上臺寫慢亭遊圖于其次紫霄上相玉擔白真人搗雜詞於玉潭水慢亭遊序一篇文多不載諸仙遂次第賦詩捷若風雨而開宗師是全節為之倡曰



曾視著書傳尚方
紫瑤清夜醮虛皇
本章已拜看雲賜
真境空餘煮雪房
物外煙霞端可樂
人間富貴更相忘
而翁著述清書在
石室開時更慎藏
貞居外史勾曲張伯雨亦賦云

良常暫別武夷遊
為訪名山洞府幽
行處獨携千歲鶴
歸時自空五花蚪
經多傳註真成贅
道在希夷信莫求
泉石鄉中多勝槩
可能來此止藏修
上清外史薛玄卿繼之以句云

綠荷衣上帶云霞
誤入玄洲外史家
青鳥近傳三母信
蒼龍逐石才即卑
相逢只限倦几備
歸去寧愁水陸脰
儒道異同非確論
臨風為予一長嘆
胡山冰川道人宰浙微吟曰

先生著述勝古人
予奪共取皆通神
獲麟聖筆久已絕
末學庸編徒效真
惟公特起精凡例
迂誕一空世所珍



俱成見清碧先生叙上

古文未許世流傳
幽篔簹數石封閉
先見已是仙儒
古舩朝煩漢隸書
遙知真尚節齊義
夜、虹光貫漆虛

開府真人玉函月歌云
武夷先生洞天性
閉戶窮經辯經註
東海人爭重靈處
南州士號徐縉
尊主賤伯心何勞
詞嚴義正明秋毫
好兮已受斧鉞戮
善也還蒙葉蔭褒
既成琢爨比金玉
固鎖重封壑山麓
埋藏此日閱靈藜
誦讀荷年載人腹
鬼守不謹蛟出遊
石函一夕隨奔流
先生大惧呼族子
函以土石填巖幽
因茲得至清虛境
好斷塵緣發深省
莫向人間戀火坑
幻身渾似浮漚影
玉蕊仙翁求頂儒
上卿貴重元鉅天
玄義詞翰古難有
伯雨文章今絕無
湖山水月煙霞老
羽客之中詩更好
虎臥龍跳筆以飛
萬斛珠璣即時掃
群公總是宋元人
駭空騎鶴為仙
千生萬劫難得見
如何一日皆相號
蹇余謬天宮開



原件短缺

15-16



至正年間... 武夷天目長往來 獨與而翁早為
渠端努力毋蹉跎 流光日月如擲梭 北山山上種真
聞道新墳今更多

詩成俱親筆一揮文不加點正傳玩閱忽園一道人... 成虎
一先生趙嗣琪金溪羽人查廣居無為子張信甫至百兩日寄
事奇事遂以卷呈之四人題詠查賦曰

騎得遼東一鶴回 千年又見碧桃開 誰家小子知方朔
偷向碧桃樹下來

無為子詩曰

得道俱為遠客 長生已作洞天真 如何却起凡門念

更寫雲霞贈世人

園一先生

至人收視息 恬澹養希夷 萬物皆歸我 此身若遺


太古無終始 時運有盈虧 寄言學仙子

信然道士駐蹕狐狸



聽水渡水而致疑所以百... 破因思之禪大矣
岸思多俊難逃丙脚之幾司空博聞能識千年之怪况蕭裕
乃八閩進士七品命官而敢薦尔腥臊奪其精氣投身驛傳
之卒作配緇紳之流恣為合而常慚懷家心而未已緩大厥
狀紫其名過可文了言一醜也郡城隍失於蒼蒼權且姑
容衙土地乃尔隱藏另行究治其青立之王犯論黑薄之嚴
刑押赴市曹斃于雷斧使虎威之莫假庶免悲而有懲九尾
盡誅万劫不赦耀州衙門今清淨新郭驛求絕根苗長閉鬼
門之関一準豐都之律布告廟社咸使聞

俄而黑云滄墨白雨翻盆霹靂一聲媚外已震... 萬開美守
倭屬往視乃真狐也而人觸骸猶在其首各家宅巷急取其所
贈諸物觀之其綠羅則芭蕉葉數省胭脂則桃花瓣數片將以
示於裕始釋然尹公命焚死狐塗之僻處鎮以鐵管便絕
焉然后取舟舂解黃龍符与裕服而佛袖歸山飄然不顧矣



疾愈始以取媚外事告太守遣人於新野問黃母大已移居
道發富不復為驛卒蓋得裕聘財所致耳始畏皇皇狐之實
人詢者歸具以告太守衆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澹然之術焉

新刊金瓶梅話本卷三



疾愈始以取媚外事告太守遣人於新鄭問黃真大已移居
道設富不復為驛卒蓋得裕聘財所致耳始畧言媒妁之實
人詢者婦具以告太守衆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澹然之術焉

新刊金瓶餘話大金卷



信美途中得逢二使



新刊金瓶餘話大金卷之四

雲華還魂記

廣西左布政使盧陵李昌祺
林院庶吉士文江劉子欽訂定
上杭縣縣尉江張光啓校刊
建陽縣縣丞何景春同校
綉行

天曆二年己巳之歲於潛秀才文信美偶出遊至半道忽有二
使布袍高履臨袂而來長揖於前曰華陽丈人董沐奉請文倉
卒辭避曰信美天目之鄙人華陽地肺之靈真仙凡既隔遠請
何由二使曰已辦軒車願无多讓遂与同行果
侯道左信美既上肩去如飛頃刻而至使者偕信美入丈人玉
冠縮衣秉簡出訝且致辭云僭越奉邀曲承衽相幸勿以辱
見罪也與之抗禮並坐于堂茶罷出杯珥饌羅列丈人親執
於信美前曰老夫切憂洞天人思開逸而男婚女嫁尚爾閑

信美從一使借行而去



今弱息及奔議姻震澤將納其次子為婚佳期式屆聘禮已
諸事皆備惟回書未得人耳檢閱名士尤擅不華詩止不
非借重命左右取筆視看展真於九案之士信美肘若神運思
如流泉揮灑無停累不經意其詞曰

福地陰陽合洞天諳一姓之緣龍池歲月深

好專雋美頰慶復鸞絳共惟震澤主者順流昭祐王親家
下乾坤粹氣星斗寒芒果證真仙受管管於上界位齊海濱
應顯號於明時為霖運仁諍之施躰道存智動之用洵流必
納鄆其量於有容級派爰歸匪其淫而無際必著朝宗之望
夙推潤下之功視事坐魚鱗堂班行蘭陔休退宴玳瑁殿歌
舞鮮妍官職上之豪華廟食吳中之綿遠民慶崇於香火
世壽印於厥高祿收同商農均賴其志耽冲素躰法謹虛
通籍金門生殺云司於下土秉鈞玄旨明家幸近於清
交襟袞之欲乃為華腰之盛加令嗣其嗣高閣此為

人出迎文信美無引



綉衣郎小女其婉婉聽從詎謂紅樓富家女仁石富家
公子事雖愧一嫁之王姬自顧何人敢負非耦宜其家
室納禮三請三祝明投以祝投以李將意莫酬於厚晚長春
不老求世永芳

丈人讀既排嘆拜三淚番宿以光華屬之會於是遣介賞書偏
請附近洞雅群仙壯觀禮幣至日駢集車馬之多旗摩之盛蓋
世所未有丈人頂九旒之冠佩五嶽之圖被赤霜之服宿客於
別殿俄而千騎萬騎疊鼓鳴笳翠蓋文於擁雕鞍之先後素裳
袞服儼珠履之尊崇燈燭輝煌笙歌繚亮侍者走報新婿又問
也群從起迎引入幕次勿內間傳命索惟粧詩甚急亦爾
相行之人艱澁殊甚從者數十輩絡繹不絕婿緝知信美在座
私下遣人致挽信美即代為之詩曰
玉鏡甚前驪綠鬃象牙梳滑隊素間寶釵金鳳都
早出紅羅綉慢看○十八髮多氣力嬌粧成不覺九夜過

夫命信美作撒帳文



風流自有張生筆 留取不眉見後插
媒持以入衆皆喝來但見紅粧百隊畫燭兩行簫管吹前
淡蕩引婿入洞房合卺執事者及忘將撒帳文來左右皆失色
婿呼媒語復使出致信美信美立撰附之曰

伏以網緼未判固慎淳之無形清濁既分便紅柔之有對
從開閣之始已生匹配之名至道所存大婚尤謹共惟震
新婿即君華陽元姬淑女早鍾間氣夙享真交禮樂交重端
可作吳綵鸞之情工容言德允宜為王君迥之妻緋桃自使
於靈源紅葉肯題於流水天作之合神相其成准化工不離
於陰陽而道妙造端乎夫婦曲房窈窕羅幃翠被于金香盛
服輝光火浣單衣綉方領揭蓋露珠冠之飾交杯互玉岸之
嘗錦褥金蓮之靛重濃漆輕描偃月之眉二姓
百年一雙兩好燕婉所諧於抗儷綢繆宜合於瑟琴士以採
傑于以採蘋克謹燕嘗之薦載弄之璋載弄之瓦行禮

人紗迎女婿之門



之祥合歡詎讓於名花並蒂宛同於奇果噫上似朝陽之
維上數表詩之一響動常屏慢感龍鱗之輕細夢回枕口
含雞舌一驚奇逢已遂於結綉香頰更陳於撒帳請歌
語庸功歡聲

撒帳東

羅幃綉幕圍春風唐李賀詩

紅綻櫻桃含白雪唐李商隱詩

元精耿上貫當中唐李賀詩

撒帳西

歌舞留人月易低唐李賀詩

驚起芙蓉新睡足唐李賀詩

荷風晴態被春迷唐李賀詩

撒帳南

新人轎止着春衫唐李賀詩

雲鬢半偏新釵唐李賀詩

斷腸春色在江南唐李賀詩

撒帳北

文婿合香虎求文人



雲接半開壁斜白唐李賀

小語低聲問王郎唐李賀

撒帳一

兩上紅粧笑相向唐崔顥

淡雲輕雨拂高唐唐李商隱

睡齋不知新月上唐陸龜蒙

撒帳下

淵山明月東風夜唐韓偓

水簾銀床夢不成唐溫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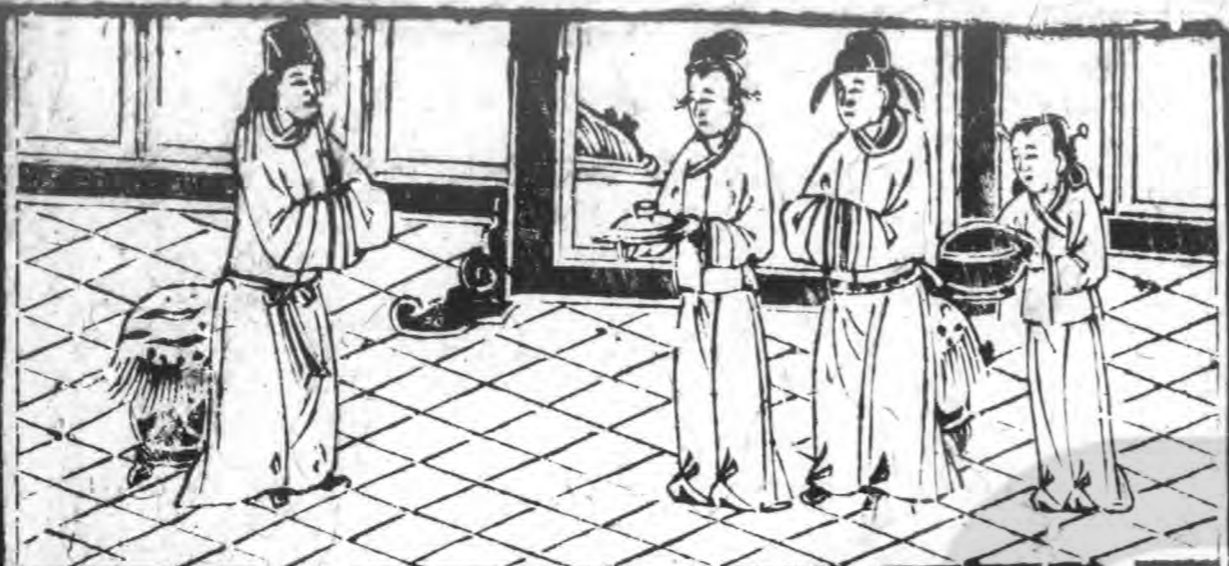
美酒清歌曲房下唐李頎

伏願撒帳之後姑嬋交慶家室收宜一掬瓊漿謾說裴航之

奇遇五雙白壁可知雍伯之陰功綴石爛而海枯諒天長而

地久蘇軾 麟趾振振

奈何婿之債相多依云語不善於讀復傳呼文秀才既抵內寢則珠玉相結紉步交眠挑曉杏臉粉頰酥胸者不知其幾千百人自非文與婿對坐象床斷不能辨其孰為新婦也信美抗



朗誦從容開雅仰揚高下其得其宜聽者亦喜思好遣成而此

須更婿也致到市水綃貳匹明珠一顆信美拜授便赴禮進

所設皆非咽火食不能名識丈人徧告坐賓贊喜信美之才

調且作而嘉禮賸初罕遇今文育臨群仙光降願留

珠玉以為洞天之重不識可乎信美乃獻洞天花燭詩曰

玄黃初分闕靈壤 峭壁穹崖絕來軌 深巖不造俗人到

窈窕惟宜法宮敬 重上壘上峙華構 盈棟凌霄掛金榜

丈人華蓋鈞軸相 佐治蓬萊生殺掌 神明自與世塵真

婚嫁本無情欲想 陰陽動靜含靈籙 示有耦配非惚恍

高閣孰是可作對 震澤尊君百川長 時良日嘉車輛多

瓊樹瑤柯頰成兩 烹龍魚鳳設寶筵 擗鼓搥鐘果蓬響

賽予凡陋忝司箋 利市平分珠與錢 雍容喜得則衣冠

賓相寧期近屏愧 庭丁絡繹進珍羞 座客紛紛雜談諧

飲河鼯鼠愧盈腹 止膏鷄鷄熱摩專 幸觀花燭獻新篇

文遣使送信美人



晉與千年洞天賞

飛賓傳玩內寶環奇宴羅酒闌扶携而出明日丈人於其內殿特待新婿專命信美陪席信美固讓不敢當翁婿交請乃就坐酒三行美人捧紅羅二端文錦二匹為謝既終當遣前二使送出還家七人驚怪失已半月矣信美悉哀諸物化身貴遂成富室子孫盛號遇仙文氏於潛人至今稱之不絕

泰山御史傳

宋珪字孟賚山東之益都人世農家至其父始讀書為俊儒珪生而俊偉長而端嚴能勤於學日記數千言居貧自食其力隱田里間以教授為業非義不為人敬憚之省臣以孝第力由薦不報集賢八李工阿魯渾撒里言其守節靜退不求仕進宜用以勵卒競又不報珪嘗諫死也性嚴毅不能容人之過每面折之至頭顱血流不少怒而入亦服其相誨無有怨之為忠者至正一十年秋八月望珪居家忽見黑雲四合遂曰其星旅

月夜神輦接宋



聖節擁一神人若凡間貴官之狀呼珪出曰若何聞不往明行脩不偶於世特召子為泰山司憲御史身莫測所以保伏聽命神人即宣判曰

陳岳天齊大生府蓋聞備束帛以徵資朕每艱於得士正朝綱而執法汝克稱於其官顧茲耳目之司實為聰明之寄勞求草澤峻陟等皆儒士宋珪公直以无私劉嚴而有斷方篤志探詩書之順而含章著易象之真安貧以樂草瓢味道而甘常布頭菜常在身右優除真拜於烏臺糾察每侍於帝傍諠論時聞於白簡期邁纒纒傍之右首居乘駟但典之間正色而諷後寤心飛章而奸回破膽母負清華之選良酬特達之知於戲斧鉞下青真祿未沾於人世綉夜之香清之更重於岱宗咨爾風儒服我新命可拜司憲御史

聽珪再拜曰帝命有礙其何敢違但乞少緩耳神人領之及施而去珪知必死即置家事沐浴更進夜半逝矣又數年



其友秦軫罷閩中尉歸次泰安州遇珪於逆旅相與道舊注酒而飲之軫審知為鬼且悉其死時事因問曰地下官府類乎珪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亦何用知然念舊交復是儒者說亦何害大抵陰道尚嚴用人不苟惟是泰山一府所統七十二司三十六獄臺省部院盜為署曹與夫廟社壇壝鬼神大而冢宰則用忠臣烈士孝子順孫其次則善人循吏其至小者雖社公土地必擇忠厚有陰德之民為之而尤重詞職向脩文館缺官通一搜訪不得其人亦有薦三數公者雖甚文采而在世之時不脩士行或盜名欺世或昧已脯人狗媚狐趨皆有疵之可議不得已就其中擇波善於此者一人為司言上御近又被墓吳塚伯訴其生前撰述死者銘誌不實廣受潤筆之資多為過情之喜以亂責以過為首使善惡混淆真官最所深惡往七照依綺語之言難辨罪付該舌地獄施行此尤儒者深戒雖有加美莫待而贖焉聖帝以其近臣曲力也

軫閩中遇



只義文罪惡實為靈祇共憤吾糾而彈之大齊靈靈遂下於獄隨即奏聞一覽已正典憲效可錄吾彈文端示細是使知幽冥法度更是謹嚴此章章後博誠實不可謂生前作事地呀因知度人經云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斷非虛語也即出靈後軫抄之文載于此

泰山司憲御史臣宋珪為糾嚴事臣聞設職建官本陰陽之通制操觚執翰實臣子之當為苟廢務以懷奸必正名而論罰罪莫大於慢上律莫重於欺君惡既難容討既容後切照脩文館司言上卿某人庸上俗士質上迂儒生前誤玷於清流巧於謾墓死石謬馳於推均善於德名及於廢綫之才猥試鈞刀之利被自下鬼權於近臣乃被塚伯之訟言今在獄卒之投卑過蒙原宥特賜保全所宜竭力宣忠感恩圖報而本官虎皮羊質狼子野心弗思載筆擲辭盡其職義惟粉飾酒食肉菽長歲時以懼蹇為當然率輕狂而自若緩跡詭秘



賄賂公行權勢不足以數其罪粉身不足以勝其誅旁若無人但知有已怙終不省累惡不悛乃於聖帝降誕之辰神鬼而入稱賀三界之靈畢集列岳之使詣來鍾鼓在懸霓旒升殿進表交而祝頌獻禮制之故常却乃連日醜醜臨期失誤使百辟倉皇駭愕以失色聚眾人搵合撥拾以成文愒慢不恭肆刑書之具在勸懲示戒蓋王法之必誅再照司言亞娜其人視猶心腹事若父兄進拔出於其門動靜固於其術每忘規諫屢獻譏諛立身未免於附腥示戒固宜於連坐合將各犯拿送豐都明正其罪以鋤奸慝以正憲綱緣係命官狀候裁處

抄畢軫告之曰其奈胃土流叨竊祿食茲者罷職回鄉竟不知前程之事耳
 幸遇公願之指示珪曰天厭夷德久矣
 將有首
 福軫曰若然則時事早晚大謬耶必有兵革之禍吾其死於其

死家眷住開化



戈平珪曰尚遠勿慮也軫固問之乃接筆寫八句云逢衢祿進
 遇安祿搗火馬行難雞叫早門心振共花首去草左陰右陽
 後釋前老竟莫燒之所說遂收真囊間復謂軫曰珍重故人勉
 旃為善遂指別而一倏然不見其後軫用薦者再起為衢州錄
 事則逢衢祿進之說驗矣未幾有柔攝安西縣得風痺之疾數
 月不愈停俸醫治則遇安祿搗之說又驗矣軫甚憂其病無何
 竟卒好事者追詳其死之年實丙午冬丙屬火馬肖午歿之日
 乃辛酉日辛屬金酉肖雞行進言贈之畫斗早言晨之初悉與
 語合但後四句莫喻孰知軫任錄事時娶一妻乃開化人亂離
 不能北歸因婦軫柩葬開化以字觀之門中實井成開花頭去
 草成化痊處左則外母墳為陰右則妻兄墓為陽按山有道觀
 廢趾非前老之謂乎靠山有佛堂敗屋非後釋之懺乎軫既殯
 妻子留居墓下遂為開化人 大朝平定群雄民樂泚於軫有
 孫仕至工部尚書者珪之言雖若迂怪然無一之不驗是知人



之窮通出處壽夭興衰生死葬埋皆有一定之數莫得而改移
或者乃欲以智力勝之多見其不知量矣

江廟泥神記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烟數百家商賈物貨之所
最富貴甚旺江上古廟一區相傳為在蔡夫人費氏之祠迨今
頗著靈迹廟近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文兄
有子曰謝生墀者亦鉅室來舅家就季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
畧無寒儒迂腐態辭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
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持盛建碧漪堂水月亭玩芳亭
醉春館翠屏軒于其内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暮月矣一
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于玩芳亭
畔生謂是諸表妹邊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咲語自
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許此來郎中一人忘曰吾姊妹東鄰花氏
之女也又聞芳園勝麗奇井芬敷故相携就此一賞玩耳不料



為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鄰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為怪矣
至夜將睡勿聞凶穢軋上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小間所
見諸女之一闖然入室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
蒲柳陋資丹鉛質偶得接見於光範陡然一動其柔情莫或
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衾裯祗慮
枕席言訖即邀生入窠相與講歡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
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
翠翹金鳳鎖塵埃 懶畫長娥對鏡臺 誰束白茅求吉士
自題紅葉托良媒 蘭缸未滅心先蕩 蓮步初移意已催
携手問郎何處好 絳幘深處玉山頹
俄而兔魄將低雞聲漸動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上而去至
晚生執麝焚蘭啓因相候女果共一人至咲撫生曰昨夕之歡
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即君好上做好人也緩步而出其
妹共生親妮語咲綢繆並枕同衾一如姊妹性慧黠亦復能

紅裙神女在奔与生狎



詩即為詩什以贈生云

赤繩緣薄好音乖 姊妹相看共此懷 偶伴姮娥辭月殿
忽逢僧孺拜雲階 春生玉藻垂鸞帳 香噴金蓮脫鳳鞋
魚水交歡從此始 兩情願保百年諧

吟罷女迤邐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也
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為四度新郎之
後妾姊妹當分侍慵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三姨狎且索其詩
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
吟曰

蘭房悄已夜迢迢 獨對殘燈夜寂寥 潮信有期應自覓

花容無媚為誰銷 愁釵柳葉疑新黛 咲看挑花上軟綃

夙世姻緣今世合 天教長伴董嬌娆

須臾雨散雲收河斜斗落殘粧尚在鬢亂釵橫歛袂而起謂生
曰今夕四姨與郎為耦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

四死神送別謝生回家



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
幽情亦成近躡

每到春時懶倍添 綠窗慵懶綉針拈 奇逢詎料此鴛鴦

吉卜靈期可鳳占 鬢亂綠鬟雲霧縹 手籠紅袖玉纖纖

明珠四顆皆無價 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甚私念白面書生獲此奇
遇一之已罕况乃四焉因作我眉古意一篇以自慶詩曰

我眉古郡天下雄 煙蠻雲嶺百千峯 鳥道繁紆通劍外

狼烟迢遞逗蠻中 巴江蜀水入間隄 楚道瀆池化外通

九姓羗夷來部落 諸蕃巢穴入提封 提封形勝稱吾土

叠戟朱門不可數 汗血名駒白日調 繭栗肥牛清夜煮

交攢關市馳輕轂 廣厦喬林開別墅 揚鞭馬上揖相逢

投果車中目相許 少事豪華厭俗塵 惟將詩酒樂閑身

腰橫宝帶踪踪俊 家賜銅山不異貧 寶帶銅山容易得



難買嬋娟好顏色 寧期向月得窺裏 詎料看花遇傾國
 傾國傾城絕世顏 水蒼刻釧赤英環 美目盈盈溢秋水
 長眉淡上掃春山 春山八字爭妍媚 姨上妹上皆姝麗
 疑粧謾羨素樓娼 鸞梳徒聞紅拂妓 琥珀玳瑁明華存
 玳瑁護前燭熅昏 恁上操情隨暮雨 依上好夢逐朝雲
 鮮佩遺香鎖水藕 調鉛傅粉忍拋群 菱花明鏡當因照
 柏子奇香憚神薰 奇香縹緲滿蘭房 終宵達旦恒分芳
 真七燕七排魚隊 小上鶯上列鴈行 魚隊鴈行陪鴈侶
 鳳管龍笙伴龍語 褪出雞頭帶笑捫 奪得鴛鴦稱嬌與
 露重星稀銀漏沉 並帶美蓉龍錦衣 蓮嬌藕嫩美同貌
 蘭馨蕙蕙美同心 醞藉風流多態度 回書為宵豈相妬
 窈約應愁向母猜 滋情肯向傍人訴 幽懷密約付誰知
 天長地久萬年期 願為蝴蝶長相逐 願享鴛鴦免別離
 卓氏文君異閨里 蘭風西子非同氣 窈窕娉婷出一門



一門四妙蕙雙美 鴛鴦涼上遊子妻 蠶上獨上只孤西
 腸斷愁聽子規鳥 春來春去相猶啼
 既成寫以示女上 競觀傳玩齊口稱揚以為寡和之作獨大姊
 默然又之而歎曰四人為堂姊妹皆閨閣處子尚未議姻耶
 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棄持賜深冷第恐歲月難留佳期易
 失郎未免於娶婦妾未得以從人織錦寄天謾有若闌之枝誰
 窺奔婿若無情女之能使使鴛鴦分飛燕鴻交避悠上長恨耿
 耿遐思靜念今日之深歡恐成他日之大禍也諸妹聞之亦皆
 歎歎而退又歲餘父母果遣人取生回畢姻文聞之皆來就生
 為別會宿晝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曉四姨謂生曰大姊
 往日之言驗矣以真數計之尚有一年緣分未盡所願好合琴
 瑟和諧仇雠人生至樂莫過此時曲念寒微莫相棄昔成親之
 後求便重來似姊妹尚當企踵肝衝淚即於翠屏軒下耳即拔
 金掩髮一雙致贖三姊亦以翠鈿銀釧耳瑱奉上曰歸遺細君



少結愁慙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
矣燕爾既畢家室其宜然四女之恩亦未嘗忘滿月後妻臨宇
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時三姨起曰與郎久
別無以為徵請依回風之舞於是展地衣翻羅袖雖趙飛燕之
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六姊乃作回風
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細蘭香
騁輕軀兮掌上長袖翻兮
逆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鸛
琴兮何踰聽雲鬢際兮玉珥
文席委兮珠鈿羞死轉兮妖
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候低昂
兮既罷寔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謂曰式歌且舞足慰此離吾與若當何為乎因
取玉簫付之曰妹亦善於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亦不可平
姊躍然曰有是哉後述三姨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而聞察
以夕露之凄寒調如秋雲之乘鮮也姊亦歛黛誰而和焉歌

崔英擊家補永嘉尉任曰



玉指芳冰容寫幽思兮訴深衷媚上兮餘音駐絳雲兮明月
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簫韻清幽脩鳳語兮和且平歡樂未極兮空復情

三歌曰

紫簫咽兮夜無譁寶篆微長兮燭垂花河欲沒兮夜欲溥聊
逍遙兮暫為歡脫花鈿兮收明當寄衾稠兮歸洞房齊交頰
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悲白日兮上扶桑

正傾聽間忽角起誰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

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

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

夢寐無足怪者生女留亦只在齋房中凡半月餘不與舅相見

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為只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



入呼生倏然驚散隨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姑曰園圃寬
 潤竹樹繁多豈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建文英俊人物整
 齊豈不為其所惑急須遣婦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既
 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精恍惚言語支離伏枕
 淹上久而不愈聲遠躬往視之備以前事告于生父母生父詢
 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掩髮等物視之皆泥搥成者
 父知其被祟乃借舅訪於園中並無蹤跡因往花蓋廟卜籤過
 東廊一小室幔帳蔽虧人跡罕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
 位塑四美姬像於其中東坐者失一掩髮右二人臂缺二鐲耳
 亡雙瑞左一人面脫花鈿兩枚其父大驚取泥搥之物實于舊
 處皆吻合即手碎其像命僕沉之江中而歸自從此月餘生疾
 亦愈怪魅遂絕

美蓉昇記
 至正辛卯真州有崔生各美者家極富以父蔭補浙江温州



所夜沉崔英家眷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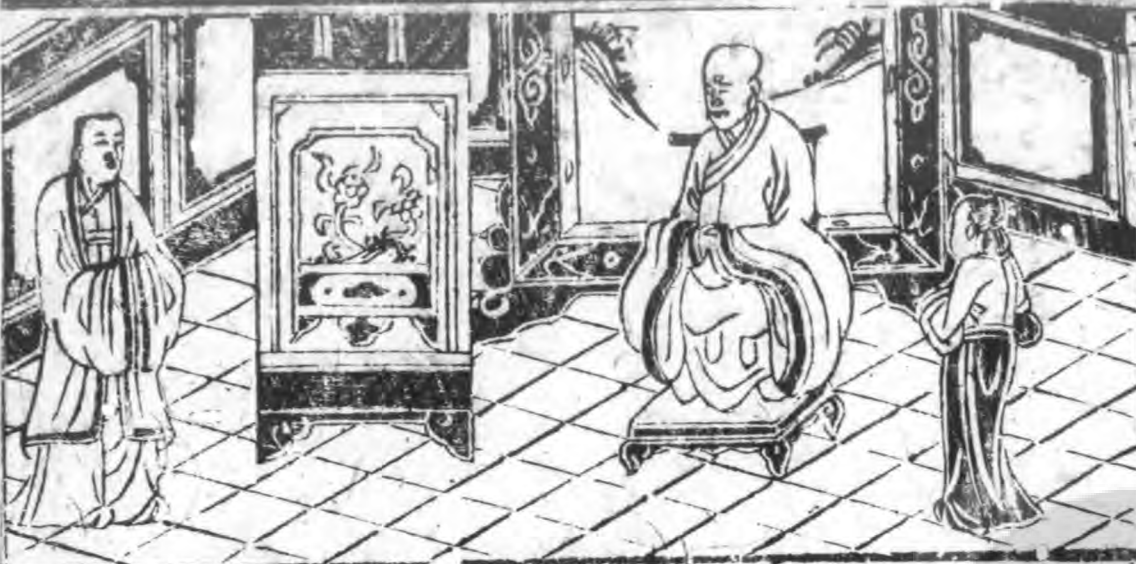
嘉尉携妻王氏赴任道經蘇州之園山泊舟少憩買紙錢牲酒
 賽於神廟既畢與妻小飲舟中舟人見其飲器皆金銀遽起惡
 念是夜沉英水中併奴僕殺之謂王氏曰爾知所以不死者乎
 我次子尚未有室今與人撐船往杭州一兩月歸來與汝成親
 汝即吾家人弟安心無愁言訖席捲其所有而以新婦呼王氏
 王氏佯應之勉為經理曲盡懇勸舟人私喜得婦然漸稔熟不
 復妨閑將月餘值中秋節舟人盛設酒肴雖飲痛醉王氏何其
 睡沉輕身上岸走二三里忽迷路四面皆水鄉惟蘆葦菰蒲一
 望無際且生自良家變為纖細不任跋涉之苦又恐追尋者至
 於是盡力而奔父之東方漸白遙望林水中有屋宇急往投之
 至則門猶未啓鍾梵之聲隱然少頃開闔乃一尼院王氏徑入
 院主問所以來故王氏未敢實對給之曰妾真州人阿舅宦遊
 江浙挈家皆行抵任而良人歿矣孀居數年舅以嫁求嘉尉尉
 次妻正室悍戾難事垂暮萬端近者解官舟次于此因中秋買

英妻王氏舟夜上岸奔走



月命妻取酒杯不料失手墜金盞于江必欲真之死地遂逃生
 至此尼曰娘子既不敢歸舟家鄉又遠欲別求四耦卒之良媒
 孤苦一身將何所託王惟涕泣而已尼又曰老身有一言相勸
 未審尊意如何王曰若吾師有以見處即死無憾尼曰此間僻
 在荒濱人跡不到交對之與隣鷓鴣鷺之與友幸得一二同袍皆
 五十以上侍者數人又皆淳謹娘子雖年芳貌美奈命蹇時乖
 盍若捨愛離痴悟身為幻披緇削髮就此出家禪榻佛燈晨食
 暮粥聊隨緣以度歲月豈不勝於為人寵妾受今世之苦惱而
 結來世之仇讎乎王拜謝曰是所志也遂落髮於佛前立法名
 慧圓王讀書識字寫染俱通不期月間悉究內典大為院主所
 禮待凡事之巨細非王主張莫敢輒自行者而復寬和柔善人
 皆愛之每日於白衣大士前禮百餘拜密訴心曲雖隆寒盛暑
 弗替既罷即身居奧室人罕見其面歲餘忽有人至院隨喜留
 齋而去明日持畫芙蓉一幅來施老尼張於素屏王過見之識

王氏為尼得舟



為英筆因詢所自院主曰近日檀越布施王問檀越何姓名今
 住甚處以何為生曰同縣顧阿秀兄弟以操舟為業年來如意
 人頗道其劫掠江湖聞未知誠然否王父問亦嘗往來此中乎
 曰少到耳即默識之乃援筆題于屏上曰
 少日風流張敬筆寫生不數今生笑盡出取鮮妍豈知
 嬌艷色飄抱死生冤。粉繪畫涼餘幻質只今流落有誰憐
 素屏寂寞伴枯禪今生緣已斷願結再生緣
 其詞蓋臨江仙也尼皆不曉其所謂一日忽在城有郭慶春者
 以他事至院見畫與題悅其精緻買歸為清玩適御史大夫高
 公納麟退居姑蘇多慕書畫慶春以屏獻之公置於內館而未
 暇問其詳偶外間忽有人賣書畫四幅公取觀之字格類懷素
 而清勁不俗公問誰寫其人對是某學書公視其貌非庸碌者
 即詢其鄉里姓名則感頌對曰英姓崔字后臣世居真州以父
 蔭補永嘉尉累赴官不自慎重為舟人圖沉英水中家財妻

御史受郭慶春獻花拜



妾不復顧矣幸幼時習水潛泅波間度既遠遂登岸投民家而
舉軀沾濕了無一錢在身賴主翁善長易以裳衣待以酒飯贈
以盤纏遣之曰既遭寇劫理合問官不敢奉留恐相連累英遂
問路出城陳告于平江路公聽候一年杳無消耗惟賣草以度
日非敢謂善書也不意燕札上徹鈞覽公聞其語深憫之曰子
既如斯付無素且留吾西塾訓諸孫寫字不亦可乎英幸甚
公延入內館與飲英忽見屏間芙蓉泫然垂淚公怪問之曰此
舟中失物之一英手筆也何得在此又誦其詞復曰英妻所作
公曰何以辨識曰識其字畫且其詞意有在真拙婦所作無疑
公曰若然當為子任捕盜之責子姑秘之乃館英於門下明日
密召慶春問慶春云買自尼院公即使宛轉詰尼得於何人誰
所題詠教日報云同縣阿秀捨院尼圓慧題公遣人說院主曰
夫人喜誦佛經死人作伴閻慧圓了悟今禮為師願勿卻也院
主不詐而慧圓聞之深欲一出或者可以藉此復離尼不能拒

高公為崔英了完親事



公命昇至俾夫人与之同寢夕暇日問其家世之詳三飲酒以
實告且白題芙蓉事曰盜不遠矣惟夫人轉以告公必得罪人
洗刷前耻以下報夫君則君之賜大矣而未知其夫之故在也
夫人以語公且云其讀書員淑厥非小家女公知為美妻元疑
屬夫人善視之略不與英言公適得故居址出沒之跡然未敢
輕動惟使夫人陰勸王畜髮返初服又半年進士薛理溥化為
監察御史按部溥化高公舊日屬吏知其敏手也且語溥化掩
捕之救牒及家財尚在惟不見王氏下落窮訊之則曰誠欲留
以配次男不復防備不期當年八月中秋逃去莫知所往矣溥
化遂寘之於極典而以原贖給英上將辭公赴任公曰待与足
下作媒娶而後去非晚也英謝曰糟糠之妻同貧賤父矣今不
幸流落他方存亡未卜且單身到彼遲以歲月萬一天地垂憐
若其尚在或與抗儷之重諧耳感公恩德乃死不忘別娶之言
非所願也公妻然曰足下高誼如此天必有以相祐吾安敢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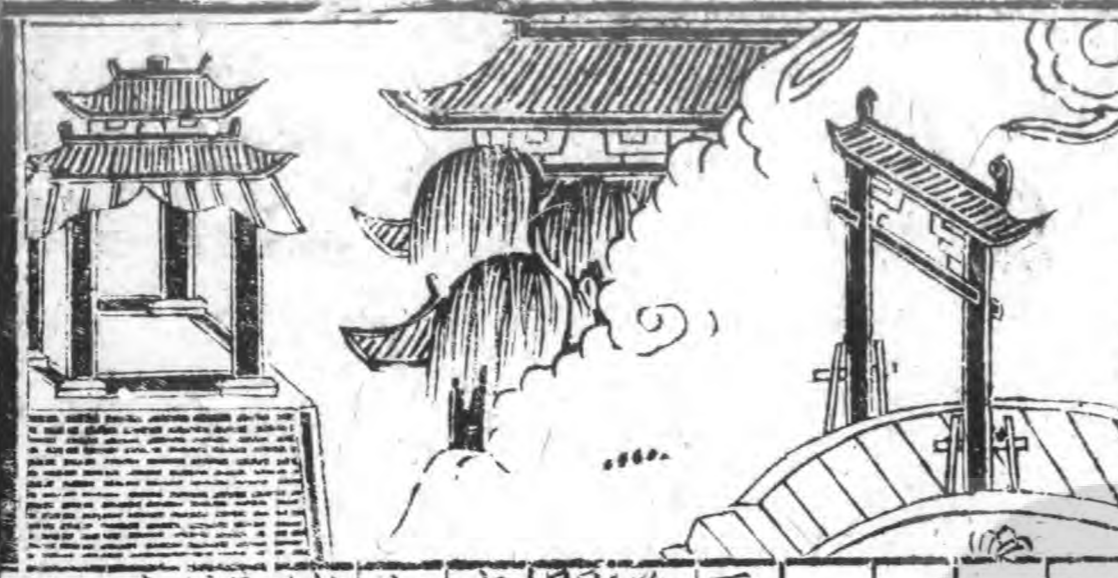
余吉



通但容奉饒然後起程翠日開宴路官及郡中名士畢集公奉
杯告衆曰老夫今日為崔縣尉了今生緣客莫論公使呼慧圓
出則英故妻也夫婦相持大慟不意復得相見于此公備道其
始末且出芙蓉屏示客方知公使云了今生緣乃英妻詞中句
而慧圓則英妻改字也滿座為之掩泣歎公之盛德為不可及
公贈英奴婢各一津遣就道英往滿重過吳門而公薨矣夫婦
號哭如喪其親就墓下建水陸齋三晝夜以報而後去王氏因
此長齋念觀音不輟真之寸士陸仲暘作畫芙蓉屏歌以紀其
事錄以警世云

畫芙蓉妾忍題弄風屏間血淡如花紅敗葉枯梢兩蕭索斷
縑遺墨俱零落去水奔流隨死生孤身隻影成飄泊成飄泊
殘骸向誰託泉下游魂竟不歸圖中艷姿渾似昨渾似昨妾
心恸那禁秋雨夜秋霜寒肯江湖逐舟子其從室也禮醫王
醫臣本慈愷慈愷憐群品逝魄願提撕笙簧賴將引芙蓉顏

拜住樹下私窺秋千婦



色嬌夫婿手親描花菱因折帶餘死為傷重惡乾心尚苦根
朽恨難消但道童臺泣韓明豈期甲帳遇文蕭芙蓉長有意
芙蓉不可棄幸得空月再團圓相親相愛莫相捐誰能听我
芙蓉簾人問夫婦休反目看此芙蓉真可憐

秋迂會記

元大德二年戊戌李羅以故相齊國公子拜宣徽院使奄都刺
為僉判東平王榮甫為經歷三家聯住海子橋西宣徽生自相
門窮極富貴弟宅宏麗莫與為比然讀書能文敬禮賢士故時
嘗翕然稱之私居后有杏園一所取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
杏出牆來之意花卉之奇亭榭之好冠于諸貴家每年春宣徽
諸妹諸女數院判經歷宅眷於園中設秋千之戲盛陳飲宴歡
笑竟日各家亦隔一日設饌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罷謂之秋
千會適樞密同僉帖木尔木花子拜住過園外聞笑聲於馬上
欠身望之正見秋千競蹴歡開方濃潛於柳陰中窺之觀諸女



皆絕色遂以不去為閨者所文見走報宣徽索之亡矣拜住歸具
 白于母上解意乃遣媒於宣徽家求親宣徽曰得非窺墻兒乎
 吾正擇婿可遣來一觀若果佳則當許也媒婦報同魚飾拜住
 以往宣徽見其美年少心稍喜但未知其才學試之曰尔喜觀
 秋千以此為題菩薩亦為調賦南詞一閱能乎拜住揮筆以因
 字寫之曰
 紅繩盡板柔荑指東風燕子双上起誇后要爭高更將裙半
 繫牙床和困睡一任金釵隊推枕起來遲紗物月土時
 宣徽雖愛其敏捷恐是預構或假手於人因盛席待之席間再
 命作湘江紅詠鶯拜住拂拭剡藤用漢字筆且宣徽宣徽喜曰
 婿矣遂面許第三夫人女遠哥失里為姻且召夫人并呼女
 出与拜住相見他女亦於窓隙中窺之私賀遠哥失里曰可謂
 明闌多喜色女婿近乘危也擇日遣聘礼物之多詞翰之雅宣
 傳都下以為盛事拜住鶯詞附錄于此

拜住夜奔僧寺叩妻信



嫩日舒情韶北艷碧天新月正桃腮半吐鶯舌初試孤枕乍
 聞絃索悄曲屏時听笙簧細愛綿蠻柔舌韻京風逾嬌媚口
 幽齋醜閑愁泥殘香褪重門閉巧音劣韻十分流麗入柳穿
 花來又去欲求好友真先計望上林何日得双棲心迢遞
 既而同食蒙岩畫堂不飾竟以墨敗較御史臺獄得疾因圍間
 以大臣例蒙恩放回家醫治未逾旬竟尔弗起闔室染疾盡為
 一空獨拜住在然水消瓦解財散人亡宣徽將呼拜住回家告
 而養之三夫人堅然不肯蓋宣徽內嬖雖多而三夫人者独秉
 權專寵見他姬女皆歸富貴之門独已婚家反凋弊如此决意
 悔親速哥失里諫曰結親即吉义一与訂盟終不可改况非不
 見諸姊妹家榮盛心亦慕之但寸絲為定鬼神難欺豈可以其
 貧賤而棄之乎父母不听別議平童瀾以出之子僧家奴仗文
 之盛視昔有加暨成婚速哥失里行至中道潛解脚絆縊於橋
 中比至而死矣夫人以其愛女與以悉傾嫁奩及夫家聘物除



之暨寄清安僧寺拜住聞爰是夜私往哭之且扣棺曰拜住在
 此忽棺中應曰可開棺我活矣周視四隅漆釘牢固無由可啟
 乃謀於僧曰勞用力開棺之罪我一力承之不以相累當共分
 所有也僧素知其厚饒亦萌利物之音遂各其蓋女果活後此
 喜極乃脫金釧及首飾之半謝僧計其餘尚直數万緡因託僧
 買漆整棺不令事露拜住遂挈連哥失里走上都住一年人无
 知者所携豐盈兼拜住又教蒙古生數人復有月俸家道從容
 不期宣徽出尹開平下車之始即求館客而上都儒者絕少咸
 曰近有士自大都挈家寓此亦色目人設帳民間誠有孝問府
 君欲覓西賓惟此人為稱亟召之則拜住也宣徽意其必流落
 死矣而人物整然怪之問何以至此且娶誰氏拜住實告宣徽
 不信命與至則真連哥失里一家驚動且喜且悲然猶恐其鬼
 假人形幻感年少陰使人詣清安詢僧其言一同及殯殯空觀
 而已歸以告宣徽夫婦愧歎待之愈厚收為贅婿終老其家

住三子長教化仕至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卒次子忙古
 反幼子黑廝俱為內怯薛帶御器械忙古先死黑廝官至樞
 密院使

天兵至燕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黑廝
 與丞相失例門哭諫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當以死守不聽
 夜半開健德門而遁黑廝隨入沙漠不知所終

元白遺音

至正妓人行并叙

求樂十七年予自桂林役房山是冬避迨一遺姬於逆旅中
 雖汨沒塵土有衰老態然尚餘笑談風韻猶有紫簫自隨訪
 其詳蓋大都妓人以身貌隸教坊供奉陵遷谷變將流為
 比丘尼未果已而轉嫁編氓愈益淪落今垂老無所依隨孫
 就食匠營間遂呼酒飲之使吹數調既罷因與共論曠昔其
 言至正時繁華富貴事如自睹然每一追思懷抱輒復作惡



豈來今往古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為低回悽然慨歎且感其意作長辭贈之題曰至正妓人行第詞華萎弱不足以寫其態度之万一憂鬱之際取而讀之匪慰若人聊以自解焉耳

桃花含露傷春老
蓮華欺霜悴秋早
紅飄翠頰誰可方
大都妓人白頭媪
言辭死猶雖足愛
顏色萎摧寧再好
妾同蒲柳先凋零
景近桑榆漸枯槁
我役房山滯客
意氣曼甚前螺盃
謾想紅樓飲鴆柱
徒懷錦瑟絃
曼曼荒村因避
泣芳樽小酌且留連
陽臺楚雨成
磨滅弄袖弓鞋
事棄捐于今淪落
依草不天寒幽居
在空谷翁娘底
處認墳墓姊妹何鄉
尋骨肉初謂終身
求歡笑那知未路
翻榜僥幸清德
憂然玉簫暫吹絳山
瑤臺曲傳鵲起
立態如癡飲社躑躅
半酌時疑悄悄徘徊
斤久微茫杳渺度
腔遲嬌疑睨眄
鶯求友嫩訝呢喃
燕哺兒巨怒濤
駭鷗起鵲苦分離
或交成凄切
凄切愈加音
只似嗚鴻日



江湖信息稀
疲兵關與孔
曹烈似啼似訴
復似泣若哀若怨
業若訣孤舟娶婦
旅魂消異域
驟臣髮毛折
參差角羽雜
宮商徵韻行餘巧
抑場隊蔡將
絲爭繞亂衣
虫怨蚓互低昂
吻上瑞鹿剔靈
圓歲上和
亦筆建章
楚弄效羞
此謂洗族氏
州一曲換伊涼
伊涼溜亮
益開假墳
堯笛笙皆仕
下珞璣鏗鏘
韻碧霄機梭
浙瀝鳴玄夜
須臾眾調多
周遍以席重
論盛年話一自于
戈邊擾攘我多行
輩湍淪謝記得
先朝至正初
奴家才李上
頭銀環約臂
聯條脫練
殘披絨綴
及罍博局
倦餘數伴
指秋千蹴罷
倩人扶纖腰
數被隣娃
妬髻上常煩
阿姐梳羽林
英俊馳輕
鞍慣向奴家
通夕宿鳳
枕鴛鴦
衾肯整
羣蜂蝶使
交相屬
冰客反
恨脂粉
澆香体
匪藉沉
檀浴退
居拾著
貝聖姪
內使傳
言又催
促宇宙
雍熙百姓
安仁覃
內裔覆
三韓
豈吾
撰作必
聞赤
欽察
息深谷
刺罕已
見佛郎
呈驀
鳥還
聞緬甸
貢琅玕
丹福
陟峻樓
鳩鵲素
表玲龍
綵角
端神州
形勝
直往
麗巒
三葱
三幡
王氣
五穀

復還京師知故人已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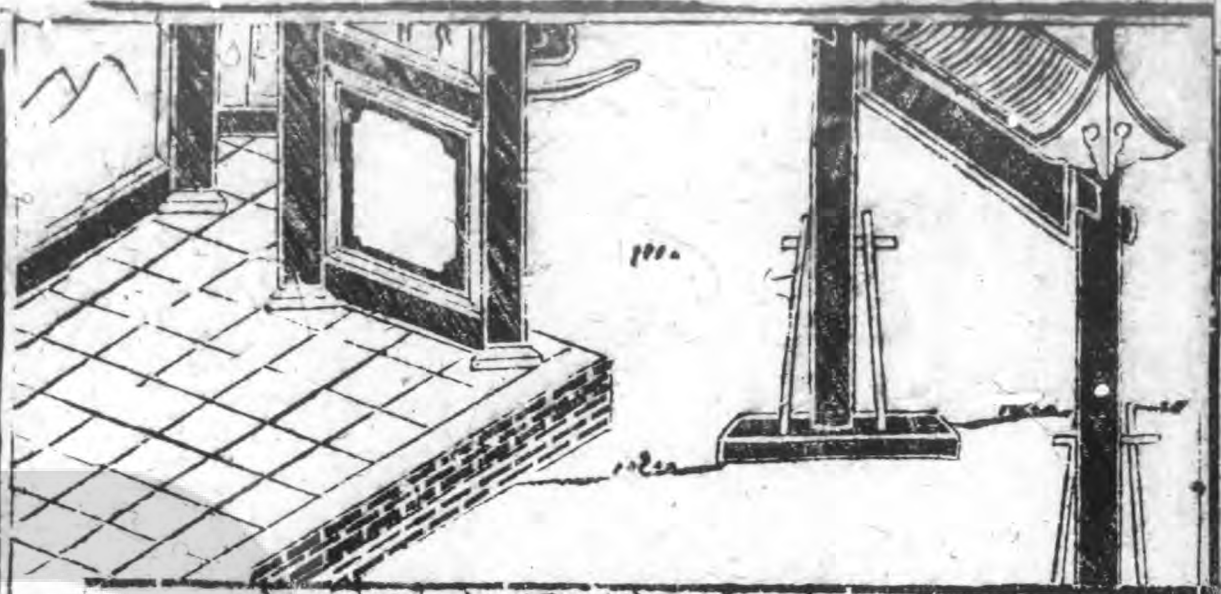


豐登免抄糧九重娛樂航聲妓廣寒宵得待乞巧太夜晨許陪
脩禊避暑巡遊欲屆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空快奉揀娉婷特
勅奴家倉蹕行肉薄撻排仙仗發抹倫晴鞦韆較葉營間敲鑼
轟雷動積外氛埃掃雪清統扇試時遠大內花園過去是開平
宗王真威威來會高呼才歲齊上跪緋纓帽安鉢焦園黑髮髻
紉下郎悅後先雉羽怯辭執左右麟符火赤佩萬刻縫袍竺國
師露綃被天魔隊齊姜宋女總尋常惟詫奴家壓教坊示府
競歌新北令物欄慵做舊西相照寅院本偏蒙員唱米莖雀每
擅場渾脫囊盛阿刺酒達擊珠絡只徐裳胡元運祚我然歌遠
道龍羊葉城關官裏遙衝朔漠塵哈敦暗哭穹廬月壞宮畫靜
着封鎖厓室吾生罷朝謁絕撒陰森部落哀中原頽洞烽煙繫
頻溝寒慙然婢娟蟻尾微軀幸瓦全窈窕娥眉渾懶盡歸跼
足亦羞纏祗園披剝思依佛梵榻跣跌擬文禪練衲正具黍般
若赤瓦無柰墮痴緣蘭心慧性非堅固死轉纏緜其為謀嫁與

曹榮前見妓金勝



凡庸里巷兒流為畜賤為旗婦文禽失類偶鷄鷄鳥乳雀米
鵲鴛鴦手具盤餐奉舅姑親操井碓應門戶物換星移十載強尊
婦殂沒葉枯亡屢遭疾疫男殞館苦迫飢寒媿去房瓦並泥墻
長是伴瑤替翠鈿已相忘忍談富貴徒增感怕說酸辛只斷腸
筋酸疲憊无鍾久里舍么娘啾老醜塗抹伊誰識阿婆彈搗靛
自矜織手偷生又幸逢明代垂死寧當正二省軼軻頽齡諒弗
多槎牙瘦骨行將朽欬嗽嘆古更嗟今小日榮、晚陞沉膏、
頤母嫵貼耳寒、罕遇是知音織鳥逢并忙過省司馬洗滌已
濕衿往運推移端莫挽窮途泊冷最難林下友人聽我相寬耐美
貌多為安所累會惶明之樂昌分縹緲眉目綠珠豈難云歎我獨
困貧乏贏得嬌嬈到憔悴世上浮名不直錢玉中醇耐休辭醉
管校泪起透迤載再殷勤乞賦詩士炕逢窓秋并夜桃燈快
讀解愁頭那知皓首逢元稹弗用黃金鑄牧之酒翰酬渠增長
既風流千載襲遐思



予既贈以是詩乃起謝曰此元白遺章也何相見之晚耶老
身旦夕且死當子借焚庶讀之於地下明于春予將還京師
重往過之則東沒矣因誦斯章猶若見其府而語笑之感師
夫 永樂庚子閏正月朔日廬陵李補識
予往年於薊門遇七婦行歌道中追而問焉則故元附馬家妓
姓金字芙蓉元亡嫁為民家今雖貧薄而猶不忘故態且能道
故元時事甚悉予因作薊門老婦歌以紀之既數年予友李君
昌期自廣西方伯入役房山遇至正官妓遂作長歌以贈之其
辞老博其意海沈誠得元白之遺意彼閑玩味之余因錄謄作
以附驥尾然寂寥簡短辞不遠意誠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矣其詩曰

薊門老婦歌且行 一曲斷腸多苦声 时掩面向人位
位羅從前道姓名 自言少小顏岐又 金髮羅儒斷狂東
鬼朝丞相重嬌歌 教乃新翻太平曲 雖房綉閣高崖水

正英迷妓人行序記



五侯七貴特經過 就中豔色亦無數 俛首低鬟聽我歌
行雲斷絕梁塵起 滿座傳盃驚且喜 當筵一擲十黃金
翻惡管絃徒聒耳 只言歡樂度青春 豈識人間賤與貧
向來風景一朝異 翠鈿散落隨埃塵 况逢衰老轉蕭索
惟有窮廬夢西郭 閑來選唱舊時歌 不覺一盤雙淚落
人生安得長少年 一貧一富皆自然 筵通鑄錢終餓死
古往今來何足憐

永樂庚子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國史永豐曾榮書

又

廬陵李君昌期示予以所作至正妓人行長詩一章余讀之既
具知當時之事而又喜是詩詞語之工也蓋公為廣西布政使
以文章政事擅名久矣比來京師邂逅此妓於房山道中見其
衰老因得以詢其事所以既然而為賦之以詩也嗟乎元起沙漠
統一海宇雖曰政洽然其制度施為多從胡俗以遊販宴樂為

高洋 著妓人行長



務逮乎至正之君尤荒淫奢縱所好者惟聲色歌舞盤遊行事
夜以繼日上下相蒙政治廢弛賊盜蜂起國勢不振天乃命我
太祖高皇帝剪滅群雄至正遁亡大統既正萬方收寧中國之
治悉復于古肆我
皇上即位又整率六師徃征沙漠凡元之遺孽無有存者而昔
時至正之荒淫縱侈其事世人亦罕知其詳此妓猶能歷上道
之良可歎耶於此元之所以亡也然則公之作此亦寧無意
乎亦曰紀其實以補史氏之不載亦曰使後之讀者有所感發
興起耳豈他有屬意哉予因是喜公之志遂為書其後
翰林符講臨川王英書

又
我吟向傳琵琶行 鏗然節奏絲絃聲 嗚呼其才誰再得
不載相逢李方須 續詩語我妓人行 不啻潯陽秋送客
問冷宦撤之幽燕 道逢老妓說少年 口調芙蓉吐心曲

敬著妓人後序



流商改徵變曲音 若樂支那那可說 老夫三讀臨不濟
欲倚胡笳調未諧 一妓女流何足數 感時撫事偏傷懷
公今事業光朝野 况有文章繼夙雅 若為眷此独鍾情
莫訝江州老司馬
木夫老人高廷礼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郡之偉人也以問孝世其家以文章鳴
當代故其搗詞繪句傳誦人口有得其篇章者猶需鮮肥瓊膾
炙然今觀其所作至正妓人行清新流麗若寒蕖之潔淪漪也
鮮澤芳潤若光風之泛業蘭也醞情醞態愉佚交集婁其若更
露之滄蔓草敷乎若敏皇之麗于秋空也噫非文章之美問李
之工能至尔哉予讀之歎其既憫妓人當及笄之年不能閑於
禮節以締好名宗復悲其中罹喪亂不識遺外沉湎以脫身風
塵独幸其有所遭者晚際聖明得占籍編戶氓享有子孫之養

李時勉續妓人行序



而終其天年而於瀕死之日又獲公之詞翰以宣其湮鬱又何榮哉或者謂公是篇即元白遺音吁蓋不深諭者也夫襄陽錦江之句與尋陽江頭之辭徒淒切憤惋於離別之頃而二妓者亦終於為商人婦流落天涯也豈若斯人者既脫身喪亂復慶游太平以卒而又託諸翰墨者如是其美哉彼其但能得篇章而嚙墨之者亦大有徑庭矣故評之曰元白之作工於詞而流於荒公之作發乎情而歸之正也後之覽者其將以為何如翰林脩撰羅汝敬志

又

吾友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示予所為至正妓人行凡千二百餘言觀其橫林浩汗若春泉注壑洄澗而不窮流麗動蕩若纖雲浮空變態而難狀自昔文人才士辭藻之盛未有過於此者嗟夫妓人今為民婦有子與孫矣尚不忘其故態常以蕭管隨雜者出其妓猶能使公賞借若此况於盛年也耶今有懷胎

妓人行



從其孫應匠役于房山獲與一遇則亦晚矣其真時不再來如挑笙葵扇者耶董大以胡笳遇妓人以簫管遇胡州方伯之詩須合而為一時一人之作可也余既玩味唱歎得其意者白蠟七乎感哉遂書于左以歸之

考功主事鄧時俊跋

又

右至正妓人行一章今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所作也公于房山遇是妓因感其所言賦此以贈之出以示予予觀之詞意備麗不易得也然亦因有感焉夫由至正迄今七八十餘年矣當時學士大夫凋謝殆盡無復有見者而伶人妓女往往猶存蓋當其間治教頹廢上下荒于聲色故雖久而其類尚多在也於乎其所以陵夷覆燼者豈非其自致哉然夫妓之早年失身其間遂至顛沛流落非不華也亦宜也及其晚歲得露聖朝德化之盛為婦民間而終老於太平之日又何其幸歟公



著序

於一見之頃為之感發而形之歌詠蓋亦欲使觀者于此而有
所懲創也夫豈無其意哉
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蕭時中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余之同年友也嘗遇老婦於房山容貌
衰謝言辭悽惋問之知為至正妓人猶善吹簫能登道故元
時事公之所遺歌詩詞旨情麗音響激烈始既欣羨其以容貌
供奉于當時晚乃感嘆其衰老而淪落於民間使元白賦之
亦豈能踰於是作也嗚呼是妓雖已衰老淪落然猶以其博後
護氣於至元之君又幸遭逢聖明享有子孫之養以終其餘齒
而復為名公偉人之所稱慕如此可謂不沒矣夫自京吳才賢
士挾其所有不克以施於世至於泯然無聞者蓋不勝數宜夫
李公有暇於此也李公文章學問固已顯聞於人矣其富制作
之任至得歌詠太平之鴻鈔以錫國家之盛美以博之於天下

晉禮為昌祺跋行



盡義砥行立名之士欲求當代之君子出一語以褒嘉之且不可
可得而且效者乃能致公聽其議論而又重之以詩亦何其幸
哉雖然此未足以窺公之淺深也公為方面大臣固當以功名
事業自期宣上恩德以施惠政使環數千里之地悉陶於春風
和氣之中乃以其文章補教治而歌詠太平柱之金石傳之
无窮然後足以見公之大若此特其緒餘耳烏足以窺公之淺
深也哉予故書其後使觀者知求公於其大而不在此也
翰林侍講李時勉書

又

廣西布政使李公昌期遇元至正奴人于房山命吹紫簫數曲
飲之酒而遺之以詩持以示予觀其運巧思於雕鏤出奇語於
豪縱落筆之際必自謂元白復生未知其孰先孰後誠佳作也
然是奴以垂髫之齒容色衰謝薄試其技尚能使人數賞若此
使當芳年盛色揚袂倚市其擲金買笑者宜何如哉人或謂公

登時俊為妓人序七



少負奇氣早登顯位固當慨然於世以功名事業自期何德遇一女婦而悽悼若是哉此蓋未知公者也是詩之意惜妓不以少日從良託之終身從特容色晚遭淪落悔將何及然則抱器而適用者所貴及時自勵卓然樹立以表見於時寧可貶末路之愧悔哉故篇終嘆妓為才質所悞此所謂極其情而歸之正也是皆他人未知而予之所獨知因書以歸之

又

余讀唐李頎聽董大彈胡笳之作云幽陰變調勿飄洒長風吹林雨墜瓦迸泉峴上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每恐其盡讀柳柳州行路難云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則歎曰時乎不再來今觀廣西方伯李公昌期所贈至正妓人之作意韻俱美可擬頎作而容大篇過之妓人少為悅已者容中值元作迂革我朝承平始克嫁為民婦及年邁色衰猶以簫管自適

列子歎為昌祺叙



後世元曰為足論哉今觀是詩得寄意於一時焉耳未足以觀公也讀者當自知

翰林脩撰周述書

又

予觀廣西布政使李公所為至正妓人行一篇詞義深密三復為之起敬雖然公之才學豈徒工於詩歌而已哉將必大發其蘊以鳴國家太平之盛福被生民於無窮斯不愧所負任之重也今以一妓而獲見遇於公之一賞何其幸哉雖老死無憾矣世之士大夫遇不遇也亦猶是爾偶或一遇于時則生被顯榮後垂永久否則流落沉淪終身不齒良可惜哉因妓人行重有感焉

皆士樂與子春正月翰林編脩周子簡書

又

老妓大都人亡其姓名其時則可知嗟夫世異勢殊妓也華



落色衰為編氓婦今年七十餘衣食于匠營追憶往事風流
 而散當時無復知其為人居閑處獨往亡心口相語託諸蕭
 管則和鳴于飛之音變而為淒涼矢辭之調其音幽亡然嗚
 咽悽惻若怨若訴若悲若泣時一響于石尚破屋之下感發
 四壁而荒煙落日依微慘淡之狀又接乎蒼蒼之野聞寒之
 濱過之者日累若干人曾無一之或顧者何意房山之役乃
 有傳岩說築其人一訪而咨齋再往而賞終其聽而為之嗟
 惋不已而歌詠之詠歌不足則累數千百韻抑揚反覆悲愴
 激烈益置亡而不盡使人讀之恍然若目擊當時事未勝不
 古今之遺恨視老妓若無以為懷者悲夫見而知之者咸以
 為元白遺音嗟夫連昌世琵琶之事驗之老妓固若不殊
 其詞則陳旣悲其辨以其人又不相上下既無足論者獨其
 人之出處進退余不得而知也世好言古今人不相及觀今
 其人豈其然耶其 謂誰於同年方應慶至 宣期是已公

于欽以人誦念妓人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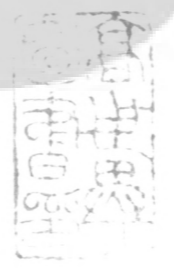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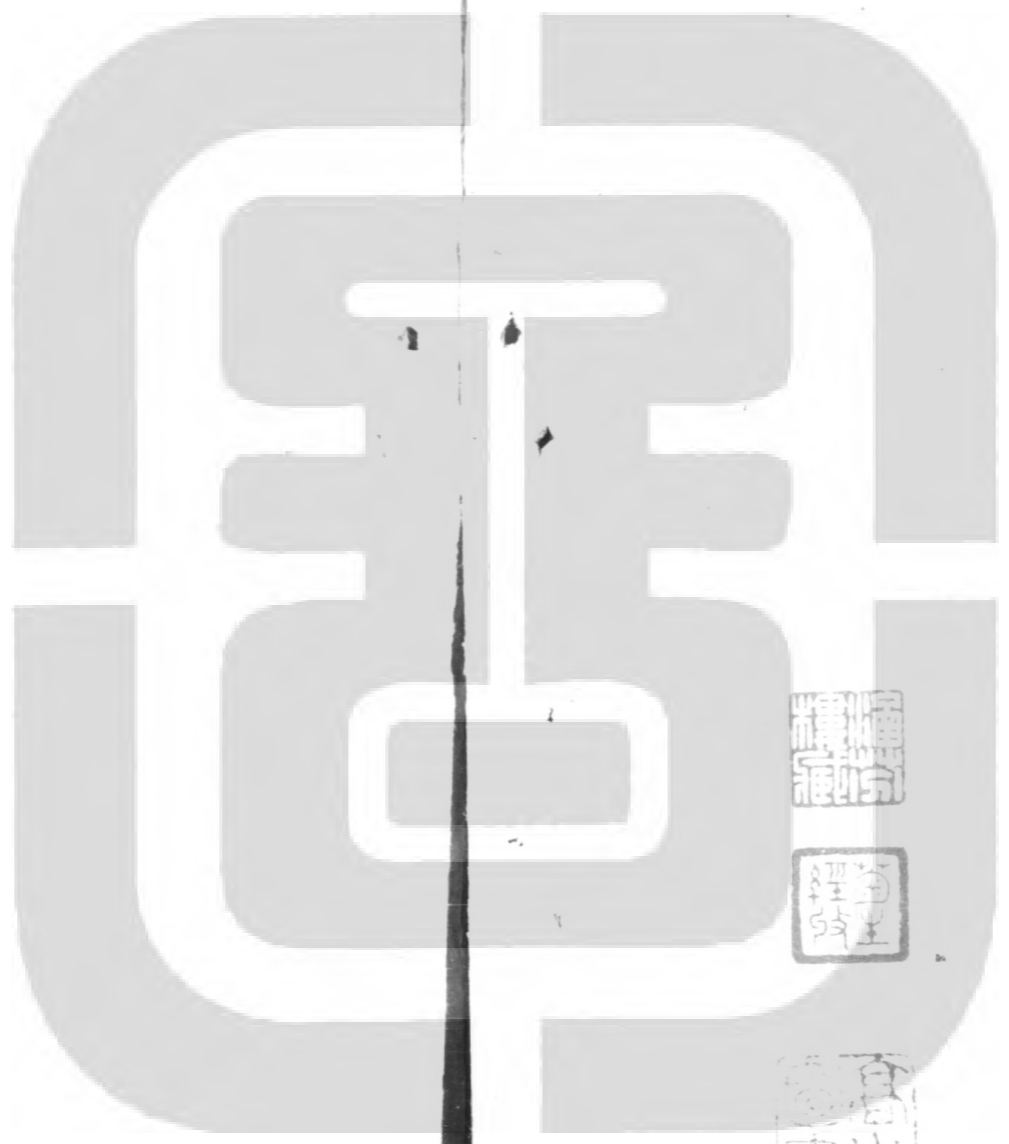


生于忠節之邦 之族遭逢盛明登承舉進士第踐歷清
 要文章名海內心言
 主知乃擢為廣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任大道斯行美乃以微
 青于役感遇而賦此既而復其官身詩亦傳播朝野妓獲白
 于世抑何其喜且幸也明年老妓死嗚呼豈其命耶雖然妓
 則死而音存是詩固當與琵琶行並傳宇宙間矣妓之死又
 未為不幸也嗚呼物之遇不遇若此者古今固不少而妓亦
 以老見白其可感也夫其可慨也夫為之二嘆
 賜求舉歲申申進士翰林庶吉士授承直郎

秋官主事 劉子欽書

新刊全相餘話大西卷

Handwritten text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title or index.



Small handwritten marks or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